

國家圖書館



001717109

世界大戰叢書

①

帝國主義  
興  
世界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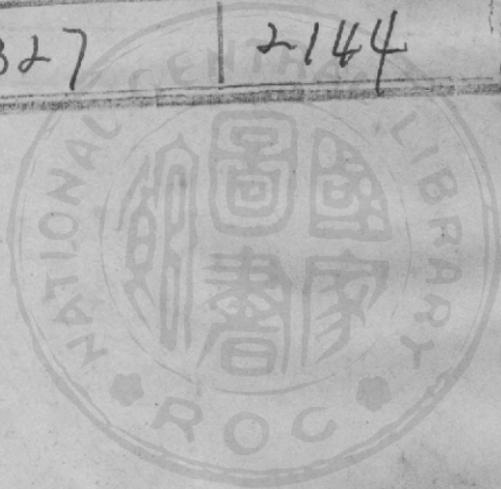
何若蘭著

上海

辛墾書店版

1936

I.D.O.C.A.F.C.S. LIB.	
	7509
	<del>6200</del>
327	2144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世界大戰叢書第一種

#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

何若蘭 著



辛墾書店版

1936



871.21  
8958

## 目 次

### 第一章 世界大戰與經濟的 內在矛盾..... 1

第一節 戰爭危機之理解的必要…  
.....1

第二節 資本經濟內在的主要矛盾  
.....8

- 一 商品生產與自由競爭
- 二 生產集中與獨占
- 三 經濟恐慌

第三節 矛盾加深的帝國主義生產  
關係 .....26

國家圖書館



001717109

- 一 帝國主義經濟之國際性與非國際性的矛盾
- 二 世界獨占與市場爭奪
- 三 帝國主義經濟恐慌之新特性

第四節 世界經濟的矛盾與世界政治對立.....45

##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企圖與戰爭的必然性.....53

第一節 經濟矛盾之和平解決的不可能.....53

- 一 解決矛盾之種種和平的企圖
- 二 矛盾的解決與和平的不可能

第二節 帝國主義之戰爭的要求..... 72

- 一 帝國主義經濟上之戰爭的需要
- 二 戰爭在帝國主義國家政治上的需要

第三節 戰爭與經濟矛盾的加深..... 85

### 第三章 資本社會戰爭演進 之史的回顧……………95

第一節 殖民地之征服及其分割戰  
…………… 95

第二節 世界再分割的帝國主義大  
戰……………109

第三節 資本社會的戰爭的發展法  
則……………131

### 第四章 帝國主義戰爭與被 壓迫者……………145

第一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被壓迫大  
衆……………145

第二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弱小民族  
…………… 159

第三節 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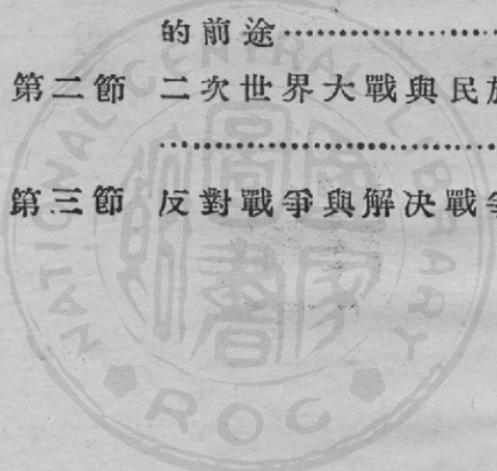
---

## 第五章 帝國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世界…………… 187

第一節 國帝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的前途…………… 187

第二節 二次世界大戰與民族革命…………… 200

第三節 反對戰爭與解決戰爭…………… 221





第一章 世界大戰與資本  
經濟的內在矛盾

第一節 戰爭危機之理解的  
必要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經過了四年之久的大屠殺，它所遺留下的空前的殘酷的和野蠻的史蹟，直到今日也還未能掩蓋其傷痕。在血

泊中倒臥過的殘廢傷兵和平民，過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的孤兒寡婦，至今尤存留在各交戰國中啼饑號寒。至於被破壞了的社會經濟，現在尤有某些國家，未得完全恢復，一般民衆亦現尙困憊於戰爭後果之中，過着貧苦的生活。如像德國的民衆，就是一個顯著的實例。

但是，在痛尤未定的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到危機四伏的時候，大有一觸即發的形勢。甚至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如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野蠻屠殺，正是那暴風雨將至的朕兆，也可以說是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序幕。在目前國際局勢中，各國軍費之驚人的激增，海陸空軍空前的增加，軍事同盟的復活，這自然是戰爭之直接的準備的告白，而國際政治之矛盾的尖銳化，更是顯明地非促使戰爭至於爆發不可。比如世界金融寡頭的政治專制，在歐洲引起了德法、德蘇的不能調解的對立，引起了英、意的嚴重對立，已使歐洲的和平頻於絕望了。而且

本在中國之加緊的侵略和獨吞東亞的企圖，不但引起了日、美間的嚴重對立，而且也引起了日、英的衝突之增劇。當然，世界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準備之加緊，德、波從西方進攻蘇聯的切急，日本在東方努力進行其包圍蘇聯和武力進攻的準備等等，都一再說明二次大戰不管是在反蘇聯的形勢下首先爆發，或者是在帝國主義內部首先爆發，但其爆發的可能性不但是很大的，而且已經處於弓在弦上，滿引待發的情形下了。

世界第一次大戰雖然是空前的，它所損傷的生命在二千萬人之譜，其所損失的財產爲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但以那次大戰的技術・經驗・軍備比較落後情形說，以它的範圍比較尙屬狹隘說，一般地是不能和現在的形勢相比擬的。以現在各國軍備的強大，殺人技術的精進，戰爭的發展將普遍於各大陸和各洋則，海其破壞力和殘酷性，將絕非前次大戰所能

望其萬一的。我們的今日，火藥氣，毒瓦斯，飛機，大砲，戰艦，已將佈滿全世界人跡所到的海陸天空。這次大戰爆發出來，遭受屠殺和輾轉於饑餓困苦中，將絕不是少數的參戰士卒和部分的平民，而是全世界的人類都會倒臥在血泊中聞血羶氣，都會輾轉於溝壑中受饑寒。

因為戰爭的危機之迫切，因為這次戰爭的殘酷性之巨大和範圍之廣泛，將使不願參加屠殺的民衆仍無法避免，將使全無防禦能力的民族和平民大眾都要受到更大的犧牲，所以我們不能不在這緊急關頭，打破那和平的春夢與幻想，立刻起來以實踐的行動作有效的阻止，阻止這一有關我們個人的生命和民族存亡之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目前世界上，只有用全世界平民大眾的力量來消滅帝國主義戰爭，或者是坐以待斃，任帝國主義者來自由屠殺這兩條路才可走。所以澈底認識帝國主義戰爭本質和阻止它的發展，簡直是我們自己和人類文明的保障

上不可推諉的責任。

但是，我們要想從實踐上去阻止和消滅帝國主義戰爭，則對於帝國主義戰爭之本質和其發生的原因，乃至它的演進之必然性與其法則，不能不有相當充分的認識，否則沒有正確的理論便沒有正確的行動，我們不但不能盡阻止和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責任，而且只有聽其自然地演進甚至助使其爆發，則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民族乃至世界的平民大眾，是反要分任帝國主義戰爭之殘酷的罪惡的。

一般的說來，戰爭這東西，一樣是與社會的生產關係之經濟的利害緊相關聯的，它是直接體現社會生產關係之變動與其矛盾的，體現社會經濟利害上的對立矛盾。因為戰爭是直接體現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經濟利害之變動和矛盾，所以不管這戰爭的形式如何，但它的本質都可從兩方面去認識，即一方面是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統治權的爭奪戰，他方面則是強盜間的掠奪

戰，一切歷史時代的戰爭，都是如此。在前一本質上，我們是把一切革命與反革命間的戰爭也一併歸入於其中，這不但是十八九世界的法蘭西內戰，和大戰期中的俄國內戰可以屬之，就是拿破侖征服歐洲的戰爭，也是部分地帶有這種主義的國際戰爭。自然，俄國革命後的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的國際戰爭，那是更充分地具有這種本質的。在後一本質上的戰爭，不但歷史上的封建諸侯間的兼併戰屬之，就是資本社會的一切殖民地征服戰，乃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世界大戰，也是屬於這類性質的。當然，在掠奪戰爭中，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其中也含有對於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統治權的爭奪的意義，因而這兩種戰爭在本質上似乎不能機械地加以絕對區別，但所謂掠奪戰爭，很顯然地只是掠奪者間的政治經濟統治權之分贓的角鬥，却並不具有以新的生產關係對抗舊的生產關係而爭奪其領導的地位的意義，亦沒有以新的社會

層對抗舊的保守的社會層而爭奪其統治地位，與新社會層對舊社會層起而代之的意義，它只是社會的統治權在同等的掠奪的舊統治層間的瓜分與轉移而已。因為如此，所以前一戰爭往往帶有社會的生產關係的轉變，帶有推進社會的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發展，把社會推向前進的階段那種進步的意義。而後一戰爭則是對於困厄大眾的困苦的加深，有時且純粹成爲生產力的發展之阻礙，社會的生產之破壞，和舊社會秩序的絕對保守，甚至成爲新的進步的勢力的摧毀者。

既然一切戰爭都是直接體現那一社會之經濟的生產關係間的利害的矛盾，那麼近代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戰爭，特別是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大戰，縱然它是單純的掠奪戰爭，但我們一樣是要從現代帝國主義生產關係之變化和演進中，去找尋其發生，發展及運動法則的根源，才能說明它自己的性質與其必然性的。並且戰爭

這件事，必然關聯於社會的經濟的生產關係之內在矛盾性，與這經濟關係上的矛盾怎樣在決定戰爭之發生，發展和其運動法則，這可以說自有史以來，再沒有比資本社會所體現的現象，更為明顯的了。因此，所以我們為認識世界大戰，不能不先從資本主義，特別帝國主義的經濟關係開始。

## 第二節 資本經濟內在的主要矛盾

### 一 商品生產與自由競爭

商品生產，本來是資本制度最大特徵之一。雖說商品並不是第一次出現於資本社會，在資本社會成立以前它早已躍登於社會經濟的舞台了，但那時的商品不但不是社會生產品之最基礎最一般的形態，而且寧可說它在生產品中只是附帶的和偶然被發現的東西，一般的生產品並不都是商品。不特如此，就在它以後稍稍發達

了的社會中，雖然一切手工業勞動者也專門爲了生產商品而生產，自己的生產活動和其命運都緊緊依靠於市場，但他們仍不是專爲市場而生產，更不是爲了利潤而生產。他們所注意的市場，是與利潤沒有多少關係的，倒是和他們的生活需要相關聯着的，因爲他們的目的是在生產商品去換取生活必需的消費資料。但資本社會則不然，不但商品變成了社會財富細胞的主要形態，一切生產品都以商品形態而存在，都要經過商品形態才成爲消費品，並且資本家生產商品並不是爲了自己消費所必需，而是專門爲了利潤。又因爲利潤雖成立於生產過程而包含於剩餘勞動中，但其價值却要在市場上才能實現出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又是專爲市場而生產的。

資本社會的生產不立足於爲自己消費的基礎上，而立足於爲市場，所以是不能依自己生活需要多少來決定生產多少，只能看市場的情形

而生產。然而所謂市場，那在資本主義初期的，因為它所伸出去腳尙只能探到世界大海的小角，其支配力和經濟羅網，也尙只能配佈在世界一小部分地面上，所以這市場有好大它是不能捉摸的。不但如此，資本社會的生產，是在個別的私有形式之下獨立經營，於是對市場和雇主，都往往成爲多數資本家的同一對象，所以他們的生產是不能按照社會的消費量而生產的，生產與消費間已存在一種矛盾。由於各個資本家之獨立地和自由地去找尋市場，由於生產與消費之不相適應而必須去爭取市場，自由競爭在市場的獲得上，已經是不可避免地把所有的資本家都得捲入漩渦。

當然，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不單限於投貨的市場爭奪，就在市場的爭奪上，也還有原料購買和占有的爭奪，有賤的勞動力的購買的爭奪，甚至還有投資的便利與可能的地域的獲得之爭奪等等。在各種企業組織和其發展本身，也是互

相競爭的，因為資本家的企業之榮枯，不但是關係於市場之廣狹和肥瘠的問題，同時還關係於資本能力的大小，關係於生產組織與管理之是否得法和新穎，關係於設備是否完全和技術的發達程度等等。因為如此，所以每個企業家遂不得不在資本之擴大上，在生產的組織與管理之改進上，在生產工具和技術的不斷革新與發明上，都拚死命地競爭。總之，在資本主義的前一期，完全為自由競爭的法則所支配，一切企業家都向着原料，賤勞動力，投資，投貨之便宜的廣大的市場之獲得的目標賽跑，都向着生產組織的擴大，生產工具和技術以及管理的改良，更多的利潤之獲得和資本之擴大與累積種種目標賽跑，而全體浸沒於這種競賽的自由競爭的法則之中。這種生產法則所支配的最典型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若從歷史的過程考察起來，那麼由於絕對的自由競爭而興旺起來的資本主義，達到一八七〇年就已經碰壁了，在這一年中

發生了國際工業的衰落，便已結束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當然，這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競爭完全消滅了，只不過是此後的競爭是由自由競爭的形式，轉變成大的獨占間的競爭而已。但不管是前一期的自由競爭也好，或者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獨占資本間的競爭也好，它是一樣地由於資本主義生產之競爭的對立性，就必然引導出資本家間或資本家集團間無限發展的矛盾衝突，却沒有絲毫差別。

## 二 生產集中與獨占

商品生產，是最便於在生產過程中，大量地取得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資本家是把它的一部分作為資本不斷積累和擴大的泉源的。所以資本家的生產不斷地發展和擴大下去，其資本也就如雪球滾雪一般，愈滾愈大，這裏就包含着資本社會的財產和資本之自然地無限地集中之資本運動的基本法則。不但如此，自由競爭的法則，既常常是那資本雄厚，生產規模宏大，設備

完全，生產技術與工具優良的資本家，成為必然的勝利者，而一切小私有的獨立生產者和小資本家，都會歸於失敗，失掉他們的生產工具，於是最終的結果便自然是只有極少數大資本家能在手中把握住一切生產手段，有資格進行生產，而別的大多數人手裏則一無所有。都只有依賴資本家的工具才能參加生產，甚至才能生活。所以生產機關和工具，在資本主義之愈行發展中，生產的規模是愈益宏大，生產工具愈益集中化，往往一個工廠能夠容納數十萬人在一處工作，一個企業可以統治很多的企業和工商業部門，可以統治數十百萬的勞動者，這便是資本社會的生產集中法則。這種生產集中必然伴着獨占的性質而發展，因為生產集中已然是表示生產工具之壟斷的意義，而生產集中更必然地會走向一切企業與市場和價格之壟斷。雖然這種法則主要的是發現於帝國主義的經濟的特性中，在以後我們還要重說，但是，隨着生產集中而來

的生產壟斷，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一直存在得有它的根源，而逐漸隨着資本經濟本身之發展，愈顯明地表現出來的。因為大魚吃小魚這種兼併吞噬作用，是一切資本生產之演進的根本法則，只不過到帝國主義階段才成爲顯著而特殊的現象而已。

生產集中之顯著的發展和獨占的萌芽，是一八七〇年的恐慌開始以後的事，因為這次恐慌教訓了資本主義生產非以較爲集中的大規模的組織，來應付競爭和其所導出的恐慌不可，於是生產集中與壟斷就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意識地運用的法則了。這裏我們且抄出伊里奇在『帝國主義論』中所舉的幾個例子來證明吧。在德國每千個大企業中能僱用五十以上的工人的，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一八九五年有六個，一九〇七年有九個，這些企業的工人數之增加，其比例爲百分二二；三〇；三七。在那些時候，德國的占總企業數百分之〇·九的大企業，

而在所僱工人總數中却占了百分之三九·五，在所用總馬力汽力上占了百分之七五，在總電力上占了百分之八〇，這就是說在百分之九一的小企業是幾於一無所有。美國在一九〇四年生產值百萬美金的大企業，在總企業中只占百分之〇·九，而其僱用的工人却占總數百分之二〇，生產價值亦占去總數百分之三八。及至一九〇九年，則以百分之一·一的大企業，其僱用工人竟占了總數之百分之三〇·五，占了生產總額之百分之四三·八的生產價值，以差不多百分之一的企業占去了生產額之半數。

這樣的生產集中與壟斷的逐漸形成，產生了甚麼結果呢？無疑的是社會的財富盡歸了少數富翁所獨占，而中小有產階級的地位日益下降到無產者的地位，下層的一無所有的赤貧者成了社會的最大多數，貧富的兩極距離更遠，他們中間的鴻溝愈深愈大，而其鬥爭亦愈益猛烈，成爲這一社會之不斷的矛盾和不安的重要根源

之一。另一方面，生產的集中雖然打倒無量數中小有產者，但是却在少數勝利者之間，更加武裝了他們的每一個競爭者，增長和充實了他們自己內部中的鬥爭強力，於是他們自己中間的矛盾對立也更加強化了，更要拚死命地互相火併以謀各自的生存與繁榮。

### 三 經濟恐慌

資本主義生產既以商品生產為其基本形態，所以市場問題始終成為它的榮枯和生死的問題。然而無計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特質，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相當受了統治和協調，但因它仍然在私有的個別的獨占經濟制度原則之下，是不能完全掃除這種病根的。因為如此，所以自由競爭時代的生產，固然完全無法預計市場的需要和其大小榮枯，不能健全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因而大家都得為了奪取別人的市場，為了不至喪失市場好運到來的一切可能的機會，必須預先在生產上賽跑，在超乎市場的能力和

消費者的需要量以上，多多生產些生產品，於是商品過多的堆積，生產過剩的現象，便成爲必然的結果。其實就在帝國主義時代，各種獨占企業雖能相當地估計市場，而對於生產，銷路，價格等等，都予以支配和互相協定，但在獨占企業和獨占者集團間，無論如何仍有劇烈的競爭存在，因此仍爲相同的法則所支配，爲了爭奪市場和市場在獨占集團間的偶然轉移與變化，而發生商品滯銷，生產過剩的現象。

自然，資本主義的生產之市場的缺乏，是以生產力與消費能力間的不平衡爲其重要原因，但是資本社會的消費是採取怎樣的法則在變動呢？這裏我們不能不略爲說一說。從整個歷史的演進看，從資本主義的初期看，一般的說來社會的消費力也和生產力一樣是相當的逐漸發展的。但只要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這消費力就被它自身的發展削弱其進步的能力，甚至使之減低了。因爲初期的資本主義不但因爲資本

主義生產本身的向上發展，由於再生產本身所具有的消費作用，和世界市場尚有相當充分的空隙，乃至貧富的懸殊尚未達到絕頂，社會的消費力尚相當的充實，所以那時一般的消費力尚是向前發展的。縱令那時也同樣有生產過剩的現象，但大部分尚多歸因於國內市場之一時的和短期的停滯。到了資本主義的愈向前發展，特別是進入於帝國主義之最後階段，國際市場由於各獨占間之瓜分殆盡，和殖民地工業的逐漸發達的結果，自然是再無增長的餘地，且由於市場的狹隘，就是生產本身之再生產的消費的能力，也因再生產之擴大受了阻礙而同時要受阻礙了。特別是生產集中和獨占資本之極端的發達，貧苦的大眾和失業羣衆日益廣大化，社會的消費力是愈加減低了，至少是減低了它的進步的效率，這就是資本社會消費能力演進的法則。然而在另一方面，即在生產力方面呢？雖然資本主義愈益發展，一樣爲其一般的發展之桎梏的，

但資本主義生產之借助於近代科學的猛進，生產技術和其管理之科學化與加速地改良，就生產效能的本身說，生產力的發展是特別偉大和猛進的。因為如此，所以生產力與消費力間的發展之不平衡，是愈益擴大其矛盾與不平均的。

生產力與消費力間的不平衡發展，伴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方式，必然地導出市場缺乏，商品滯銷，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所以經濟恐慌是經常地伴着資本主義生產而無限發展的，並且有一定的週期律。它的週期大約是十年左右一次，而這恐慌却是一次比一次範圍廣大和深刻。資本社會的經濟恐慌是純然屬於社會的，為歷史的必然律所支配，一般市民經濟學者，把恐慌的原因歸之於自然，如像歸之於太陽的黑斑那樣，這完全是企圖掩飾這種矛盾的學說。純粹自然條件對於經濟恐慌之可能的造成，只有在自然經濟的時代具有相對的作用，如像天災水旱之類所造成的饑饉那樣。但是，即使那樣我們亦

不能完全歸之於自然條件，因為水利的講求等等仍是屬於社會的經濟行爲，它也具有改變自然的相對作用，絕不是完全不可抗拒的自然的必然。

資本社會的經濟恐慌是按照下述過程而循環發展的。當資本家爲了市場的一時好況或企圖獨霸與搶先獲得一切便利的機會時，拚命地生產，於是生產品對於社會的消費者之提供超過需求，市場便滯塞不通，商業萎疲。由於市場的缺乏，工業上便不能不縮小生產，而工廠的倒閉或部分機器停止轉動，也是必然的。由於生產過剩，購買力薄弱而物價下落，由於生產停滯，商業萎疲而資本固結，於是證券價格下落，信用制度萎縮，銀行倒閉種種病象都一齊發生了。甚至稅收短少，財政困難，工資低廉，失業增多，大衆窮困，便撼動着整個社會之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生活的全體系。所有這些現象，一直要繼續到因生產的一時停滯而把過剩的生產品減低至

某程度，於是生產品又才漸感缺乏，商品銷路的滯塞被打通了，市場轉好時，恐慌才暫時歸於停止，景氣才能重復地到來。總之，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下，其經濟的活躍和興旺期中，自身就生長着否定這興旺的恐慌之因素，如此使生產不斷的在恐慌和其暫時回復的循環法則中無限發展運動下去，直至自身完全否定為止。

當然，這種恐慌與其暫時的回復，雖是無限循環的，但是恐慌本質却不是簡單的還原，而是隨歷史的進展不斷地變更其性質的。很明白的，在向後的各恐慌期中，雖然恐慌是一樣的使着生產停滯和生產力暫時受頓挫和毀損，但是，不特這恐慌的深度是要淺些，恐慌的回復較為容易，而且相當地可以循自然發展而恢復，甚至一度恐慌後，往往能更加速地推進和提高生產力之發展，因此其恢復也成為向上發展的。比如說，一九〇〇年的恐慌，它就盡了企業界的選擇作用，而使生產愈益集中起來，大大的發展了生

產力和資本主義之一般的強力，因為恐慌的“本身便是使集中與壟斷的趨向，異常加速。”但是，資本主義愈走向帝國主義最後階段，這恐慌的毀損力愈大，消除恐慌的條件愈益不良（因為市場的狹隘已固定化，對於它的鼓脹病的瀉洗能力愈薄弱，），所以縱然仍還有集中與壟斷的相當發展的可能，然不能再具有甚麼特殊地推進一般的生產力之發展的作用，於是恐慌的深度愈大，恐慌期間愈要綿延，恢復愈要困難，能力愈要薄弱，而且已不能循自然的發展以達到恢復，只有人工的作用可以使它暫時達於小康。

資本經濟上的恐慌，不但是直接暴露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是加倍發展了它的矛盾。因為恐慌的結果，不能不使在恐慌中沐浴過的企業家，爲了拚命的逃出恐慌，爲了生死的鬥爭而加緊其相互間的對立，增加其矛盾。另一方面，一切恐慌中的損失補償和其挽救的動力，都被全

盤放在工人、農民和一般的下層民衆之生活甚至生命之吞噬上，因此也益發加深社會的對立與矛盾。很顯然的，在資本主義生產上，由對於中小獨立生產者之毀滅作用的偉大，其製造出以賣勞力爲生的無產者的能力，比在生產上能夠容納勞動力的能力更爲偉大，於是慢性的失業在這一社會內就成了經常的事實。特別是生產技術之無限的改進，機器不斷地代替和驅逐人力，與機器的發明使熟練的生產技術失掉依靠，於是大批只當作簡單的活機器使用的女工和童工之被雇傭，更驅逐了男工等等，遂發生了勞力的絕對過剩，失業的後備軍更日益增加起來的不可避免的現象。這種機器驅逐勞力的事實，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卽可以證明，比如勝家公司的新縫紉機，每顆針現在可以於每秒間縫百五十針，假定用手工勞動每秒縫一針，那麼一個人使用這樣的器機就可代替百五十八工作。其餘的百四十九人都不爲資本家所需要而變爲失

業者了。不但如此，最新的縫紉機已可用十二顆針同時縫紉，簡直可以代替千八百工人工作。如此說來，失業現象本是資本社會經常的不可免的現象，但它還有更甚的失業恐慌，那便是恐慌到來的時期。因為到恐慌時期，或者是工廠倒閉，或者部分的停工，都不能不減少工人，於是大批在廠工人被逐出廠，成為失業的羣衆了。工廠大門，在平時原是讓在廠工人和失業羣衆交流的通路，而這時却只能吐出無數的工銀奴隸，使其加入那原在街心中徘徊的失業隊伍，不但失業羣衆在恐慌中痛苦加深，就是在業工人也因此而被減削工資，增加工作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一般的所謂生產合理化，正是如此的剝削方法。當然，在工業恐慌到來時，不但農業原料品同樣地滯銷連帶地要發生農業恐慌，而且在大企業壟斷價格之下，他們以高價的工業品去換取低價農產品，一般的農民生活也就愈趨惡劣。總之，經濟恐慌，因為駕禍於一般的勞動大衆，

而使其社會生活益加惡劣，愈陷於貧困不能自活之中，所以它所引起的矛盾不但在資本家內部猛烈地發展着，即在整個社會之各階層中也是猛烈地發展着的。

### 第三節 矛盾加深的帝國主義生產關係

#### 一 帝國主義經濟之國際性與非國際性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靠世界的市場，世界的原料，乃至其資本之世界的流通與循環來維持其存在和發展的。因為這種生產，是人類以往的歷史上最巨大的生產力之出現，也是以往的歷史上最巨大的生產體系，它是根本不能自限於狹小的範圍內而自足自給的。所以它的經濟關係，越出單一的民族和國家的界線而進於世界的領域，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很早以來就發生了這種傾向的，不過它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表

現得更充分，更把它造成全世界互相關聯和依賴的不可分解的各個連環，甚至成為支配世界的總的體系而已。就這一點說，帝國主義經濟，若單就其經濟關係講，本來是國際性的東西。而且從生產關係之單純性一方面看，生產之社會化是必然地和其國際性相關聯的，完全的社會化的經濟關係，根本就得否定一切等差性和特殊的集團性的存在，因為完全的社會化的經濟關係，是要在整一的社會性與人類全體之統一關係下，才能實現。在世界上存在得有特殊的集團之人類的和其社會的分化時，不管這分化是縱的階層的，或者橫的民族與國家的，都不能實現完全的社會化，因為它不能完成人類之整體的協力和依存關係。但帝國主義的經濟，把「競爭變為壟斷，結果生產極迅速的社會化，技術上的發明與方法的改進，尤其迅速的社會化」了。不但帝國主義的經濟，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已經由集中與壟斷，而把它「拖入於新的社會秩序」，

成爲「轉入完全的社會化的過渡時期」，而且帝國主義的經濟之集中與壟斷，已經不只限於在一個國家範圍內實行，而且世界的集中與壟斷，在國際的範圍內也同時實行着。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經濟的社會化的因素，也轉變爲國際的，由於它包含社會化的因素，使它必然地在社會化的世界整體性上，同時包含着國際性的發展。這件事我們只須一看帝國主義經濟之獨占企業的世界統治，只須一看它在原料、市場、資本的流通與轉換之如何成爲世界的互相依存關係，如何關聯於世界的各民族的社會生活的變化，就可以明白。遠在別的民族中存在的原料，怎樣成爲某些工業的生存與發展的命脈；世界各處的市場的盛衰，怎樣成爲某些企業的繁榮與恐慌；別的民族的人民之社會生活的變化，怎樣影響於另一些國家的經濟的變化因素等等，就充分地證明帝國主義經濟之國際的聯繫性，證明它已不是單純的特殊集團的經濟性

質，而是世界的經濟之一部分，是世界的企業。

但上面是僅就帝國主義最單純的經濟關係說，是具有國際性的因素和趨向的，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的全般的生產關係已經完全成爲超國際的了，只有許多改良主義者才正是這樣理解問題。其實恰恰相反，它的生產是社會化了，它的純經濟關係也國際化了，然而其財產關係却被私有制度所束縛，所有權仍舊屬於個人，或屬於私人資本集團，這些私人 and 集團占有社會的財富，也占有了民族國家的政治權以保障企業的發展，因而各民族的企業亦依於這私有的國家和狹隘的民族範圍，而使經濟關係強加分化起來，分化成爲個別的離世界的整體而獨立的私有集團，以互相對立和競爭。如此便形成了帝國主義經濟關係之純經濟性的國際性，和財產關係之反國際性的背反律的矛盾。

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制度，不是把那社會化的巨大的獨占企業之國際性，用非世界的

協力生產的武器，拿來和世界的別的企業互相協調去發展世界生產，而是在獨占之中與別的獨占相對立和爭奪，根據於個別的私有者及其集團的利益，而實行吞噬和毀壞別的企業及其集團。其獨占雖是世界的，其獨占的所有權和利益却是個人的和個別集團的，一切個人的和個別的集團間都為獨自的所有權和利益而企圖獨占世界，以此發生了國際間的獨占企業與其集團之更大的鬥爭，使生產的純經濟關係之國際性和財產的私有關係的非國際性相矛盾，甚至互相背反和否定。帝國主義經濟之獨占的發展中的國際性和獨占之私有的世界壟斷的非國際性的矛盾，必然演出世界的原料、賤勞動力之奪取戰，投貨投資市場之世界的獨霸戰，經濟的矛盾必然轉變為世界的國際間的對立與不安。並且也由此而不能澈底地成功其世界的生產之總的有計劃的活動，遂使它發生着世界性的巨大的經濟恐慌，無法挽救。

## 二 世界獨占與市場爭奪

獨占資本的成立，是形成帝國主義的條件之一，亦是帝國主義經濟最大特徵之一，這是不待說的。這裏我們所要特別指出的，即帝國主義經濟之獨占的形式，有兩點特異的地方。第一從地域的範圍來說，帝國主義的獨占經濟，絕不止以寡頭的財閥，壟斷了一個民族國家內的生產工具和財富，而且其獨占性是世界的，世界都為這些獨占資本所壟斷而受其支配。第二帝國主義經濟中的獨占組織，絕不單是獨霸着一定部門的工商業，只在單一的工商業部門中形成獨占，而是置許多部門的企業於一個獨占組織的壟斷支配之下。而且壟斷的目的，在達到世界的原料、投貨投資的市場、工商業的活動之資本的流通，以及市場價格等等的各方面的壟斷。這些獨占組織，實際上是統治世界一切經濟生活的經濟的最高權威的支配者，各國事實上的政府都在它們的支配之下，不過因為它們是建基於

私有制度上的經濟組織，所以不但有許多各別的互相對立的同樣組織並存而不是完全統一的，並且也成爲進行世界的剝削與壓迫的機關而已。

帝國主義的一切獨占組織，是發端於二十世紀初的普遍發展的加爾特、新提加、托拉斯運動，它們以聯合的形式組織許多巨大的聯合企業，以與那些非聯合的獨立企業相爭鬥，結果使後者失敗或終被強迫地加入它所支配的組織，造了各種獨攬一切的獨占企業。這種組織的發展，特別是帝國主義的財政金融資本的銀行的發達，在其中起着極大的作用。銀行資本的發達高抬其勢力於一切工業資本之上，由於放款的担保和沒收等等而聯合地統治着各種企業，於是巨大的獨占企業更特別發達。它們開始在一個民族國家內結合各企業而組織成民族的獨占資本的企業，壟斷着一個民族國家的一切生產和經濟活動，支配了這個國家。同時這種民族的

獨占資本進到支配和爭奪世界時，它們更把自己民族的資本結合為獨占的資本集團而與別的集團相鬥爭，並在國際間同樣結合利益相關的企業。這結合或出於純粹自由的聯合，或則經過金融資本的作用，達到逐漸支配別的民族的企業，向世界聯合邁進，形成世界的獨占。它們都為了獨占全世界的一切而和別的集團相鬥爭，爭奪整個世界的支配。

這裏我們且簡單地舉幾個例證來證明吧。

民族國家的獨占企業之發達，德國在一八九六年的加爾特有二五〇個，一九〇五增至三八五個，結合了一二・〇〇〇個企業，全國的汽電力都集合在它們手裏使用了。美國一九〇〇年有一八五個，一九〇七為二五〇個，一九〇四年它占工業總數百分之二三・六，一九〇九則增至二五・九了。再就生產總額說，一九〇四年占生產總額百分之七三・七，一九〇九則占百分之七九。美孚油公司成立於一九〇〇年，到一九

○七年單是利潤已收獲了三四一百萬美金，比最初資本一五〇百萬多至二倍以上。其鋼鐵托拉斯一九〇一年產額占全國總額百分之六六·三，它開採的礦苗在一九〇三年占了總額百分之四六·三。在那些年代中，美國三千個大企業，包括了二五八種工業部門。當然，獨占資本之發展，在這一二十年中是更加發展的，大家都進入於世界的獨占階段了。我們即以美孚油公司來說，在世界上它有六個主要的大公司，而附屬於它的公司有五個。就一九三一年的世界石油總產量來說，全世界是一·三三六·七〇五琵琶桶，而美國就生產了八五〇·二七五桶，幾占世界產額之三分二。如果除開俄國的一六一·九二九桶，它占了世界產額百分之七三。在全世界產油的礦苗中，除掉高加索油礦屬於蘇聯，波斯油苗全為英波公司所獨占外，其餘如土爾其的石油，羅馬尼亞的石油，阿爾巴尼亞的石油，都有它的資本參加開採。特別全美洲

範圍內，雖然有英國石油公司在那裏和它競爭，但大部分是它壟斷的。英國的石油公司也是一個大獨占組織，在世界上它有三個主要公司，而附屬公司則有十五個，不過它比美孚油公司要稍遜一籌罷了。歐洲的鋼鐵托拉斯，是糾合一切產鐵和鋼的國家而組織的，因此它是很大的國際獨占組織，壟斷了歐洲的一切鐵的資源和鋼鐵生產。在帝國主義國家範圍內，近年來的獨占資本之發達，一樣是更加猛進的，我們試舉日本為例吧。日本的大財閥之最著名的為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家，在全國的有限公司為三八·五〇〇個，資本為十二億六萬三千四百萬日金，而三井則占了公司一二七，三菱一二〇，安田一〇九，住友七五。在資本方面，三井資本二億四萬四千萬，三菱二億七萬二千萬，安田二億六萬萬，住友一億六萬五千萬，共占去八億四萬四千萬，其餘的三八·四九六個公司只占到總資本的三分之一還不到，而牠們四

家就占了三分二以上。全國工廠總額三井三菱占去了百分之七五，紡紗業三井一家占去十分之九，紙廠及日用品工廠屬於三井者百分之八五，化學、工業、電業、五金業屬於三井三菱者是四分之三，海運業則大部分爲三菱所獨占了。英國在現時已有二百多個加爾特，有包括了幾個生產部門的化學、汽車工業托拉斯。就在煤礦、紡織造船工業中，也正行着急烈的集中化。意大利現正以兩個五金工業托拉斯，三個化學工業托拉斯，控制了全國的五金化學工業。所以意大利近幾年的強橫，是與其重要產業之集中化和其強力膨漲的帝國主義企圖有關的。

帝國主義的獨占企業的壟斷，收容各種部門的企業於一個組織中，把原料和燃燒的煤、水電動力、生產機關、運輸的交通、販賣商品的百貨商店、以及周轉資本的銀行等等，都一貫地聯合起來，壟斷一切。不但如此，它們更對於價格一樣施行壟斷，這壟斷且及於市場方面。因而它

們共同分配銷路，限制生產額，也規定一定的價格，而企圖免去各自獨立的自由競爭。比如一九〇二年阿爾塞聯合四家屠宰業成立了肉食包裝公司之後，便在牲畜市場上永不提供較高的價格。德國的鑽頭加爾特也共同協定了菜蔬最高價格，不許自由增加。美國大磨坊與麵包獨占業，它以一·五分的價格買進一公斤麥，却以十至十四分買出一公斤麵包。前幾年英國假牛油製造托拉斯和荷蘭組合聯合成引威公司後，就把製油原料、花生、椰子核價格強加抑制跌落了百分之二五，這些都是獨占資本對於價格壟斷的鐵證。

獨占企業的發展，的確已能大略估量世界銷場，限制和分配生產，甚至規定價格了，如此它已是一種有相當計劃地壟斷世界的經濟組織，這和它之消滅許多獨立的競爭者，當然同樣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特徵。但是也正在自由競爭中生產了獨占，而獨占又倒轉來吞食了自由競

爭，限制和打倒了自由競爭的原因上，使一般市民經濟學者，以為世界獨占的發展這一帝國主義經濟特徵，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競爭和無政府生產狀況已經過去了的證明，現在達到和平的協調的世界的經濟發展時代了。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錯誤的。因為無論如何它仍是在私有制度下，不能離開個別的私有形式而互相對立和競爭着，不過它是更集中與更巨大的個別的企業之對立與競爭而已。如此，它一方面雖消滅了分散的小企業間的競爭，減少了競爭者的數目，但另一方面由於集中與壟斷之故，也加強了那些巨大的企業的組織之競爭的強力和範圍，成為世界的和更激烈的對立。這正是「獨占是與競爭並存和駕乎競爭之上存在的」。這只須一看英、美兩國的石油托拉斯如何爭奪石油資源，它們在土爾其、波斯所發生的和別的石油托拉斯互相間的競爭，以及在美洲所起的劇烈競爭，和一九三五年各巨大石油公司在中國為了奪取市

場而施行的貶價競爭，便可以明白。至於現在所流行的關稅壁壘政策和集團經濟等等政策，亦不過表明帝國主義的各種獨占集團間的巨大的世界壟斷與競爭企圖而已。

資本獨占的世界企業，愈把它的獨占性擴大成爲世界的，愈是由獨占的形成而加強了它們的競爭強力，愈是發展到彼此的利益在世界範圍內到處接觸，它愈引導各獨占集團加入於世界的衝突中，和平的因素在經濟的領域內愈是消失了的踪跡，經濟戰爭中愈加埋伏着國際紛爭之濃厚的暗雲。

### 三 帝國主義經濟恐慌之新的特性

資本社會的經濟恐慌，循着一定週期性而發展，已在第二節中說過了。但其循環發展的相同之點只是外表的，在各個不同性質的經濟的階段中，恐慌也各有其不同的本質。許多市民的經濟學者，機械地接受了經濟恐慌的週期律，在每次恐慌過去和經濟好轉時，都會立刻預言資

本主義在一度恐慌之後，還能繼續走上更高的繁榮階段。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大恐慌後，剛到一九三三年某一小部分略見些微的恢復朕兆時，他們也曾作過同樣的預言而自慰着。他們完全不知道在帝國主義的最末階段的恐慌特質，是怎樣和以前的恐慌大有不同。

不錯，經濟恐慌，一般的都會循着週期律而發展，而且從前不但確實是恐慌一經過去，而能立刻恢復其繁榮，甚至亦確能提高它的生產力，推動資本經濟向前發展。但是，到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階段，恐慌和恢復愈往下循環，其特質就愈有改變。在帝國主義時代愈向下發展的恐慌特質究竟是怎樣的，這裏可以根據事實觀察出來，善辯的市民經濟學者亦無法掩蓋這種事實。

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大戰後所指示的經驗，首先就是這種恐慌之深刻和其恢復能力之薄弱。就恐慌之深刻性說，第一是其普遍性的擴大。戰後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的恐慌，襲擊

所有資本主義先進國，在世界範圍內，只很少的部分沒有發生同樣的嚴重的結果，如日本之類的國家而已。可是一般說來，它比戰前的恐慌已是來得更普遍了。然而到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大恐慌，那更是普遍了全世界，就是日本也受到相當的影響，連我們中國都捲入了這個漩渦之中。第二是恐慌的猛烈和其撼動社會生活的力量之偉大。這件事只須一看一九二九以來的恐慌，其金融、政財的紊亂，比歷來的恐慌都來得巨大和深刻，各國之忙於救濟這恐慌之努力和其用力雖大而仍是束手無策，便可以想見。以失業而論，美國在恐慌嚴重期竟有一千二三百萬的失業工人，這是從來未見過的巨大失業數目。德國失業者最多時達五六百萬，英國三百多萬，就是意大利產業落後的國家，也在二百萬左右。第三是生產的停滯和毀損，在恐慌期各國工業生產機關約有三分之二停頓着。一九三〇至三二年，歐美各國紡紗錠共寫一千一

百二十萬枚，美國在一九三二年就拆毀八十八萬四千枚，英國同年下半年拆毀一百七十五萬枚。蘭開夏綿織托拉斯甚至拆毀其所收買的紡紗廠至三十一所之多。英國造船業委員會擬拆毀每年能產六十萬噸的造船所八十二所，美國船政部下令拆毀共達百萬噸的船隻一百二十四艘，德國也拆毀了四十萬噸。美國一九三〇至三二年拆毀了熔鐵爐六十座，一九三二拆毀的機器，能年出四百萬噸鋼，因此一九三二年的美國的生產額比恐慌前最高生產額減低百分之八九十，這就證明這次恐慌的毀損力之偉大是如何可驚了。

從恢復能力來說也是愈加薄弱的，戰後的恐慌之恢復若比之一八七〇年恐慌的恢復，直有天淵之別。因為那次恐慌後逐漸發展了各種加爾特，大大提高了生產力，而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的這次恢復，總計起來很少的部分才比一九一三年更發展了，有些則只恢復到一九一三

年，有些還不及一九一三年的生產額。在這次的大恐慌中更是每况愈下了，雖一九三三已開始好轉，但到如今尚大部分不能回復一九二八年的舊觀，只有日本才超過很遠。實際說來，這次恐慌可以說還未過去，而經濟的惡劣象徵又表現出來了。比如德國失業人數仍有三百二十萬之多，美國一九三四年八月減至九百九十九萬人，但一九三五年又增至千一百萬了，便是明證。

其次我們更須考察它的恢復的法則之本質的差異。在帝國主義前期的經濟恐慌之恢復，差不多還具備得有些自然性，即恐慌達到了頂點，自然地把它的壅塞鼓脹病依自己運動規律而洗瀉通了，便可以得到病症的退減消除而歸於復興，甚至使資本主義在更高的階級上恢復起來。可是，在帝國主義今日的經濟恐慌，如像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大恐慌，其恢復已不能主要地靠它的自律運動而得着恢復，資本主義經濟

之自身發展，只有癱瘓的表現，已不能自己洗滌它的壅塞鼓脹病，而需要用種種人工的方法。如像以特殊地發達軍事工業和公共工程，限制生產，用高關稅制度，通貨膨脹，強迫抬高物價，施行強迫運動和生產合理化等人工的方法，來挽回恐慌，即是例證。甚至如德國、意大利，竟至用政治的壓迫來減少失業（大批的逮捕監禁勞動政治犯，大批的迫令勞動政治逃亡到外國去，大批的驅逐婦女於生產勞動範圍以外），降低人民生活，以保障資本利益不使陷於破產。用統制經濟政策把獨占形勢加強，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的獨占經濟，以保障資本利益而使之不致衰落，都是這種方法。雖然這些人工的方法亦並不見有巨大的效果，但這足以說明這次恐慌的回復，並不是依資本主義的自律運動而自然地得着恢復的，乃是人爲的結果。市民經濟學者想老守着這一不變的恐慌與恢復的抽象的循環法則，把它當作不變的自然法則，以爲帝國主義最

後階段之經濟恐慌以後仍有新的黃金時代到來，仍能推動資本主義向前發展，這不但是幻想，而且也是有意地想從經濟學上製造一種足以掩飾它的矛盾，並永遠辯護其不會死亡的理論。

總之，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恐慌，它已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生產範疇內，作推動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動力了。因為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已把世界市場囊括盡了，因而沒有洗滌它的被壅塞的宏流之任何空隙了。如果說恐慌能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那麼只有這恐慌在否定這一經濟形態之後，推進社會經濟到另一社會的經濟制度下才能發展。雖然在每度恐慌中，更要加速地改良一切生產與管理技術，更加集中資本而發展其壟斷，但技術的發展並不能適應一般的社會生產之平均的發展而提高生產力。恰恰相反，它只能毀損這樣的社會平均生產力，阻礙其發展，因為它更降低了作為生產發展之條件的

社會消費力，使社會生產力與消費力間矛盾更大。

#### 第四節 世界經濟的矛盾與 世界政治對立

作為社會的基礎的一般的生產關係，是政治關係上一切表現的基因，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理解資本主義世界之政治的對立，必須從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起，從理解帝國主義之經濟的世界矛盾起，它方面我們在理解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上的一般矛盾，和帝國主義經濟之特殊性和其矛盾的根源以後，也必須轉入於這些經濟的矛盾怎樣轉化為世界的政治對立之說明，才能充分理解帝國主義世界對立的不可調性，和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為甚麼成為不可避免而必然爆發的理由。

照前兩節的分析看來，資本主義基本的矛盾點，就是造成社會貧富懸殊之很深的人類鴻

溝，而這鴻溝最下層的大多數人羣，不但是日益廣大的羣衆，而且也是日益加深其貧困，至於欲求生存而不可能。特別是在經濟恐慌到來時，他們更由於資本經濟一切損失都推到這些人羣身上，要在他們身上取得補贖的代價，因而至於失業和更受剝削與壓迫，更至於無法生存。由於這種經濟上的矛盾所加於大衆的痛苦和不幸，很自然地逼得他們不得不起來爲了生存而鬥爭，這樣便在一個國家的內政上，引起了經常發展的政治鬥爭，經常地引起時緩時急、時起時落的社會運動，造成了社會的不安。而且直到澈底地改變了這社會之日止，這時起時落的社會運動，與社會的不安，總是循環不絕地表現着。雖它不一定完全和經濟恐慌的時期恰相伴行，又雖它的每次循環亦同樣有其本質上的差別，但這種不斷發展的循環鎖鍊，在這種社會總是始終不斷的。不特資本社會之上下層間的對立，永不停止其發展，就是在資本家層的內部，一樣由於經

濟利害的不同，由於國家每一經濟政策，不能全都適合於他們全體之滿意的願欲，更由於經濟恐慌的到來，引起經濟體系的動搖，財政、金融的紊亂，使他們之間的政爭加緊，如此便在他們自己之間，常常造成政變，相互傾軋，而表現於倒閣組閣等等事實中。

資本經濟生產關係之內在的矛盾，既然一般的成爲他們的國內政治與社會不安的根源，並且是愈往下發展達到帝國主義的階段，這矛盾也愈日益加深和擴大，所以政治的和社會的不安便要日益嚴重一日。如果任其自然演變發展下去，那就必然不能保持這政治制度和社會體系。所以那向外發展之以隣爲壑的帝國政策，不但是其經濟的現實的需要，而且在從別的民族的勞苦大衆身上，能多吸收些血汁來，給自己打捕血針，以此緩和自己內政上的鬥爭，乃至利用人類的民族的傳統觀念的弱點，引導其下層羣衆向別的民族發洩其不滿，利用民族間的鬥

爭來掩蓋內部的矛盾，好讓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忘掉自己的痛苦等等政治的需要，也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矛盾所引起的一個國家內的政治的矛盾和不安，在這裏遂構成帝國主義之國際的政治的矛盾之加緊的一重因素。資本社會的生產關係之經濟的矛盾，直接轉化為國內的政治的矛盾，並且也再以此經常地轉化為世界政治的對立。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經濟，在世界的獨占的道路上發展。然而由於私有的個別集團間的對立，這獨占遂與競爭並存，因此雖不是自由的競爭而是獨占的具有統制性的競爭，但正因為競爭更為猛烈，它們都為獨占一切市場、原料、勞動力而競爭，於是在它們的國際性與非國際性的經濟矛盾中，也同樣表現為民族與民族間的政治的嚴重對立。因為就在市場尚覺寬裕，可以自由尋覓的前期資本主義，如要完全進行其自由通商政策，都會遭着一切閉關

自守的落後民族的反對而非使用政治軍事的強力不可，何況在市場已被瓜分殆盡的今日，一切市場和原料，已不如從前只保留在抵抗能力薄弱的落後民族手裏，而是分別地保有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具有強力的帝國主義國家手裏，這時要爭奪得市場的一片土，沒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強力作後盾，是不成功的。所以帝國主義者間的經濟的利益之競爭，實際上是同樣帶着政治的鬥爭而同時發展的。資本主義之非國際性的因素，是世界的帝國主義民族國家間政治對立的重要原因，而其世界獨占之國際的統治的要求，也同樣是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的原因。假使你懂得一九〇四年以前日、俄的政治衝突和戰爭，是爲要爭奪遼東半島和伸其魔手於中國；假使你懂得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爲德國想統治巴爾幹半島而與英、法、俄的利益相衝突，那麼你就可以明白世界的市場、資源的爭奪與獨占，經濟利害的矛盾，一般是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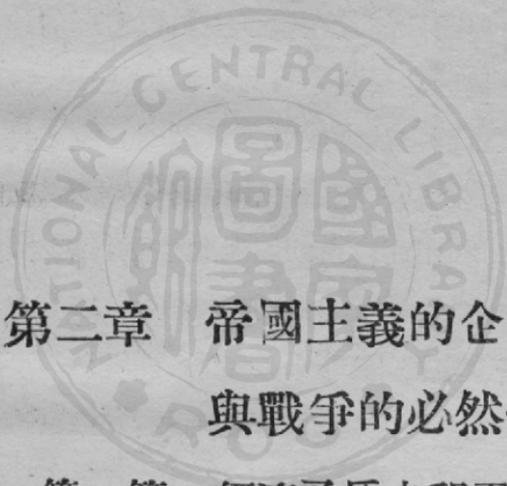
轉變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世界政治鬥爭的尖銳化這一理由，是完全可信的。

資本主義經濟之世界統治的企圖，特別是帝國主義之世界獨占的企圖，都帶有經濟上的寄生性。它必須要寄生在一切落後的尚未發達到資本主義經濟階段的民族身上，才能生存和發展，這差不多是在十九世紀就表現出來了的。因為只有這些民族才有廣大的商品市場，才有巨量的賤勞動力可以盡情地剝削，才有豐富的未經開發的原料和富源，更才是資本輸出與移置的最便利的地方，而且這些民族又是最缺乏抗拒力和很容易侵入的地方。所以帝國主義之世界的獨占和統治，在事實上表現的結果，不過主要的是在要求統治和獨占一切弱小民族，成為它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然而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的統治和獨占，都非常野蠻，它們比在本國更是進行着加倍的剝削，甚至進行屠殺和一切殘酷無比的政治壓迫。它們使這些人民的

經濟生活完全破產，也無情地破壞他們的文化的生活和習慣，使他們窮困、愚魯，變成了純然的奴隸。所以這當然是會引起反抗和鬥爭的。事實上自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肇端以來直至今日，無論是已完全被征服或未完全降為殖民地的民族，不怕帝國主義怎樣兇惡的壓迫和屠殺，但終於是不斷地有反抗和鬥爭的，而且有時竟非常猛烈，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最後階段的今日。因為如此，所以世界的治政對立，由於帝國主義之世界獨占的經濟關係的矛盾，不但導出帝國主義間之市場爭奪的瓜分和再瓜分的政治對立，成為世界政治的主要形態之一面，而且也導出帝國主義與殖民間的對立，成為世界政治形態之又一面。

從上述一切看來，世界政治對立的一切本質和形態，都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自身之不可解除的矛盾所必然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之不協調的和競爭的急烈性，也就表現為國際

政治之對立的緊張性。經濟的鬥爭直接轉化爲世界的帝國主義間與殖民間的嚴重衝突，這衝突都以戰爭的形式作爲結果而表現出來。特別是它們在經濟恐慌加緊時，爲了要救濟自己的死命至於無別的道路可走時，只有戰爭是它們別無出路中的出路。而且恐慌的不斷循環催促起它們互相間的鬥爭也採取循環的緊張形式，每一緊張局面的解決總是戰爭，所以戰爭在資本社會也採取了循環發展律，社會背景沒有消滅，戰爭是不會停止的。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企圖  
與戰爭的必然性

第一節 經濟矛盾之和平解  
決的不可能

一 解決矛盾之種種和平的企圖

戰爭的殘酷和其巨大的毀滅作用，就是資本家社會層也嘗過這種苦痛的。特別是一九一

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世界大戰，幾乎破壞了所有交戰國的經濟生活，增加了民衆的痛苦，因而引起反抗和革命的普遍發展。不但在戰後幾年中，如德、奧、意、保等國，都發生了嚴重的革命運動，而且在戰爭中出現了蘇俄，已使資本主義世界崩潰了一角。所以這些恐怖，都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對戰爭具有戒心。並且原來資本主義就是在國內的和平統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和平而自由的貿易與生產，就在國際的範圍內，還是具有相對的必要。所以戰爭並不在一切資本家間，都是十分願意的事體。但不管他們主觀上是不是願意戰爭，而資本經濟本身的矛盾總時常引導他們走上決鬥的道路，戰爭的威脅以此就經常地存在。因此，所以帝國主義者間，也經常地在企圖以種種和平的方法，圖謀解決一切矛盾，這也是個事實。

比如說，在這次的世界大經濟恐慌中，各帝國主義國家，就拚命在努力想從一國範圍內和

經濟的本身上去解決它的矛盾，而且想從國際範圍內免除戰爭的威脅。首先它們所實施的統治經濟政策，就是想以國家的權力從經濟本身上來解救這次恐慌和矛盾的。它們用人工的方法，用國家的統治力量來一方面限制生產，它方面提高物價，擴張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所以通貨膨脹，貨幣減價，放棄金本位，收買黃金，乃至統治對外貿易，建立高關稅壁壘，組織自足自給性的經濟集團而實行集團經濟政策等等，都是為解決經濟恐慌的矛盾而努力的。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它們努力地發展公共工程，規定最高工資，承認勞資間的集團契約權利，如像美國所施行的政策那樣，不過是想用和緩的政策來阻止社會不安的危機之發展。自然，在有些國家的解決方法，却是使用絕對的政治專制來克服這種危機。如像德國現有專制政治，却是制止勞資爭議，統治工人組織，甚至以屠殺、監禁、放逐、施行強迫的自願勞役制，乃至提倡良妻賢母主義，

主張婦女回到家庭去等等方法，解除失業的恐慌和壓服反抗，除去社會的不安。另外，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在努力實行它們的生產合理化。照這種經濟政策來說，它們是在改良生產技術，拚命地採用最新式的機器，改良生產的管理，把企業和生產組織更集中起來，甚至是在增加工作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而實際地減削工資。它們之採用這種生產合理化政策，主要的是想在生產本身提高利潤，使資本生產不致腐朽，和平地逃出恐慌和崩潰的命運。

在國際的範圍內，帝國主義者也作過種種國際協調的努力，企圖解決國際間因種種經濟利害關係的矛盾對立，使不至導出帝國主義間嚴重衝突之戰爭的爆發。比如舉行那包括世界各國的倫敦經濟會議，和某些國家間的部分的會議，如日、印、日、荷會議之類，便是證明。這些會議，是為調整彼此相互間的經濟利害衝突，想和平地瓜分世界市場而開的。特別是倫敦

經濟會議，是包含了全世界的和各種經濟問題的討論的大會，是帝國主義間經濟利益的調整和和平解決矛盾的最大企圖。它們曾在這次會議中討論到世界戰債問題，想以此消滅美國和歐洲的對立。討論到關稅問題，想和平地分配市場，想成立共同的關稅協定，大家把門戶開放，恢復它們的自由貿易。討論到貨幣問題，想成立世界的貨幣協定，放棄貨幣戰爭的對立政策。更討論到市場的分配和生產限制與輸出入的協調限制問題等等。在局部的會議上，如日、印的棉花與紡織品的輸出入的規定和限制；日、荷的商輪競爭之協調的討論；乃至產麥國單獨為小麥的生產與輸出入的分配和限制的討論等等，都是帝國主義想用和平的方法來調整它們的經濟利害衝突，甚至想救濟它們的無政府生產狀態，減少獨占間的競爭，挽救經濟恐慌等等矛盾的企圖。雖然一切皆沒有獲得顯著的成功，然而那種企圖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它們的經濟關係

上的矛盾 由此達到世界的協調這種努力，是已經照示給我們了的。

不但在經濟上帝國主義曾作過許多解決矛盾和進行世界協調的企圖，而且在政治上這種努力是更為頻繁的。一切政治會議也和一切經濟會議一樣，雖因各帝國主義者各自的慾望與企圖之根本不能協調而無結果，並且還往往以此變更了會議的原意，反成為專門對付某些國家的會議，但在局部間，在一定的國家間，爲了調整其部分的關係而努力的企圖，我們却不能否認其完全沒有。比如羅加諾公約之訂立的那種會議，雖然重要的是在對付蘇聯；同時也在對付德國，但它們企圖以此來調整英、法、意、德的關係，組織共同的對俄陣線，而在它們之間建立一種協和的基礎，不是完全沒有這種用意的。又如斯特望柴會議，至少是具有調整英、法、意的關係，以應付德國的廢約行動的用意的。又單獨的意、法、羅馬會商所成立的意、

法羅馬協訂，是同樣具有調整法、意關係的意義的。此外各種公約的簽訂，如像華盛頓條約，九國公約，局部的互助公約等等，雖然在每一種條約中，都具一派帝國主義對付它派帝國主義的作用，却不能完全否認在一定的某些國家間，具有暫時的協調作用。特別是軍縮會議，雖然愈會議愈不縮軍而是擴軍，但它們也不是在主觀上完全沒有限制軍備的要求，不過由於各自都想獲得比別人較有利益的軍備條件，因之得出反的結果而已。

總之，帝國主義者亦曾作過種種的企圖，企圖以和平的手段來解決資本主義生產上的一切矛盾、消除獨立間的競爭，消滅國際政治經濟間的矛盾，渡過那些經濟恐慌與政治危機，希望資本主義能在和平的發展中得以繼續繁榮。雖然這些企圖並不是爲人類的幸福，不是爲了社會的進步，更不是爲了怕下層民衆受犧牲受痛苦，而仍是爲了資本的利益 爲了不至因它們自己

內部的矛盾而引起社會的不安，使它們的制度崩潰，但它們却亦正爲了這些原故而不能不作着和平地解決它們的政治經濟乃至國際間的矛盾的努力。

## 二 矛盾的解決與和平的不可能

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和恐慌，對於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對立與衝突，雖然作着種種人爲的主觀的努力，企圖和平地解決它，但是，客觀的發展法則常常獨立於主觀之外而不受人們的意志所左右，所以它們一切解決方法不但都歸於無效，而且是愈使矛盾加深，愈促進了戰爭的危機。這裏我們只要把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的一般挽救經濟恐慌的人工方法，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協調方法與國際政局，略加考察，便可以明白。

各帝國主義在這次巨大的經濟恐慌中，都完全地或部分地行着統制經濟政策，但這統制經濟政策從本質上說，乃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

即少數的獨占資本把自己的獨占機構，轉換一個形式，運用自己操縱的國家權力，使這獨占成爲更有統治和競爭強力的國家的集中與獨占資本，來有計劃地用民族的全力統治國內的民衆，壓抑矛盾的爆發，進行國際的競爭。這種經濟政策，完全是經濟上的寡頭專制主義。在美國，它是經濟上行得最典型一點的統治經濟，在德國則是行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雙關齊下的最典型的法西斯蒂統治政策；意大利略近於德國，在英國、法國，經濟政治上都會部分地向着這條道路走，法國只是最近的社會黨選舉勝利後，形式上才稍有所改變。在日本，那是從政治經濟雙方面向法西主義發展得更遠一點的國家。至於在世界各國之所以對於法西主義的政治經濟政策採用得各有形勢與程度上的不同的原因，那是各國內在的社會狀態所決定的，特別是在政治上這種主義的發展狀況，乃是決定於各該國的經濟生活與社會運動的。比如美國的社會運

動沒有追上經濟恐慌那種深刻程度，所以在政治上的法西主義，就不如經濟上表現得同樣濃厚和完全。而德國則因戰敗被壓迫之故，經濟的危機和政治危機是同樣進入於嚴重的危險階級的，所以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法西主義是同樣發展的，甚至前者還超過了後者，就是一例。

帝國主義之法西主義的統治經濟，是想用它來解決經濟的矛盾。然而就它們的具體政策來說，不但它所能收的效果很少，並且是更加加深了這些矛盾，特別是加深了國際間的矛盾。首先就是統制經濟政策在經濟生活上所產生的結果，更加加深了社會的階層對立的鴻溝。因為統治經濟雖名義上給資本主義以經濟上的種種限制，實際上則是用統制的方法來限制中小資產者的自由競爭，為獨占資本擴充市場。因為它限制生產，減少了在市場上競爭的非獨占企業的生產品。它統制了物價，不但提高了物價，而且也限制了跌價競爭的競爭者。它統制地分配國

內市場，於是除獨占資本外，別的生產者更缺乏自由覓取市場的機會。它統制了對外貿易，這是直接為獨占資本保障國內市場並爭取世界市場的方法。至於關稅壁壘和通貨膨脹，乃至集團經濟等等，這一樣不過是為獨占資本開拓市場和保障市場而實行的政策。當然，在統制經濟政策下，有的國家雖在名義上增加了工資，如美國便是一個例子，但在貨幣貶值，物價抬高上，使工資的增加比不上生活的提高，而實際上則是減低了工資。至於在德國，那更是用政治的強制而降低了工資，禁止一切勞資的爭議，甚至發展着無代價或只有很低的報酬的強迫勞動服務。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從大戰以後即努力講求生產合理化，以這方法去增加工作時間，加強勞動強度，而加重其對工人的剝削。因為如此，所以這些政策實行的結果，是使資本更集中，獨占更行發展，社會層的鴻溝更行加深了。所以社會層間的對立矛盾，只有像德國在強力的政治

壓迫之下，在法西主義的民族理想與口號的煙幕掩護之下，才在落後的羣衆中稍爲掩蓋於一時，而在進步的羣衆中這矛盾固然是日益加緊的。並且如在美國之類的國家中，可以說矛盾是一般的愈益猛烈化了。所以一般說來，帝國主義這類政治經濟政策，想用最大的國家權力來解決社會的矛盾，不但沒有成功，而且加深了這一矛盾，遲早都會更顯露地爆發出來。

在單純的經濟方面，它也是不能解決這些矛盾的。比如用限制生產的方法來減少生產過剩的危機，並限制市場的競爭者，這直等於束縛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在美國在巴西，它們更用毀滅生產品如咖啡之類的辦法來維持市價，在全世界都用折毀機器，停止生產活動的辦法來消除鼓脹病，所有這些都是直接減低生產力的辦法，並不能發展資本主義。又如它們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抬高物價，但在貨幣貶值與物價上漲中，也無形地抬高了生活水準，在一般

民衆的生活費收入不見增加的情形下，這只直接地降低了社會的消費力和購買力，自己堵塞着商品的銷路。特別是城市工業以高價的工業生產品賣給農民，却以賤價收買農民的原料品，於是愈使農民窮困，農村經濟恐慌加甚，而國內市場愈形狹隘了。在生產合理化上，無疑的是實際上以機械的強力在代替勞力，增加生產，結果是利潤率的低降，工人生活愈行惡劣，因而失業更加發展，購買力更要減低。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企圖解決矛盾的新經濟政策嘗試之下，反而又產生了新的矛盾，使它無法逃出危機和恐慌，只能在矛盾的循環圈，和恐慌的起伏漩渦中掙扎。

在國際範圍內，它們用關稅壁壘，集團經濟的方法來保障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的市場，用通貨政策，輸出獎勵和貶價傾銷等等方法，來爭奪別人的市場，然而實際上因為今日的世界已無空隙可言，結果無論用怎樣的方法，至多也只能

是世界市場的再分割，仍沒有資本主義的洗滌地的新發現。因而這裏的市場由保護政策或別的方法爭奪得了新的，但那裏却又由別人以同樣的方法抵制了自己而失掉了舊市場。很顯明地，大家都抬高關稅，於是別的國家的商品不能自由地流入自己的國內來，可是自己的商品也以此失掉了國外的某些市場。集團經濟的發展，各個天字號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把自己的殖民地和其所能支配的弱小國家糾合為一集團，用關稅與貨幣的共同政策，組成一個集團，以抵制其它的集團，使別人的商品不能侵入。如渥太華會議後的英國，領導了他的部分殖民地和北歐諸小國組成一個集團；美國領導拉丁美洲自成一集團；法國領導其殖民地和東歐諸小國成爲一集團；日本則組織它的日、鮮、滿的經濟集團等等以相對立。但這些集團雖爲其中領袖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壟斷，而排斥別的帝國主義國家，然而它自己却也失掉了在別的集團中去活

動的可能，失掉了在那裏的市場。如此，帝國主義者在國際上的市場爭奪戰上，始終不過是挖別人的肉來補自己的瘡，也挖自己的肉來補自己的瘡的辦法。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努力在企圖和平地從經濟上來補好自己的瘡，但補好了這塊，而那一塊却又被別的帝國主義者挖去了，甚至也被自己挖去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始終只是在千瘡百孔的恐慌中過日子，沒有完全補好的一天。它們的集團經濟和關稅壁壘政策，在世界的經濟生活上，表現兩種意義。一方面表現在世界的全局上，成爲一種鎖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它方面則表現爲某些強大的獨占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排它的獨占性。可是，這種表現是和資本主義本身相矛盾的，因爲資本主義生產之對於世界，具有連鎖的世界發展性，這種自足自給的排它政策，不但要悶斃資本主義自身，而且還是倒退的復古的反動政策，如此自然會加深它的矛盾。又資本主義之獨占性既以資

本主義的世界性爲其本質，所以它的獨占是不能在局部的集團經濟範圍內得着滿足的，它的獨占也是世界的。然而每一獨占資本集團都有獨占世界的企圖和必要，而每一獨占資本集團又都具有排它性，所以獨占集團間的競爭和矛盾，也就在這獨占資本之世界性和排它性不可調和的矛盾中發生出來了。帝國主義世界的衝突的加緊與無法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其原因就在這裏。當然，就整個世界來說，還有資本主義經濟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這兩個本質相異的集團間的矛盾，亦同樣成爲現在世界上的最大的矛盾，這矛盾並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構成目前的國際政治上對立的另一特色。

由於帝國主義間之經濟的矛盾不可協調性，由於各種獨占資本之排它性和世界獨占性之不能掃除，所以它們的衝突也成爲必然的。它們不能在世界上獲得新市場和殖民地可以供它們擴充和寄生時，就只有就已有的市場和殖民

地進行再分割，只有向別的帝國主義已有市場和殖民地發動掠奪的獨占鬥爭。然而在這世界的獨占上，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獨占企圖，又同時必然要受到別的國家之獨占資本集團的反對。並且它們又各自非進行世界的獨占，不能再發展它們的資本主義，甚至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它們之間的不可協調的經濟鬥爭，是為客觀的必然法則所決定了的，根本不能解決。由於這種原故，所以它們之間所進行和平解決矛盾的任何經濟的和政治會議，都不但不能有結果，而且只會增大它們之間的衝突。比如說在任何經濟會議中，美國本着自己的獨占資本之擴張和繁榮的需要，不得不要求英國開放它的殖民地，使美國能分潤它的市場。然而英國亦本其獨占資本之擴張和繁榮的需要，亦要求美國開放它所領導的拉丁美洲，使英國也能分潤它的市場。反之，美國為了保障其已經占有的市場，不得不拒絕英國的要求，而英國也同樣不

得不拒絕美國的要求。又如英、日對於東方的問題，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於中國市場則想獨霸，而對於印度、荷屬南洋羣島，則以傾銷政策想奪取英國市場。於是在日、英會議中，英國要求限制日本在印、荷間的傾銷政策的施行，要求對於中國的獨占企圖的放棄，而日本則要英國無須過問東亞的問題，甚至要求印度市場的開放。因為它們彼此都想獨占世界，所以大家在經濟會議中討論關稅問題時，美國只希望歐洲諸國在歐洲和其殖民地降低關稅，而歐洲各國則又只要求美國自己降低關稅。在討論貨幣問題時，大家都只反對別人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價，但却要求自己在世界匯兌上占比較有利的地位，想如此去成立貨幣協訂。因為大家的需要和要求都是互相背反的，所以在歷次經濟會議上都完全是失敗，不但關稅協訂，貨幣協訂，通商條約不能成立，甚至反因這些會議的結果，激起了各國更加緊了關稅戰爭，貨幣戰爭，

通貨膨脹，貨幣本位制的改變，乃至關閉門戶的集團經濟的組織之擴大等等。

經濟的不可調和性，必發展成爲政治的不可調和性，而帝國主義之世界的獨占企圖，又必導出每個國家政治的世界霸權與盟主的爭奪戰。因而在歷次政治軍事會議中，也同樣各爲自己的霸權和盟主的利益而提出解決的有利方案，各自爲了要抑低它所最恐懼和忌妒的國家的政治地位而提出解決的方案，於是在政治上也就和在經濟上一樣，每一次會議的結果都是加深了相互間的猜忌和矛盾。特別是在軍縮會議中，每一帝國主義國家，都只想裁別人的軍備而擴張自己的軍備，都只想自己的軍備比別人強，於是本來是爲和平和軍縮而開的會議，結果是每次會議更增加和平的威脅和軍備擴充的比賽，增加了戰爭的發展速度。

這樣的帝國主義經濟的不能解決的矛盾，是使它的一切救濟方法不能有多大的效果的根

本原因，所以這次的大恐慌始終尚停留在長期的癱疲狀態中，而且在稍有轉機的一九三四年以後，一九三五年又有小的倒退象徵了。經濟恐慌的癱疲性和其矛盾之加深，更促進了目前的國際政局的不安，與戰爭風雲之加緊，都是很自然的。

## 第二節 帝國主義之戰爭的要求

### 一 帝國主義經濟上之戰爭的需要

前節，把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的矛盾之和平解決的種種企圖和不可能，都詳細說過了。既然和平地解決矛盾為不可能，則戰爭在資本主義世界就有不能避免的必然性了。其實戰爭之於資本主義世界，還不止此，不管資本階層主觀志願如何，它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是有其必要的。因為市場，原料等等之爭奪和獨佔的要求，既然要遭受帝國主義互相間的抗爭而不能和平地解

決，則每個國家之資本集團要能爭得市場、原料等等，達到獨占的目的，就必須要運用政治的強力作後盾。凡經濟活動所達到的地方，就得有政治的實力去支持它。如此則各資本集團間的經濟勢力的抵觸矛盾，同時就是政治勢力的抵觸和矛盾，民族國家間之民族資本的帝國主義經濟的鬥爭，也同時表現為民族國家間之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然而政治的強力在國際間是以軍事的強力來表現的，誰的軍事力量最大，誰就可以在世界上執着牛耳，並且在世界上獲得更多的殖民地和市場原料，因此帝國主義間的經濟矛盾和鬥爭，是必然的轉變為政治的矛盾和鬥爭，再轉變為軍事的矛盾和鬥爭的。這就是說，世界的市場、原料的爭奪的矛盾和鬥爭，會一直轉變成為世界的武裝的衝突和鬥爭，轉變為戰爭的。沒有強大軍備的國家，不能在世界上獲得市場、原料和投資的場所，不能獲得殖民地。世界市場的爭奪只有憑借武力，憑借戰爭。

世界之再分割也只有在武力的比量和戰爭的解決中，才能實現。所以帝國主義的資本和商品背後，就隨帶着飛機大砲同時並進。帝國的經濟需要市場、殖民地才能發達和維持，因此也同時需要戰爭才能維持和發展。因為沒有市場與殖民地帝國主義經濟就會崩潰，而獲得市場與殖民地是需要戰爭的。

帝國主義不但在市場和殖民地的爭奪上需要戰爭，而且資本主義的生產，經常在景氣與恐慌的循環圈上盤旋。當景氣到來時，自然生產不會過剩，不會發生鼓脹病，但在恐慌期中，總是生產過剩，發生鼓脹的病象。可是這種鼓脹病症的醫治，在資本主義的前一階段，它尚可以由新的市場之發現和自然的洗瀉方法，使它得着恢復。但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既然市場的再分割需要用戰爭的方法來解決，那麼爲了獲得新市場而洗瀉它的鼓脹，也就只有靠戰爭了。在另一方面，解決生產過剩的方法，只有折毀機器，停閉

生產機關和機器，乃至毀滅生產品等等。但這種方法不但對資本家是一種直接的損害，而且這不是發展生產，乃是降低生產，損害利潤收入，所以這在資本家個別的利益和主觀意識上，非至於萬不得已是不願如此的。可是競爭的需要可以把他們逼上戰爭的道路，恐慌也可以把他們逼上戰爭的道路。並且戰爭的毀滅作用，亦可以成爲他們的經濟的鼓脹病之自然的瀉洗劑，使其發生這種需要。因爲戰爭的到來，由於巨量的人的炮灰之消耗，即兵士的徵調和死亡率之提高，是可以因用於生產上的勞動力大行減少，而減少許多農業與工業部門的生產的，一般的生產品只會有缺乏之感，不會有過剩的憂慮。不但如此，一到戰爭的爆發，在近代的戰爭上，必須動員全國產業，從事於戰爭的需要品之製造和供給，許多生產機關都因此會轉變爲軍用品之直接和間接的製造機關，在通常的日用品生產部門的產業方面，必至自然地減少。又在戰場

上的巨大消耗，不但不會使軍需的製造品過剩，並且仍會感覺有供不應求之苦。如此則物質的缺乏和生產的不足，在戰爭中是最一般的現象，一切的製造家在這時都不會愁商品沒有銷路了。這裏我們還只是就生產部門向軍需工業方面轉變，減少了普通部門的生產和增加了軍需品的銷路，因而可以瀉洗資本主義的鼓脹病說。如果我們就戰爭之巨大消耗力與毀滅力來說，這是比平時的通常消費能力要大到若干倍的。比如說德國在一九一七年，每月要製造一千萬發炮彈，共須消耗鋼鐵十五萬噸，火藥二萬三千噸，銅四千噸，鉛四千噸，汞銅四千二百噸，亞鉛四千五百噸，鉛一千噸。然而在凡爾登戰線上，三個月間德國消費了一千七百萬發，法軍消耗了一千萬發。這就是說，在凡爾登三月戰爭中，單是德、法兩國的火砲彈一項，就消耗了上述物質材料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噸。而製造這些砲彈所需費用呢？這可以在各國的總軍費中

看得出來。法國軍費總額爲一千四百萬萬法郎，費於砲彈項者就有二百五十萬萬法郎。德國在一千萬萬馬克中費去百六十萬萬馬克，意國於八百萬萬里拉中費去二百五十萬萬里拉。這只是就砲彈一門來說，如果你計及戰爭全部物質消費量，那麼在軍需品上只有感覺加工製造都來不及，不會使機器停憩下來的，除非是原料不濟。並且這亦僅就戰爭的直接消耗上看，其實在爭中對於建築物的房屋、橋樑、鐵道、車輛、道路毀壞，對於軍食、用品、甚至牲畜的隨時大量戰被炸毀，炸毀後又得重新補充等等說來，那麼的消費量的特別增大 更加可觀。所以在第一次的大戰中、德、法、比邊境的千里都成了焦土，那是把甚麼生產的人工創造物，把農業的田園，都毀滅盡了，如此自然是開闢了一個在日用消費上，在再生產之從新建設的消費上的好銷場。因爲戰爭的毀滅力的偉大，所以在第一次大戰的經驗中，那直接近於戰線之歐洲的一切參戰

國，當戰爭期中和戰爭初停時，每個國家都不恐慌着生產過剩銷路缺乏，而是恐慌生產不足，各種日用必需品和軍需品供給不濟。不是恐慌由於商品擁擠，物價低落，而是恐慌物價高漲、生活昂貴，一切生產品和軍需品的補充，都須遠地到外國去購買。美國之所以在歐戰中大發其財，它在戰後之所以成爲世界的最大債主，其原因卽在此。並且我們如果考察戰後的歐洲資本主義，所以能在一九二三年以後得着復興的機會，那就不能不把第一次大戰的毀滅作用計算在內的。因爲由上次大戰所造成的一九一九那幾年的恐慌，在歐洲各國正是資本主義之貪血症的恐慌，而不是鼓脹病的恐慌，它的鼓脹病的病源，是被那次大戰的洗瀉作用所洗瀉了的。由此可知戰爭具有洗瀉資本主義之鼓脹的作用，而爲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縱然有時是資本家或者某部分的資本家所不敢和不願採用的藥方，可是客觀上往往逼得他們不得不採用。

就資本階層主觀的意志上說，也有一部分企業家意識地需要戰爭。因為他們正要借戰爭來發展其營業，借戰爭來發財。如五金工業家，特別是軍需工業資本和軍火商人等等，都是如此。就是木材業和化學工業等等，也是一樣，可以借戰爭來發財。軍需工業，原來就要靠戰爭來維持，所以這些資本家在通常的狀態下都是希望戰爭的。加以它在利潤率上原比別的工業高些，特別戰爭時它們更會大賺其錢。美國伯利恆鋼鐵公司股東，在一九一七年有百分之二百的股息，它從一九一四收入九百萬美金，到戰爭之末增至五千七百萬美金。安拿可達銅公司一九一四年是虧本的，但至一九一六反賺錢三千三百萬美金。美國鋼鐵公司，在戰爭期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的三年間，比戰前三年間的獲利增加將近四倍，因為前一期為一萬八千萬美金，而後一期則為六萬三千三百萬美金。就是電力工業，也在戰爭中發了財；比如罕考斯電力公

司，在一九一四年股息只爲百分之八，而一九一六則增至百分之九五。許多資本家在上次大戰中自然破產了，但有許多資本家則在大戰爭中發了財。國家定購他們的軍火和軍需品，結果成爲他們的債務者。比如法國在戰後就是如此，國家欠他們的債非常之多，他們並以此挾持和支配了政府。像這些資本家之需要戰爭，我們還可找得着更顯明的事實以爲證明，因爲他們常用造謠的手段來鼓吹和催促戰爭的爆發，甚至收買官吏和新聞記者與報紙來鼓吹擴張軍備與戰爭。比如一九〇九年巴爾福故意放出德國艦隊將在三年內比英艦增多九隻巨艦，於是駭得英政府馬上要訂購二百萬磅之新艦，此種消息卽出於承造軍艦之康美爾拉爾公司的另一聯帶公司的康託勒軍需公司之董事。又如德國克虜伯砲廠僱傭白里德，卽用巨款收買政府人員和公私報紙，鼓吹國防與軍備的建設，都是顯明的例證。

## 二 戰爭在帝國主義國家政治上的需要

不但戰爭對於資本經濟，對於某些軍需工業資本家的利益，是需要的。並且對於資本社會層的政治上，在一定情形下，也是需要的。因為資本社會層雖一方面怕戰爭的爆發足以危害其統治，但有時却又不能不以戰爭為解決國內的政治矛盾的手段，用對外戰爭來解救內部階層間的對立的危機。這種用意和作用，到了帝國主義行將殞落的今日，更為顯明。自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既然是它的恢復與繁榮能力愈加薄弱，愈是日處於大小的深刻而又綿纏的恐慌中，而資本的壟斷與獨占却又是日益加甚的，所以貧富鴻溝亦愈加增大，失業與下層民衆的痛苦也並行增加，使內部的矛盾和資本家層的政權，日處於動搖不安的狀況中了。這種事實，只須就戰後各國的罷工和社會運動的發展看，即可獲得證明。由於這種恐

慌與危機，使得資本家層不能不加強其社會統治，金蝠寡頭獨裁主義的政治就在這基礎上出現了。這種獨裁主義是以發動所謂統一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去和別的民族鬥爭，並借此來消除內部的社會層間的磨擦力為目的的。就是說它在於把全國民衆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與反抗情緒，都引向民族的對付上去宣洩其仇恨，而移轉其鬥爭於對外的發展。因此它的政治作用，對內說是想消滅社會層間的盾矛以安定資本的統治，對外則具有強烈的侵略性的，成爲戰占的標識。即是說是他們想用國際戰爭來替換國內戰爭，把國內戰爭轉變爲國際戰爭的一種手腕，戰爭對於他們實有其政治上的必要。所以羅德斯說“因爲生活越美越複雜，複雜和困難乃不祇加於工人羣衆身上、而且加於中等階級的身上，於是各古文化國家中，便堆滿了危及社會安甯的爆急、憤怒和怨恨，自某一社會層所發生出來的能力，必須找到施用的地方，必須給一國外

的出路，庶幾不至於在國內發生爆烈”。當然，他這裏並未提到向外的出路即是戰爭，而是只說及經濟的和平的向外發展。但是就在那時以前的向外發展也是伴着戰爭而行的，因為這發展是經過長期的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相戰爭的，如像中國的鴉片戰爭之類是。更是經過長期的殖民地爭奪戰的，如像英國、法國、西班牙之爭奪美洲殖民地的戰爭之類是。至於到了二十世紀，向外發展的別名就是世界的再分割，這就更伴着巨大的爆發性的國際戰爭而行的，如像上次大戰就已經開始了這種紀元。因此所謂向外發展是在使國內的「憤怒的怨恨」，能「給一國外的的出路」，「不至於在國內發生爆裂」的企圖，實際上就只有發動對外戰爭。擺在我們目前的事實，就是德國和意大利與日本所提供的證據。意大利發動了對阿戰爭，用以消除國內的不滿。德國不能使其支票兌現而滿足民衆的要求時，累累一再發動其自動恢復軍備，恢

復萊因河武裝，更積極地鼓吹大日爾曼的民族主義和第三帝國，以轉移民衆的視線和精神，然而這些就都是直接走向戰爭的階梯。在日本，由於資本主義之內在矛盾使得工人農民非常痛苦，社會的不安和隱憂發展得非常深刻，於是便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用來轉移其民衆的目標。當然，所有帝國主義都正以此方法來宣傳其民族至上主義，而準備自相伙併和發動對俄戰爭，以期解除其政治經濟的危機。

這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帝國主義戰爭與反蘇聯戰爭，乃世界的資本家社會層，在無法和平地解決政治經濟的國內外的矛盾時，不得不使用的一種暴力手段，而這手段在帝國主義之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需要的，也是經濟政治之內在的發展的必然趨勢。政治經濟上的矛盾與苦悶，逼得他們非走向戰爭不可，因為在他們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乃至一切社會的制度上說，解決矛盾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只有戰爭的一

條道路，不管他們主觀上對戰爭是否恐怖和願意，戰爭又是否能夠成爲解決矛盾的手段，然而資本主義之發展的客觀法則決定了這種發展，所以帝國主義戰爭是必然爆發的，反蘇聯戰爭更是如此。

### 第三節 戰爭與經濟矛盾的 加深

帝國主義者把戰爭拿來當作解決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的手段而使用，而且在它們自身也的確沒有解決矛盾的更好方法，因此戰爭在其政治經濟體系上成爲不得不爆發的必然產物。但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果然可以解決一切矛盾嗎？事實適得其反，它不但不能爲它們解決矛盾，甚至只有加深其矛盾。不錯，帝國主義者用戰爭來救沒落，在某些部分也有暫時的小收穫，不能否認；並且這收穫就在戰爭加緊準備的過程裏，也可以多少表現一些。比如從政治方面

說，像德國目前厲行一種強化對外戰爭的獨裁主義，同時也強化了對內的統治，因而不但武力地把國內的反抗和政治危機，暫時相當地壓迫下去了（雖然這只是很暫時的），而且的確也利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口號，利用對外一致爭取民族帝國主義之光榮的口號，把落後的民衆吸引着了，使他們在這種精神之下，一時被催眠着忘却了現實的壓迫和痛苦，忘却了社會階層間根本的矛盾，轉移其一切憤怒與怨恨乃至反抗去向着別的國家和民族，而信賴與擁護少數社會層之帝國主義的企圖，確使社會獲得一時的安定。又如意大利之發動對阿戰爭，在其野蠻的勝利之下，也不能說墨梭里尼沒有因此暫時又堅定了意大利落後民衆對他的信仰，用全國對外侵略和戰爭狂熱，掩蓋了國內矛盾之一部分，暫時穩定了他的統治。這一理由，就在帝國主義自身也是承認的，所以當意、阿戰爭緊張時，帝國主義者的新聞記者和英國的政客們

都一致地說，墨梭里尼之發動對阿戰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他十餘年來統治着意大利，不但沒有把他從前要求民衆擁護時所發的諾言兌現，而且民衆的痛苦日益加深，因而不滿的情形到處滋長，所以不能不發動對阿戰爭來建立一次殊功，用以鞏固他的信仰並安定社會。又說如果對阿戰歸於失敗，那麼墨梭里尼便會倒台，而意大利大有紅白易幟的可能。甚至說英國之所以不敢過於加緊壓迫意大利，而要採取遊移軟弱的政策，也有顧慮到墨梭里尼被迫倒台，恐怕在意大利發生可怖的後果，而動搖到全歐洲社會的用意。現在意大利獲得相對的勝利了，雖然它在國際上和阿比西亞都尚有無限的困難與阻力存在，但至少暫時墨梭里尼是可以告慰於他的認識不足的大多數民衆，而重新獲得他們的信賴和擁護，以穩定其統治於一時，在目前減輕其社會的不安的困難。由此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用對外戰爭來掩蓋和減輕其內

部的政治矛盾，這在某一方面和某些立場上去觀察，亦自有其些微的效果的。自然，若從別的方面說來，倒又是它的危機之加深。

在經濟上，也是同樣的。循環發生的鼓脹病，在某些時候雖不完全是經過戰爭才洗滌了的，但以戰爭爲其最大的有效的洗滌劑，這我們在前面已經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第一次大戰作爲實例，說明戰後得以復興的部分原因了。雖這原因並不是唯一的，但至少是諸種理由之一。不但如此，就在戰爭的準備加緊時，帝國主義經濟之某些部分的活躍，也是不可否認的，不過在這種條件下刺激起來的經濟活躍，根本就是畸形的和不平衡的發展而已。實際的事例告訴我們，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的大恐慌，到現在是相當地得着某些部分的恢復，可是這種恢復和其發展，假使稍加考察，就可知只是軍需工業和與軍需工業有關的工業大加發展，造成一般的經濟狀況之略爲轉好。這種現象不但在恐慌相

當回復期中表現出來，就在恐慌中已可以發現。因為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軍火貿易和世界貿易本是同樣下落的，而到一九三二則軍火貿易便獨自上升了，一九三二年已由百分之五八升至六三·七，一九三三年更升至七五。當然，在近兩年來軍事工業是更為猛進的，在日本，却主要的是以軍事工業之發達，才造成生產活躍的壯觀。其它如德國，最近也是以軍事工業作為生產活動的中心。由此可知戰爭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洗瀉鼓脹病的作用，並且能使其在恐慌中恢復其某些部分的活躍，雖然這活躍仍是不生產的、屬於資本主義之浪費方面的活躍。

雖然如此，戰爭果能解救資本主義的危機嗎？實際的結果却是反面的結論。因為戰爭對於資本主義雖盡了洗瀉的作用，然而這洗瀉却不是資本主義的生長和發展中的自然洗瀉，而是一種毀損資本主義之生產和浪費的洗瀉，這洗

瀉並沒有提高資本主義之生產力和消費力，它到是妨礙甚至降低這些力量之正當的發展。所以當戰爭時和戰後的生產不足，並不表現社會生活以此提高，消費口味轉好，因而使商品能以此繼續暢銷，使資本的根苗，在豐美的園地裏茂盛肥大起來，而是社會的貧乏，人民生活的更加困苦，因而消費力更加薄弱，是物質生活之生產的不足的貧乏症。上次大戰之後，接着在歐洲發起了嚴重的恐慌，一直要到這戰爭的和恐慌的喘息稍定，才能有一九二二年以後的復興，就是這個道理。在那次大戰中，固然一般的正常日用品的生產非常缺乏，人民生活非常痛苦，就在戰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之間，交戰國的許多工業，其不會轉變為軍需工業借以獲利的企業大部分都因戰爭的破壞或經濟恐慌而倒閉了，到戰爭過去之後，仍因資本之缺乏不能恢復。就說一般大賺其錢的軍事工業吧，亦因戰爭停止生意上的銷路頓時大減，一時又不能從軍需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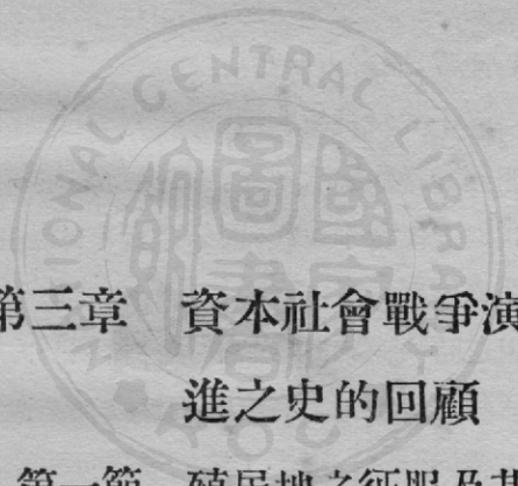
業的生產立刻轉變過來，因而無法活動，暫時歸於停滯。所以那時如像德、法、比等國家，都是工廠倒閉停工、貨幣跌價、金融紊亂，甚至罷工運動發展，社會呈極度不安定的現象。這就是說，戰爭一方面盡了對資本主義之洗滌作用而消除其鼓脹病，但另一方面却又把它轉變為貧血病，根本的矛盾並不能由戰爭解決，反而使它加深了。特別是在政治上，帝國主義者利用戰爭來轉移民衆對內視線，使作對外的民族間的鬥爭，且以戰時的軍事紀律統治着民衆，然而在它的強力被戰爭所消耗和弄薄弱了的時候，在戰爭的殘酷壓迫和社會生活過度惡化時，一般的民衆生活困苦到不能忍受時，挺而走險地加倍爆發出來的對內抗爭，便比平時更為猛烈，而社會的不安也就更為利害了。這是有上次大戰中所爆發的俄國革命，和戰後普遍在歐洲發生的騷亂與全世界的殖民地革命運動的事實，可以證明的。

帝國主義者正因國際間政治和經濟的矛盾無法和平地解決，即各獨占資本間對於市場、資源、殖民地的分割，通商的自由和互惠等等，不能和平地解決它們的對立時，才不得不訴諸戰爭。然而戰爭便是武力的強制掠奪，這一獨占資本集團有所獲，那一獨占資本集團便有所失，根本不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與經濟矛盾的解決，只是增加了更深的矛盾和怨惡。因為武力的搶奪，在得之者固屬滿意，而失之者便爲了必須生存而要起來再爭奪。所以戰爭起於獨占資本間的競爭，而戰爭的結果並不是解決了這競爭，反是包含了市場的再分割的新的競爭，一次戰爭的結果，就爲此種下了再戰之因。事實指示得很明白的，上次大戰本是德、奧集團帝國主義的市場殖民地擴張要求所引起的，這已是世界市場和殖民地之再分割的企圖的一種戰爭了。然而這次戰爭的結果，更加剝奪德帝國主義獨占資本之世界的寄生地盤，使它更爲憤懣和不

滿。不但德國，就是意大利，一樣因為這種分贓的不均而發生了不滿。所以在現時的歐洲政局，就以德國要求世界再分割，意大利要求其獨占資本活動範圍再擴張，成為重要的根本矛盾。在東方則有英、日、美對於遠東市場與殖民地之再分割的爭奪，而表現極度緊張的政治局面。另外，此種市場的分割與搶奪企圖，大家且集中地以蘇聯為對象，因而帝國主義與蘇聯的衝突，也成為目前國際政局最緊張的一面。由於這種原故，所以第一次大戰並沒有把帝國主義的經濟的矛盾在世界範圍加以解決，甚至種下了二次大戰爭之因，且在目前已達十分緊張快要爆發的境地了。戰爭並不能解決帝國主義者間的經濟政治的矛盾而在一次戰爭後建豎出永遠的世界和平，只能在戰爭之中開闢出世界大戰之再起的道路，永遠成為威脅與破壞和平的因子。

一切帝國主義都想以戰爭來發展自己的資

本主義，救濟自己的恐慌，然而在戰爭並不能開闢一片新的市場，不能達到世界完全由唯一的獨占集團所獨占的境地，因而那市場的缺乏，生產的過剩現象，始終不能由戰爭所掃除，於是經濟恐慌只有遵循週期環律而向更深的危機發展。不但如此，由於戰爭的毀滅和浪費作用，它更會使資本主義腐化而束縛其生產力之發展。戰爭不能消滅資本制度之私有性，因而由於生產集中與獨占的發占所產生的貧富階層之加深的對立，也不能由此消滅，於是同樣不能掃除政治的統治上的危機。甚至由於戰爭使大多數民衆加速地破產，另一方面使在戰爭中的投機的資本家更加速地走向集中與獨占的道路，因而愈益加深了社會階層間的對立，而自己製造着統治的政治混亂的危機，導出國內戰爭危及自己。



### 第三章 資本社會戰爭演 進之史的回顧

#### 第一節 殖民地之征服及其 分割戰

在第一章第一節裏，一般地指出過戰爭在  
任何時都和那一社會的生產關係緊相關聯，甚  
至體現那一社會的經濟關係的利害衝突，這原

則在資本社會是一樣適用的。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一開始發生和成立時，一切戰爭就是與資本利益相連繫的，都是為資本利益而戰爭，這裏我們只須回顧一下資本主義發展史，和其發展中所發生的一切國際間的戰爭的性質，便可以明白。

十五六世紀的歐洲經濟，在許多城市已經開始資本主義的萌芽，雖然這時並不能算是正式的近代資本主義，而只是資本的儲蓄和積累，準備着新的資本主義生產之到來的必需條件。但這時的商業活動是資本儲蓄唯一方法，商業活動需要手工業高度的發展，商業活動促進了工業的發達，而手工業的發達亦更推進了商業的活躍。所以這時的商業活躍與手工業的高度發展，都是直接產生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初步基礎和準備條件的，也可以說要追尋近代資本制度發生的起點，應當從那裏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分割為三個主要階段，其原始的最初階

段，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它是以商業的優勢保證工業的地位，甚至支配工業。第二個階段是工業資本主義，這時工業反賓為主，以工業的優勢來維持商品的活動，亦可以說工業支配了商業。第三個階段是帝國主義，它可稱為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金融資本結合於工業資本，由它壟斷和支配了一切工商業，當然同時綜合了一切工商業，組成巨大的世界性的獨占集團。

資本主義無論在那一階段中，都以市場為其主要的問題，到了發展的第二階段以後，原料問題的重要性，也有使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不可分解的關聯作用，再到第三階段，甚至連投資市場，即資本輸出問題也占了重要地位。市場問題既是資本主義自始至終的主要問題，所以就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也急切地需要世界的貿易的活動，沒有這種條件，工業資本的儲蓄便不可能。並且因此也會不能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不能促使手工業向高度發展，進到手工

工廠和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十五六世紀，不，就在十二三世紀工業資本已部分的開始了，不過那時還沒有進到廣大的世界範圍。這是歐洲的商人爲了發財和掠奪他們所謂野蠻民族的財產，而進行世界活動的時候。他們爲了發財深入遠行到許多未開化和半開化的民族中去，一半收買一半搶奪它們的金子、銀子、香料等等，但他們也得帶些爲土人所罕見或爲其所需要的工業品、半製品、或原料品等等去和他們交換。如此一方面商人獲了大利，它方面是工業品的需要增加了。然而那時的生產不要能適應這突然開闢出來的廣大市場，所以許多商業資本家和財主們，就開始投資工業，支配了工業，工業就逐漸發展起來。工業的進步更加促進了世界貿易的發達與需要，於是廣泛地發生了搶奪殖民地的殖民地政策。

不錯，從那時起，比較起來歐洲比非洲、美洲、乃至亞洲某些部分，文化是要高些，堪稱爲

文明人。然而，若果一進入他們爲甚麼要到那些野蠻地方去，和他們在經經的利益上，是怎樣對付那些野蠻人的問題之檢討時，那麼他們就是更野蠻的了。因爲他們是只知要錢不要一切的，他們是以欺騙、壓迫、強奪的方法去掠奪那些野蠻人的財產的。所以那時的商人，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兵士隨從，這在他們是說野蠻人野蠻，其實凡是打槓子的人不帶槓子，自然是搶東西不到手，也的確會隨處都被人打的。

資本主義在它的萌芽時期，即在商業資本時期，就需進行世界的強奪，那麼一切野蠻人不管怎樣野蠻，那保護自己和自己的所有物的簡單感情和知識總是有的，因此他們不能不爲了生存而反抗這些衣冠楚楚的強盜，這就引起了殖民地的征服和鎮壓的屠殺，引起了殖民地征服戰。資本主義初臨人間的最初的戰爭性質，就是殖民戰爭，但同樣是資本主義最初發展的需要，是以資本利益爲前提的戰爭。

歐洲的所謂文明國家，怎樣壓迫它們所發現的殖民地的土人，這我們首先舉西班牙爲例吧。它在安其爾烏不但無代價地奪取貴重的物品，用金子爲稅，並且強迫他們工作。在短期內就使那裏的土人減少了二十分之一，並在十六世紀初就完全滅絕了。這雖不是正式的戰爭，然而也是用武力壓迫而獲得的結果。美洲殖民地最早的占有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它們對於工人的壓迫和絕滅的殘酷都是一樣。當然不止西班牙、葡萄牙人對於土人才如此殘酷，就是英國人也是變本加厲地對付土人。他們在達斯馬尼亞槍殺了世界最後的新石器時代的民族，且置毒藥於肉中以誘殺之。在殖民地的掠奪中，雖因那些民族均缺乏近代的有組織的特性，而未遭受着大的國際戰爭的抵抗，但較小規模的戰爭，仍一樣是有的。比如墨西哥的阿茲忒克族，即與科德司所率的探險隊數度抗戰，始遭滅亡。祕魯亦曾與比撒羅所率之遠征隊一再抗

戰，比撒羅最後且借助於在墨西哥之西班牙援軍，才能征服之，這皆是十六世紀及其三十年代的事。英國之於印度，也是經過戰爭的。一七六一年英軍在普拉西及巴克薩連勝孟加拉和烏德之軍隊後，才逐漸統治了印度。而且事實上英國東印度公司自身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商業掠奪機關，而且是半軍事的掠奪組織。因為它是自備着軍艦，招募軍隊，遇有反抗即以武力解決。

爲了殖民地的占有與掠奪，即爲了歐洲各國之商業資本的利益，它不但有許多零星的征服殖民的利益，而且特別是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中，引起了這些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間的戰爭，和殖民地叛離宗主國的戰爭。美洲的殖民地，不，世界的商業霸權，原來都是在西班牙與葡萄牙人手裏的而在十七、十八世紀中，荷蘭與英、法等國，遂起而從它們手中，爭奪了世界的商業霸權與殖民地，在各處進行過許多戰爭。在英國克林威爾的時代，又發生了英、荷的商

業霸權爭奪戰，而驅逐荷蘭艦隊於不列顛海洋以外。一六五七年，英國更與西班牙戰，完全消滅了西班牙艦隊。一六六七年，荷蘭再度與英國戰，焚燬英艦隊於泰晤士河內。特別是英、法兩國對於美洲、印度之爭奪，更引起過英、法間的大戰。一七五四年在美洲爆發的戰爭，直至一七五九年法國的魁北克被英軍占領，一七六三年英國征服加拿大後，才完全終止。在印度方面，所謂一七五七年普拉西之戰，及一七六四年巴克薩之戰爭，亦同樣可視為英、法的鬥爭。至於爲了一定的資本主義集團利益之獨立發展，而發生的戰爭，可以舉出美國獨立的八年戰爭，和荷蘭對西班牙舉行的獨立戰爭爲例的。甚至就連拿破崙征服歐洲的戰爭，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因爲它不但是和英國在爭世界霸權，而且還帶有反抗歐洲的封建勢力，獲得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便利的意義。

所以若根據上述的事實來看，那麼資本主

義一開始降臨到人間，就由於它的利益要求，和各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中間的矛盾性，成為國際戰爭之根源了。雖然如拿破侖時代所引起的歐洲戰爭，其主要的性質是具有革命的意義的，又當別論，但一樣是以資本的利益為前提的。在十五、六、七、八世紀的國際戰爭的主要特性，乃是屬於殖民地的征服與爭奪性質的一種戰爭。縱然那時資本主義是以商業資本為主要性質，但它一樣是以創立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基礎，和開拓它的市場為前提的戰爭。

殖民地雖在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已有其需要，但它對於資本主義發展之重要性，還不如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那樣顯明。所以那時對於殖民地之征服與分割的意義，是不能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相對比的。因為那時對於殖民地的征服與爭奪，其意義大部分是立足在無代價地採取落後民族的財產上，立足在資本的儲蓄上的，一切先進國家的工業生產的命運，尚不完全以

殖民地來決定其生死存亡的問題。可是，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而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就不同了。歐洲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急速地發達起來，已不如手工工業時代，生產品的銷路可為單純的國內市場所滿足。即使那時也需要海外市場，然而並不是一定非有廣大的國際市場不可。可是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海外的通商和商品市場的世界化，簡直成了一切工業國家資本主義生死能否發達和邁進的根本問題，甚至成為它的生有問題。沒有廣大的殖民地，沒有廣泛的世界市場，資本就不能迅速地成長和高度地發展起來。英國之所以能夠成為資本主義最先成熟與發展的國家，這並不是英國自身之先天的問題，它和英國的殖民地比別的国家澎漲得快，有很大的關係。英國的商船與國旗，早已普遍航行和飄揚於全世界了。這是和它的資本主義迅速發達並進的。

因為這種緣故，所以在十九世紀的殖民獲

得與分割鬥爭，更加猛烈，而世界的殖民地，差不多也在這時期瓜分殆盡。國際間的戰爭，更主要的完全決定於世界殖民地和市場的瓜分與割宰，各主要國家的殖民地亦在這時特別增加起來。這增加，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即在上次大戰以前，更加顯著。伊里奇在帝國主義論中，早引用過胡伯納的『地理統計表』，說明了這種現象。在一八七六年英國殖民地為面積為二二·五百萬畝，人口二五一·九百萬，到一九一四則面積增至三三·五百萬畝，人口增至三九三·五百萬。它以三十萬畝的宗主國土地，四六·五百萬的宗主國人口，統治了三三·五百萬畝土地和三九三·三百萬的人口。在面積上增加了三三二倍多，人口增加了相近十倍。在俄國殖民地面積由一七·〇百萬畝增至一七·四百萬畝，比宗主國面積增加了三倍多，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以上。在法國是從面積〇·九百萬畝，人口四·〇百萬，增至面積一〇·六百萬

籽，人口五五・五百萬。面積增加了二十倍，人口增加了六七倍。在德國，一九一四有殖民地二・九百萬籽，人口一二・三百萬，比本國增加了面積四五倍，增加了人口百分之一九弱。日本本國只有土地〇・四百萬籽，五三・〇百萬人口，但在一九一四年却有〇・七百萬籽土地，七二・七百萬人口，土地約增加一倍，人口約增加三分之一。這樣看來，整個世界已被它們瓜分完了，剩下的只有少數半殖民地國家，如波斯、土爾其、中國等等。但這些國家，差不多都是各帝國主義的公共掠奪場所，大家在那裏保持着相對的均勢，誰也尚不敢一口吞下去，所以才未完全成爲某一帝國主義的單純殖民地，如像土爾其與中國，就是如此。就是波斯，過去也是英俄共同逐鹿的一個半獨立國家，所以才一時不會變成任何一國的完全殖民地。

因爲資本主義達到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商品銷路的市場和原料問題，都直接關係於本

國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命運，而殖民地的瓜分鬥爭更形猛烈，所以十九世紀以來的國際戰爭，更緊密地和資本主義國家奪取殖民地相關聯。自然，在國際戰爭中，有些著名的戰役，是以完成近代的民族國家和獨立而發生的，但這種戰爭一樣是各資本主義之獨立的堅固的集團的形成和對立的戰爭，或者只有僅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而連帶發生的戰爭。在前者我們可以舉出意大利的獨立戰爭，德國的統一和其反抗法、奧的戰爭爲例，後者我們可以舉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反抗外敵普魯士和其內奸的戰爭，作爲例證。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亦有許多著名的大戰，是爲分割和搶奪殖民地而爆發的。一八五七年印度對於英國的反抗，英國以殘酷的屠殺鎮壓的結果，印度便被併合於英國，成爲完全的殖民地。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年著名的克里米戰爭，這不過是英、法、俄互爭地中海西北沿岸與土爾其之殖民地的企圖；乃至爭

取海洋通路的戰爭而已。一八七七年土、俄之戰，也是俄國向外發展和開拓殖民地的企圖引起的戰爭，不過其願望爲法、英所阻，而卒被柏林條約束縛住罷了。一八九八年英、法兩國因爭奪埃及，幾由法紹達事件暴發大戰。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日、俄兩國亦因爭奪朝鮮與東三省而發生大戰。一九一一年意大利爲了兼併的黎波里，遂與土爾其發生戰爭。如果再就征服殖民地和強迫弱小民族開放門戶，割讓土地與特權來說，那麼一八八一年荷蘭農民在南非與英國所發生的馬米巴山之戰，和一八九九年南非戰爭中英國顛覆奧倫治與脫蘭斯瓦二共和國之戰，以及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一八九六年的阿多瓦戰役，一八六〇年中，英的鴉片戰爭，和此後繼起的英、法聯軍、中、日戰爭、八國聯軍等等，都是這類戰爭的顯著事實。

資本主義自開始萌芽以來，便具有世界的侵略性，和內部集團間發展上的矛盾性，所以它

一方面是以世界的掠奪與市場的擴張，而必然地和一切落後民族相鬥爭，征服殖民地的戰爭便不斷的發生。另一方面則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就在初期的殖民地與市場的瓜分上，也是互相矛盾的，因而就生長着殖民地瓜分之相互間的爭奪戰爭。但不管是那一種戰爭，都由於資本主義本身之世界的寄生性和私有的壟斷間之競爭的不可調和性這些根本矛盾所決定。資本主義的世界發展，都帶有強盜性，商品背後帶着搶炮炸彈，商船背後拖着軍艦，一切國際戰爭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根本就是爲了資本利益而發生的、甚至是不得不發生的。

## 第二節 世界的再分割的帝國主義大戰

在前節中，我們已經把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略爲說過了，不過假使就全世界一三三·九百萬畝面積來說，英、俄、日、法、美、

意六大強國共占去了八一·五百萬方籽，而比、荷等次等帝國主義國家又占去九·九百萬籽，波斯、土爾其、中國之類的半殖民地國家占去一四·五百萬籽，其它各國只占二八·〇百萬籽。如此，所以世界上再沒有空的土地供帝國主義殖民了，市場的壟斷大半也是隨殖民地分割而被獨占了。加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最初尙只是把一切落後民族作為投貨的市場，但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逐漸地加速其資本的輸出，而且不得不把世界都按照它自己的模樣加以改造，因此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也不能不跟在它們的後面，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如像印度、澳洲、中國這些民族，都是如此。因為這種緣故，所以帝國主義時代的生產力是特殊地提高了，然而市場則不但沒有增加，甚至在種種關係對比之下，反而縮小了，市場的恐慌以此更甚於往昔。所以這時找尋殖民地的問題，已不是各自去發現新大陸，哥倫布式的新殖民地與市場的發

現固屬不可能，就是魯濱孫式的荒島也不能發現好多了。這時它們要爲自己開闢新市場，找尋新出路，其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去爭奪，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之世界再分割的要求。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因生產力的猛進，使它不能滿足於已有的殖民地和市場，都不得不向別的國家手中去奪取，因此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便愈益加緊了，戰爭遂成爲不可幸免的趨勢。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它和資本主義前一階段的戰爭的差別性，也就在於前者是世界的再分割戰，後者只是殖民地的征服與爭奪戰。

世界的殖民地和市場的分配，由於資本主義在各國發達的早遲不同那種歷史的事態的差異，所以在帝國主義國家間，是很不均勻的。資本主義發達得早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擁有很廣大的殖民地和市場，而別的國家則占得很少，世界的再分割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要求。一九一

四年的世界第一次大戰，就是這種世界再分割的戰爭的開始。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算英國，它所領有的殖民地也是最多的，其面積要大過本國三百多倍，約占全世界領土四分之一，五大洲之內到處都是它的殖民地，而且扼着世界交通的要道，執着各海洋的霸權。它的殖民地比德、日殖民地合起來要大十倍以上，比德、法、日三國和起來還要大二倍半，即比俄、法、德、日四國和起來也還要大些。並且它的殖民地都是比較富裕而居於重要位置的，比如埃及和印度新加坡，是控制了歐、亞的海道，而印度、澳洲、南非聯邦、加拿大，又都是出產豐富的殖民地。法國，殖民面積也比日、德兩國相加的數量大二倍以上相近三倍。俄國殖民雖也比較的大，不過它所占據的地方都很貧瘠的。可是，假使我們依據各帝國主義國家之資本主義發展的對比，來觀察殖民地的分配之失其平衡，就可以明白它怎樣不能滿足那些新進的資

本主義國家。在全世界最新進的資本主義，主要的有三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不過它被隔離在美洲大陸，那裏在它的門羅主義的掩護之下，主要的除掉和英國競爭外，尚可以發洩它的資本主義的貪慾。然而在日本和德國，特別是德國，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非常猛進而迅速的。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和中葉，它尚只做着內部的統一工作，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其資本主義便蒸蒸日上，一躍而為大工業國家，其煤鐵的出量，竟駕英國而上之。這兩種產業是資本主義發達的主要指示器，於此我們已可想見其資本主義發達的高度了。他如光學、玻璃、藥料和別的化學工業，也是獨特成為最先進的。獨占資本的發達，在德國比任何別的國家都來得快，所以它的資本主義具有特別堅強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其一切新的發明品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往往出現於英國市場而尤為英國所未夢見，在世界商業的競爭上，德國已成了英國的大敵。以蓬勃

發展的德國資本主義，而被局促和範圍狹隘的歐洲和少數較為貧瘠的殖民地中，這自然是德國帝國主義者所不滿足的，世界的再分割的要求，當然成爲它的主要對外政策。

在這一政策之下，德國首先即乘英國有事於非洲與荷蘭農民戰爭時，盡力在非洲及太平洋擴張殖民地，並建立巨大的海軍，且於一八九〇年攫取英國黑爾部蘭築成巨大的海軍要塞。它一意要和英國爭雄於世界海上，謀奪取英國的市場和殖民地。又德國的雄飛當然是使法國日夜不安的，德國要能和英國爭霸世界，首先亦必挫敗法國而去其臥揚之側的強敵，所以由於與英國對抗而和法國對抗，從抗法而達到抗英，原是很自然的一貫的政策。德國在海軍上雖逐漸強大，但單方面的海洋政策却爲強大的英國海軍扼制其波羅的海的門戶，於是爭取世界市場與殖民地的雄圖，不能伴着大陸政策而並進。圍困德意志這隻猛虎的最弱的籬巴，當然

是東南歐的一隅，德國遂從那裏大施其衝擊的威力。奧國至普，奧戰爭以後，差不多已完全屈服於德，等於實際上合併於德國而受其指揮了。南斯拉夫和巴爾幹的諸小國，都非德國之敵，所謂東方病夫的土爾其，更不能抵抗德國的侵略。因此德國的企圖便想從多腦何流域的征服找出一條到達地中海的路線，甚至想壟斷小亞細亞而控制紅海威脅印度，爭取已落在英國手裏的殖民和市場。當然，這種企圖也是法國乃至俄國的重大打擊。德國這一政策的活躍，一方面表現於助奧抗俄的政策，另一方面則表現於一九〇八年奧大利得德國之助，而從土耳其手裏取去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二省，以及威廉第二常遊雅典、君士坦丁堡、巴力斯坦、耶路撒冷，和以德國軍制與軍官改革並教練土耳其軍隊等等事實上。不但爲此，德國是以日爾曼主義包括了荷蘭人、斯干的那維亞人、佛來銘人、比利時人與日爾曼瑞士人，

這種企圖並表現了它就在歐洲範圍內，也要成立其巨大帝國，組成包含許多殖民地的德意志國家。就在遠東方面，德國也因在中國取得膠州灣，而豎立了它在遠東的太平洋上的根基。

對於殖民地和市場之擴張與再分割的要求，並不只是德國，俄國亦想把君士坦丁堡攬為已有，更經過塞爾維亞而至亞得里亞海，伸其魔手入地中海，由此以與列強爭取世界的殖民地和市場。當然，法國不但久已垂涎敘里亞，而且也思染指於巴爾幹半島。英國、意大利莫不對於巴爾幹具有排斥別人，而將其變作自己的殖民地或市場的企圖。所以在一九一四年的前夜，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殖民地和市場之再分割的衝突，德國為其資本主義的魔力所鼓舞，必需衝出藩籬要求分割別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市場，而英、法、意、俄等國，則決意要圍困這一個新興的強大的帝國主義，不許它分潤，拚命要保持自己已得的殖民

和市場不肯放手，甚至要和它爭食最後一點殘餘，這便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大戰爭的原因、背境和意義。

各帝國主義的獨占的財政資本，本來是爲了獨自地統治世界，大家都以爭奪商品銷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等等而進行侵略，引起自己互相間的鬥爭。英、德本是爲了統治非洲、小亞細亞和巴爾幹而衝突；法、德本是爲了向德國奪回亞、勞二州而衝突；俄國也本是爲想佔巴爾幹與加里西而與德國衝突；但它們却在戰爭中和戰後都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去。德國說是俄國先進攻，俄國則說德國先進攻，英、法則說它們是在保護中立的比利時而仗義抗德。其實它們早在戰爭爆發之前，進行其祕密外交與軍事同盟和軍備擴張的暗中的戰爭比賽了。當時是英、法、俄占在一邊，德、奧、匈、土、爾其和保加利亞占在一邊，各自都祕密地結成軍事同盟，互相對抗，互相攻擊，決沒有一方

是自衛與退守的，它們在祕密的同盟外交之中，爲了製造出向敵人開始的公開口實，甚至不惜採用暗殺政策。所以奧太子的被殺並不是上次大戰的原因，而是各獨占資本集團之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固有的投貨、投資乃至掠奪原料的市場與殖民地，不能包容其發展時，才爆發出來的。但戰爭的結果，並不能解決這些矛盾，反而使其更爲加深了。所以第一次大戰的解決中，就包含二次大戰加速生長的因素，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裏我們且從戰後的國際的政治經濟的發展過程，加以事實的考察，略爲說明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產生了凡爾塞和約，和在它的體系與精神下成立的國際聯盟，而且各戰勝國都把它們當作永久和平的基礎。但凡爾塞條約不過是一種宰割弱小的分贓契約。國際聯盟也是一樣，本身就是少數強大帝國主義的御用機關，特別是英、法的御用機關。它們是利用它來有組織地約束和宰割弱小民族，

甚至是一個用以對抗那和它們處於對立地位的國家之巨大的軍事同盟。在成立的當時和這一二十年來，它都特別主要地成爲一個壓迫戰敗國與反對蘇聯的工具。它不但並非和平的主持者，甚至是戰爭的主持者，盟約的十六十七兩條就表現得非常明顯。凡爾塞和約盡了榨取德國的一切能事，它把戰爭責任全推到德國身上，規定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德國應償付賠款二百萬萬金馬克，甚至在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達到頂點，才借用這種陰謀的外交手段，以爆烈其導火線而已。所以德帝國主義者羅爾巴哈就公開坦白地說，『奧皇太子的被刺，我們認爲是幸事，因爲反德意志的大陰謀得以在預定的期限以前爆發了。若再遲兩年才爆發戰爭，那對於我們就更困難了。』就是他明白地供認奧皇太子被殺是預定的而非出於偶然。不過他沒有坦白到底，也把德國想將荷蘭人，斯干的拉維人，佛萊人，比利時人等等，都包括起來組成大日爾

曼帝國；想橫斷巴爾幹、小亞細亞，並由此出征世界的理想供出。也沒有把它在摩洛哥進行的反法的煽動陰謀，以及在波蘭、立陶宛、烏克蘭的劫掠供出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已牽動全世界，但其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衝突，尚只在歐洲和其附近，所以那最猛烈的戰爭也只在歐洲舉行，其次是小亞細亞與非洲。至於在遠東和美洲，尚不過是零星的野火而已，所以主要的損失亦尚多由歐洲的民衆擔負之。自然，德國的潛艇政策破壞了許多商船和商品，世界的勞動者的血汗也就此化爲烏有了。但恐怕無論如何是不能和下次大戰爭所能加於世界民衆的損害相比擬的。

帝國主義者所幹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爭，原是因爲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通牒德國要求二千二百六十萬萬金馬克的總賠償。就是保加利亞那樣小的國家，也要求它償付二十萬五千萬的金佛郎的賠款。在實在的物質賠

償上，德國曾以一千六百萬噸商船抵償協約國的船隻損失，德國並且每年應供給法、比、意三國三千九百萬噸的煤，並將薩爾區的煤礦開採權割給法國。在土地上的變更，德、奧均被割裂得肢體不完，德國的亞、洛兩省被割還給法國，普魯士的一部分割讓給波蘭。奧國被割裂得更慘，它前戰擁有五千萬人口，而現在則只有六百萬人口。在大量地分別榨取之外，並特別加以政治的壓迫，協約國在凡爾塞和約中把德、奧的武裝解除了，只許德國有十萬常備軍，不許建立空軍；戰前的海軍軍艦在戰後大部分被折毀，而萊茵河區域被禁止設立武裝和施行軍事動員。海外的殖民地，那是被英、法、意、日、美等國完全瓜分了。

我們只從凡爾塞和約對德、奧的種種規定看，便可以明白勝利的帝國主義者之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甚麼正義，而是賠款、煤鐵、土地、殖民地。然而這種結果更加束縛了德國資本主義之

發展，使它不能不用更大的努力來反抗它的壓迫者，冒險地拚生命來爭取它的帝國主義出路，要求世界的再分割。歐洲和平的威脅和帝國主義間對立的矛盾，也就以此爲主要的結癥。德、法的對立，德國與蘇聯的對立，甚至德、意的對立，都根源於此而產生，且比戰前更加尖銳了。不特德國不滿意於戰勝國之獨霸世界而壓迫自己，就是意大利也因參戰的結果，英、法並未實踐一九一五年誘請意大利參戰時所發的諾言，使它多分潤得一點殖民地。在意大利認爲應當補貼給它的非洲殖民地梯貝斯蒂和包爾古二區域，那是它用以完成其殖民地延長里維亞南邊界到窄得湖爲止的計劃的，可是亦未能實現，反被一九一九年的英、法協定，把這二區給了法國。在歐洲方面，最重要的是阿爾巴尼亞應當劃歸意大利的問題，使它更爲不滿。因爲那裏不但有豐富的煤油，並且如果得到了那塊土地，則亞得里亞海就成爲意大利的內海，意

大利以此爲根據即可爭奪地中海的霸權了，然而英、法却阻止了它的合併。當然，還有奧國與東歐問題，意大利是想操縱中東歐的政治經濟大權，以便東通巴爾幹而更東伸入亞洲的。但是這不特碰着德國，德、奧合併的南下政策與之抵觸，且還遇到法國在那裏樹立的小協約國集團的壓迫，而與法國的霸權相抵觸。另外，意大利的殖民地擴張計劃中阿比西尼亞唯我獨有的政策，意在從這塊殖民地完全取得和強化起來以後，可以造成意大利在紅海口樹立它的直布羅陀的英國式的優勢，借以脅威英國的埃及而控制歐、亞通路，且把地中海變成意大利的內海。因爲這些，所以意大利與德國是對立的，與英、法也是對立的。在英國和法國，雖其現實利害衝突比較少些，但，因英國不讓法國造成其獨霸歐陸的優勢，因它要扶持德國建立其反蘇聯的先鋒勢力，所以總是常常抱着在一定限度內袒護德國的政策，而與法國的仇德政策相對

立。並且英、法都是慣用那以鄰爲壑的政策而互相暗鬥的。比如英國不惜犧牲和約與國聯而坐視德國重振軍備，恢復萊茵區武裝，而不願參加制裁，如此去加深法國的憂患，於是法國亦以羅馬協定默認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自由行動，犧牲國聯盟約而不願參加制裁，以移禍於英國，就是一例。如此則在一切國際問題上，英、法間也是暗中對立而不能根本協調的。由於各帝國主義在歐洲都各人爲了自己的利益，爲了殖民之再分割的爭奪，和政治經濟同盟的集團間之對立與鬥爭，構成根本不能調和的基因，遂使上次大戰所遇到的一切困難，不但絲毫未獲得解決，且日益加緊奔向二次大戰的道路走去，在歐洲埋下了許多火藥庫。

在世界的範圍內，第一次大戰雖盡了對於資本主義的鼓脹病的一時洗瀉作用，但它方面則正因爲戰爭的緣故，特殊地促進了美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之發展，甚至使許多殖民地與半

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亦趁此機會得着相當的進步，如像中國就是一例。特別是蘇聯的出現，從經濟上根本改變了它的性質，使帝國主義失掉了一塊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的投資、投資、市場，這是資本主義世界一個最大的損失。由於這些理由，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對於殖民地與市場問題，其變更的狀態一方面只是挖肉補瘡地由英、法、日、意、美共同奪去了德國的殖民地和市場，而另一方面則既失掉一部分最大的蘇聯的市場，又加添了日、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市場的競爭上的強力，使世界市場從整個的資本世界看來，完全是縮小的，是由上次大戰把它愈弄狹隘了。因為如此，所以戰爭中美國的資本主義深入到了英國殖民地之一切巢穴，爭奪它的市場而動搖它的殖民地統治權，甚至深入到歐洲的內部而統治了歐洲。日本也相對地奪取了英國的市場，特別是以此逐漸發展獨霸東亞的強力，大有壟斷中國封鎖門戶之

勢。美國乘大戰的機會而大事劫掠並大發其財，所以戰後的世界大勢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變化便是世界的經濟中心從倫敦移到美國，世界王冠也由倫敦移送到那裏去了。美國，對於歐洲，在戰時是貨物的唯一的提供者，在戰後也是唯一的投資者。一方面黃金不斷地向華盛頓流瀉，另一方面歐洲各國完全變成它的債務人。歐洲在戰後幾年中，簡直是依賴美國而生存的，美國在政治經濟上都具有支配歐洲的作用。在歐洲以外的世界，美國挾其巨大的雄厚的金元勢力，從經濟的關係上，從投資的關係上，都大有伸其魔手進入英國的唯一命脈的印度殖民地，在那裏和它相鬥爭的勢趨。從投貨投資上也使它和澳洲與加拿大乃至南美英國舊勢力範圍的關係，更加密切造成非依賴美國不可的形勢。所以特別是加拿大，簡直有由英國殖民地變成美國殖民地的可能。其次是澳洲，亦有這種趨向。因為如此，戰後歐洲諸國，如果要在私有的

財產關係上講道德，即完全償還美國債務或承認其債權的話，那麼歐洲自己是會貧乏下來而附屬於美洲的。於是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爲了反抗這種隸屬的地位，反抗美國資本的支配，遂出於賴債和建立的經濟同盟來對抗美洲，一切關稅戰爭和貨幣戰爭之產生的主要原因就在這裏。在全世界，英、美的世界對立，成爲戰後世界局勢之最大特徵。由於戰後英國的相對恢復，由於英國要奪回其市場和殖民地，奪回其世界支配地位的緣故，美國和英國便在歐洲以及它的各殖民地中，在南美和中國，就是說在世界的天之涯與海之角，都發生着矛盾和對立。英美兩國是世界的老牌的和新興的最大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所以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間最廣泛的對立也是它們。當然，日本的新發達，不但急切地要求獨占廣大的殖民地，因而要壟斷和封鎖中國，要霸占中國，驅逐英、美和一切歐洲國家的勢力出中國，而且也由市場的爭奪而深

入於印度，南洋羣島去奪取英國的市場，爭取美國的市場，以此與英，美在太平洋上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和對立。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唯一的最後市場，是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必爭的。雖然英國在目前爲了歐洲問題而和日本表示了多少的妥協態度，美國以其自身經濟恐慌和孤掌難鳴之故，乃至各帝國主義爲了共同反俄之故，尙未達到立即翻臉動武的時候，但這種對立總是日趨嚴重，以至衝突終於不免的。

最後是上次大戰的結果產生了蘇聯。蘇聯是上次大戰的碩果，然而它又是二次大戰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因素。因爲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之社會主義性，根本和帝國主義不能相容。這兩個體系的對立和矛盾是最根本的，它比帝國主義自身的對立矛盾更缺乏協調並存的可能性。在現時的資本主義世界來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性的生產方法與經濟關係，無論是在工人階層的政治影響上，也無論是在經濟的本身上，對於

資本主義都是一種威脅和損害，這是帝國所不能放心的。並且就資本主義國家之市場爭奪說，它們要再分世界，也是願意首先從這可被帝國主義國家視為無主之梨摘起的。德國與波蘭之處心積慮要瓜分烏克蘭，以為它們現時的殖民地和市場找尋出路，日本必須奪得西伯利亞，才能完成和保障其獨霸中國的安全，一切帝國主義都根本消滅這不認父母的逆子，並借蘇聯以作自己內部瀆怨不平的發洩工具，以此轉移內部的戰禍於異己，而企圖獲得同情和援助等等，都必然地要反蘇聯，而與蘇聯相對立。

帝國主義由於其生產關係上所存在的生產過剩與市場缺乏，和殖民地的再分割的問題，其矛盾並沒有因第一次大戰而獲得解決，倒是加深了這些矛盾。所以在這一二十年來，不但各種經濟會議，政治會議，軍縮會議和國際聯盟的終日忙於會議與決議案之起草和通過，然而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成泡幻，並不能找出絲毫的和平

道路，解決任何問題。而且每一會議的結果都只暴露各帝國主義之獨霸世界和互相排擊的陰謀，以此使它們之間更趨於不可調和的緊張狀態。各帝國主義之集團經濟壁壘的建立，關稅戰爭與貨幣戰爭之猛烈，一句話其經濟的衝突日益促使它們向着二次大戰邁進，所以各國的軍備的擴充，軍費的逐年增加，殺人的武器之驚人的改良，軍事同盟之加緊的締結，乃至那適合於戰時的經濟動員的國家資本主義統治經濟政策之普遍的實施，和鼓勵戰爭，與適合於戰時統治民衆及驅遣民衆上戰場的金融寡頭獨裁政治之發展等等，無一不證明世界第二次大屠殺快要到來。特別是在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經濟恐慌，使各帝國主義國家不能不努力於其資本主義的崩潰的救濟。但這些救濟的任何方法都引導它們走向和別的帝國主義相矛盾的道路。經濟恐慌愈加緊，便愈引導它們客觀地必然和別的帝國主義與蘇聯作堅決的鬥爭，滾入戰爭的

火坑中。

### 第三節 資本社會的戰爭的 發展法則

根據前兩節所述的事實和過程看來，戰爭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乃是它的生產關係之內包的因素和其矛盾之巨大的爆發性。因此在一般原則上，資本社會層內部的國際戰爭，都是爲了資本本身利益而舉行的，它始終就帶着掠奪性，爲了掠奪目的而戰爭，只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各個不同的階段，其掠奪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其次是資本主義戰爭，既然是依資本經濟發展的內在性而發展變化的，所以它因資本主義內在性的發展而是必然的，其矛盾就成爲生產關係上之客觀的必然產物，因此戰爭的爆發自然也是必然的。而且它在歷史的通流上怎樣變更它的性質與形式，也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變化而必然演進的，這裏我們試總結地來

考察一下資本主義社會戰爭之演進的法則罷。

首先我們需得指出的，即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爭，雖一般的都是以資本利益而進行的一種掠奪手段和方法。因為在資本主義商業性時代，那征服和奪取殖民地的許多戰爭，固然還保存着許多原始的直接搶掠的強盜性，是掠奪的戰爭，其實就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之殖民地分割戰和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的再分割戰，仍包含對於弱小民族的原料和勞動大眾的勞力的掠奪，包含着對弱小民族的領土的掠奪等等。甚至，既然是爲了再分世界而戰爭，那麼它一樣包含了這一羣帝國主義向別一羣帝國主義手裏掠奪其殖民地，爭取對於那些勞苦大眾的剝削和榨取的權利的意義。但這類戰爭，除掉一般的共通點外，亦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自身的變化，在同一中有其差別。很顯明的，在最原始的商業資本階段，那時雖已發生了對於殖民的征服和爭奪的戰爭，可是這戰爭更近於古代的野蠻人的掠奪

戰爭。它簡直到處多以武力和殘殺的手段，從那些野蠻民族的人民手裏，無代價地直接奪取金銀財寶，奪取一切爲歐洲所不常見的產品，而販賣於歐洲，甚至也掠奪人，武力地搶掠黑人，當作奴隸販賣。這時使用的大小戰爭的手段，雖同樣爲了儲蓄資本，作爲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前提，是依資本主義的利益而發生的，可是並不以工業生產品之商品的推銷爲其主要的的作用，因爲那時的手工業生產縱然發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不是非要有廣大的世界銷路來維持不可。就是說世界市場尙不成爲生產上主要的命運問題，只是爲了生產的發達和資本主義之成長而開始其資本和財產之積蓄而已。所以那種戰爭並不在於開拓生產所需的原料和生產品的銷售之市場，而主要的在由掠奪和一般的商業販賣以儲蓄資本，爲工業資本主義降生奠其基礎。

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成長和其發達的時代，一方面有反抗和摧毀各國封建政治堡壘與形成

大民族國家，用以確立資本主義之世界統治並保障其發展的戰爭，而它方面則有確切而固定的分割世界市場的國際戰爭。不過這時對於殖民地的經營，已經增加了為掠奪工業生產所必需的原料和銷納工業生產的商品之新的意義。殖民地的征服與爭奪，已經因市場問題而成爲資本主義生產的命運問題了，所以殖民地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的發達上更爲重要，並且更爲資本主義國家所急需了。因此自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各國殖民地的增加特別速迅，這時巨大的國際戰爭，也就都帶着殖民地的爭奪和分割的意義，至少也帶着爲了強迫通商和強迫提供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所需的賤價原料，與銷納商品的意義。在前一種戰爭事例是很多的，而後一種的戰爭則以列強最初幾次對中國所發動的戰爭最爲顯明。

當然，到了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已爲獨占資本的各帝國主義集團分割盡了，各弱

小民族都已完全殖民地化，這時的戰爭是以殖民地的懲罰和帝國主義再分世界爲其重要性質。而且因爲資本主義世界的聯鎖性已經完成，資本集團間國際摩擦和抵觸力已經增強，世界上已無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空隙，所以這時的戰爭還帶着濃厚的世界經濟恐慌之必然爆發的矛盾性。世界再分割的帝國主義戰爭，不只是簡單產生於資本主義發展上的需要，如以前的戰爭那樣，而且成爲資本主義之恐慌所迫不得不然的世界性的經濟矛盾之表徵。此時的戰爭，不再單純地成爲發展資本主義而使用的手段，已經變成用來解決政治的和經濟的恐慌之矛盾性的手段了。雖然它根本並不能解決恐慌和矛盾，更不能再發展資本主義，把它由戰爭推向前進，而恰恰是其反面。它更行加深了這種恐慌與矛盾，使資本主義生產力在它的毀滅和破壞作用下，在它的不生產的軍事工業畸形發展下，浪費和束縛了生產力。但從第一次大戰到現在的二

次大戰爭加緊準備的許多事實看來，帝國主義爲世界的恐慌與政治經濟的矛盾所苦，逼於不能不用戰爭來作暫時的不成其爲解決方法的解決手段，以救一時之窮，否則便只有坐待現有制度之崩潰。

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兩個顯明的傾向，一是集中化的傾向，一是向世界範圍擴大化的傾向。這兩個傾向，隨着歷史的演進而日益發展，因而戰爭也一樣伴着這兩個傾向前進。資本主義愈加發展，把社會的財富和生產工具，都集中起來操縱在少數巨大獨占企業手裏，組織和統治了全社會的經濟生活。因而當這些獨占間發生了武力搏戰的戰爭時，由於獨占企業本身，服務於戰爭之需要，遂把社會的經濟的機構，都集中到戰爭的應付上去了。所以近代戰爭，特別是在獨占資本形成以後的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把民族國家一切力量，都集中而使用。以前的戰爭只是參加戰爭的軍隊的任務，近代的爭戰却

要靠全民族各種力量來共同支持，才能取勝。不但如此，過去的戰爭是和社會一般生產活動一樣，主要的取決於戰士的強力和技巧，如同取決於勞動者的手技和勞力那樣。但自從資本主義的發達提高了生產技術，生產已變為科學的，勞動生產科學化了，所以近代的戰爭也把戰士變成工廠勞動者一樣，只成為機械的管理者。單純的人類的膂力與手技，在戰爭中已沒有決定的作用，戰爭本身就科學化和機械化了。正因這種緣故，所以經濟的生產活動，生產力和技術的強弱，反成為戰爭的決定要素了。近代戰爭，在這裏是一種生產的和社會經濟組織及其活動能力的直接爭鬥與對比。因此近代戰爭，要把全民族的經濟活動能力和人類的自然力一同捲進去才能應付。它的準備和實施都得要實行人力與經濟的總動員，就是說要集中一切勞力和生產活動來供戰爭的需要。事實是很顯明的，在第一次大戰時，各帝國主義都在戰爭中採用了國家資

本主義的組織形態，這就是戰爭的集中化的證明。在現時的二次大爭準備中，各國都預為施行一種統治經濟政策，都嚴密地計劃經濟的總動員，也計劃動員全國的人員來作參戰的兵士及其補充，預備為爭戰的需要而提供其全民族的物質與人力的消耗。甚至是以金融寡頭的獨裁政治形態來統一和吸引民衆的精神，使之集中於戰爭一點的，這更是近代戰爭的集中化的表現。

近代資本主義，其經濟羅網佈置於整個地球之上，即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本身存在得有世界性，其範圍達到從來未有的廣大，所以它的互相牽連和其抵觸矛盾在世界的每一隅都是存在的。這種經濟生活和其矛盾的世界性，把那戰爭的範圍也擴大成為世界的了。一個被決定了的正式的大戰之爆發，總是成為全世界的戰爭把一切國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捲入進去，沒有任何人能中立地處於戰爭漩渦之外。這種

事實在第一次大戰中已經顯明地表現出來，英、美、德、法、意、俄乃至歐洲的諸小國，固然都參戰了，就是日本和中國也參加了戰爭。印度、安南、非洲的人民，不但都為他們的宗主國而痛苦地努力供給戰時的物質資源，並且把那些殖民地的軍隊一樣大批地派到戰線上去當炮灰，也把那些殖民地的勞動者徵發到歐洲去服奴隸的生產義務與戰線上的苦役。這便是戰爭的擴大化的傾向。

戰爭在歷史過程中，那集中一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於自身的傾向，和它那擴大其範圍於整個世界而把一切人類都捲入漩渦的傾向，這只是使它更加發揮其野蠻的毀壞性和殘酷的屠殺威力，成為整個人類文明的威脅與不幸。

帝國主義的經濟，在世界範圍內各個集團間，常常處於不平衡的發展中。在帝國主義前期已有這一規律存在，不過那時世界市場還沒有完全被獨占，所以後起的資本即使超越地前進，

然因尚有空隙可以容其發展，因而尚可以輕快地演進，不一定要在全世界範圍內用戰爭的手段超越別的國家而前進，至少是不一定要頻繁地使用這種手段。但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則不然，一個資本國家的發展，如果要超越別國而前進，就只有訴諸武力。因為世界市場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然而這時的世界市場已不是可以自然地自由去瓜分，而是要強迫地用武力去再分割才能獲得，因此就必然遇到戰爭。可是戰爭的結果仍然不能造成這種平衡，因為戰爭的結果不是把戰敗者完全排斥於世界市場之外，使它走在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後面，便是乘戰爭的機會，別的坐收漁人之利的國家，因而能比苦於戰爭而被停頓其發展的資本國家，以較高的比率邁進。因為如此，所以這不平衡的發展律便在資本主義國家互相間，隨時造成壓抑與反抗的發展因素，也隨時造成其跛足的賽跑的形式。但，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以世界市場為條件，因而循環

地以軍事的力量要求世界的再分割，帝國主義的矛盾之尖銳化和戰爭的更加頻繁，便在這裏產生了。

我們幾次提到恐慌現象，在帝國主義時代是自有其特質的。它不只在市場相對缺乏的條件下，如像在前期資本那種情形下產生的，而是在市場瓜分殆盡，市場一般的不足，在大家愈趨貧窮，生產過度集中，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遭到過度的剝削與壓迫，而毀壞了它們的社會經濟的諸種條件下，以此降低了世界的購買力，使生產力與消費力間造成更大的不相適應的矛盾而發生的。所以它亦不能如帝國主義前期那樣，能由資本主義自然的發展渡過恐慌向前發展，反要用人工的方法才能有渡過的可能的。可是和平的人工的救濟方法，在近幾年試驗中，已經證明其收效很微，於是逼得它們不得不走向戰爭的冒險道路。由此可知，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濟恐慌已經成爲戰爭不可避免的決定因素了，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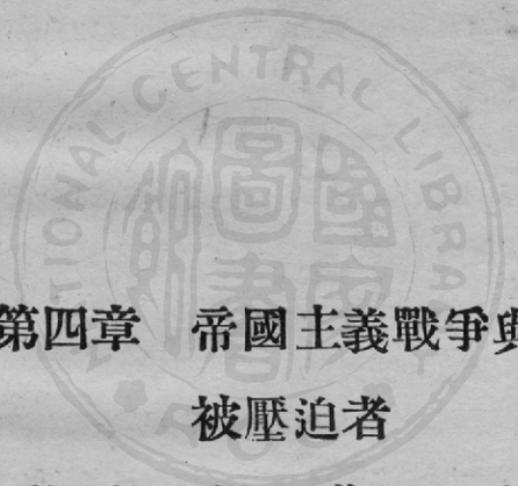
濟恐慌愈猛烈，愈會催促帝國主義走向世界大戰的途徑。然而經濟恐慌，在資本社會裏有定期的循環發展性，雖然自來並不是一有恐慌就會有戰爭，但在帝國主義時代，其恐慌對於戰爭爆發之決定的必然性，是日益增大的，因而那必然循環的巨大的深刻的恐慌，其產生帝國主義戰爭之循環發展的必然性，也愈益增大了。在帝國主義殞落之前，戰爭始終會依着這恐慌循環律而循環發展下去，絕沒有永久的和平。

這樣我們可以簡略地說資本社會的戰爭之發展法則，是依於資本主義本身之性質的變化，而變化其性質與形式的。它由於資本主義之集中化和世界性的發展，日益向趨於各民族國家之集中其全力以應付戰爭，和擴大化爲世界的撕殺的戰爭而前進的。它隨着資本主義之不平衡的和經濟恐慌的循環發展，而成了它自身循環發展的規律。自然只有到戰爭之社會的根源，根本消失，戰爭自身也才有否定之可能。但帝

國主義戰爭自身，亦同時具有對帝國主義的否定性。這是過去世界大戰已得了部分的證明的。這便是資本主義社會戰爭的發展法則。







## 第四章 帝國主義戰爭與 被壓迫者

### 第一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被 壓迫大眾

我們已經說過，從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以來，一切戰爭都與資本之生長發達的利益緊相關聯。雖戰爭的結果對於資本主義和其生產也有

損害，如像第一次大戰所告訴我們的，一切巨大的建築物、森林、生產機關、廠工、機器、商品等等之被毀壞；和平而自由的商業安全之被損害；金融財政之被擾亂；正常的日用消費品因為戰爭的窮困而降低了對它的購買力，遂使這些生產部門衰落；生產力的發展一般的被毀損和受了束縛；特別是戰爭的恐慌與其給予民衆的痛苦，會引起社會的不安與反抗，因而危害到資本制度的本身，都是不利於資本家社會層的。但是，無論如何戰爭是資本的利益，因為殖民地和市場的分割與再分割的戰爭，都是資本主義爲了要剝削那些殖民地的人民，採取他們的原料，勞動力等等，以此去增加自己的資本和財富而舉行的。假使拿歷史過程，第一次大戰的經驗來看，那就可以得着顯明的事實作爲例證。在資本的原始儲蓄過程中，商業資本主義靠着對於全世界的許多落後民族舉行的大大小小的強迫的掠奪戰爭，才使許多商人發財而發展起來的。可

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為近代的資本主義奠定根基，因此我們亦能說那些戰爭對於近代的資本主義之形成，是根本有利益的爭戰。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但那時的殖民地政策也是最活躍的時期，所以殖民地的征服和資本主義國家間殖民地的爭奪與分割戰，也正在這時更普遍而巨大地進行着。因此這時的戰爭正是為資本主義展開了國際的自由貿易和廣大的原料掠奪市場，完全便利了工業生產之飛速的發達和進展。因為這時舉行的那些國際戰爭，不但為各資本主義國家開拓了商品的世界銷路，強迫地把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以戰艦與炮口送到所有落後民族中去售賣和剝削他們，並且也用槍炮抵住他們的胸口，強迫地掠取他們的原料，寶藏甚至一切政治經濟的特權，以便利其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能夠無阻礙地輸出資本於一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並在那

裏直接建立工廠剝削賤勞動力，無限地積累它們的資本，都是用戰爭的威脅或正式的戰爭所獲得的結果。一句話，資本之儲蓄和其繼續不斷的增殖，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其制度的發展，這些在國際範圍內存在的有利的因素，都是從殖民地的戰爭中取得的。雖然到了帝國主義的最近階段，帝國主義戰爭已經無補於它們的整個市場的擴張，無補於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戰爭的利益在帝國主義愈向前去，將愈是微薄而且反必然會成爲埋藏自己的東西，但它對於某些部分的資本主義，仍然是有其個別的利益的。比如前面已經指出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許多五金工業，化學工業和一切有關戰爭的需要品的製造家，仍能借着大戰而大發其財，在近幾年的二次大戰準備中，即使百業凋零，可是軍火商人與軍需工業反大事活躍而大賺其錢，即可證明。如此說來，那麼我們說戰爭是資本的利益這一斷案，無論是從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展上說，或

從戰爭與戰爭的準備過程中之資本主義的現實收益上說，都可以得着鐵一般的事實以爲證明。

戰爭的利益雖能和資本的利益相協調，但它却是和被壓迫大眾的利益相矛盾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不過是爲了少數獨占企業家的利益而進行其世界的掠奪，却驅使下層的民衆供其犧牲。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當歐洲資本主義急速地向世界範圍擴張時，當殖民地政策極端活躍時，那些資本主義者就努力製造一種新的理論來麻醉貧苦大眾，說他們對世界所演的殖民地爭奪和侵略喜劇，是爲了國家和民族的光榮，是爲了全民族的利益。他們能在世界爭奪得廣大的市場和利益，即可以增加自己的民族的財富，那麼下層工人與一般民衆的利益，將會和資本家的利益同時增進，下層民衆生活便可以因此獲得改善，便可以在對外的侵略中提高了。這樣的理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下層民衆，的確也發生了相當的效力，所以社會的改良主義能在

那時特別發達起來。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黨從那時起，所以能獲得廣大的工人羣衆，與這種幻想不無關係。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黨之所以成爲社會愛國主義者，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投票贊成帝國主義戰爭，這也是它們變節的許多原因之一。自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殖民政策最發達時，它們本國的產業得着繁榮和猛進的機會，這在它們統治下的工人生活，也却有一點改進。可是資本家們在殖民政策和對外侵略戰爭中，他們是強奪了整個麵包，而工人則只有很少的麵包屑落到自己身上，這也同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但如此，資本主義對世界的侵略與戰爭中，由爭奪而發生了他們的資本主義，增殖和膨漲了資本，可是這巨大的資本是倒轉來被利用爲毀滅廣大的小生產者羣，更加形成了集中與獨立的資本主義的。這種資本的發達和增加，一方面更成爲在再生產中擴大並增厚其剝取廣大的勞動者羣的強力，它方面也成爲加緊其政治

經濟的統治的強力，下層民衆在這裏只能加深其困苦的陷阱，絕不能沾着他們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戰爭的絲毫利益。所以不管殖民地的侵略和世界瓜分與再分割的戰爭中，資本家社會層，怎樣發財，但畢竟下層民衆仍只能夠於永久的赤貧和痛苦中，不但不能因此獲得利益，而且只有使自己的境遇變得更壞。並且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勞動大衆要想從帝國主義的侵略與互相吞食的戰爭中獲得一點工資的增加，生活的改良，亦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下層民衆在過去出力幫助進行殖民地爭奪和分割戰的結果，把資本主義送到更高發展的階段，於是廣大羣衆的失業，更猛烈的經濟恐慌，便愈襲擊得利害，而資本主義在此恐慌的苦悶中，更不得已要回頭來，把一切損失推到下層民衆，使食其痛苦的後果。這裏我們且來考察一下帝國主義戰爭對於民衆的不幸的各方面吧。

近代的偉大的戰爭，它決不同於以前戰爭，

單單只是兵士和其勞力的消耗的對比，而主要的是以經濟力量相對比。因此，首先就是財政上的巨大的消費，從戰爭之準備期中的軍費支出起，到戰爭中的實際消耗止，這是一種不可計算的國家財政的浪費。關於戰爭準備的財政上的消費之巨大，這裏我們引出日本來作例證。它的軍費支出在國家預算總額中所占百分比，一九三一年爲三〇，一九三二年爲三七，一九三三年爲四〇，一九三四年爲四四，一九三五年更增至了四八。就是說在一九三五年中，其財政的支出，將近一半是用作軍費的。至戰爭期中國家戰費消耗，若以第一次大戰爲例，則其總戰費是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據法國財政總長在和會上的報告，說這次交戰國的總消耗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這是如何可驚的天文學上的巨大的數字啊！因此每個國家在戰後都負着巨大的國債，而近幾年來各

國預算中赤字數目的增加，又都是上次大戰和二次大戰準備中，軍費與戰費支出過巨的結果。可是我們曾經說過，在大戰中許多資本家仍是大發其財的，而且國家反以此變成他們的債務者，那麼這筆戰費和軍費的支出，很明白並不是從資本家的資本部分中支出來的。這種費用完全是由下層民衆與工人負擔了，工人的勞動剩餘價值實在是提供了這種消費的泉源。因為縱然國家在表面上是由直接的租稅中取得，但實際上則或者是由生活資料的物價之抬高，或者是由資本家對他們的工資的刻扣與減少，才總匯地經過廠主，商人等等之手，支付給國家的。即以戰爭的準備期而論，在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間，法國每人負擔軍費爲五四·四〇馬克，英國爲四九·〇〇馬克，日本一九三六年六月計算，每一日人約負擔日金二十多元的軍費。假使你只就有生產能力的人數來計算，那麼其數當又倍之。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工人農民對於戰

爭的消耗所負的責任之重了。近代的帝國主義戰爭機輪，是帶有一個巨大的輸血管的，它一頭接下層民衆的血管上，那一頭則向戰爭的機輪開放，戰爭經過國家軍費的形式，把民衆的血液盡量地吮吸着，使他們窮困饑餓。但這戰爭的機輪的轉動，却把從民衆身上吸來的血液原料加以提煉，在用大炮炸彈等等形式排出了原料渣滓之後，將其精華變成了貨幣，由另一個管子輸入資本主的荷包裏，使他們發了財。因為他們拋出了軍火武器等等，却收入了貨幣，戰爭就在這裏使人民受害，資本主得利。

戰爭對於被壓迫的民衆之經濟生活上的損害，當然還不止此。當戰爭爆發的過程中，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它以空前的毀滅和破壞力量，毀壞着許多人工生產品、建築物，使社會的物質遭着巨大的無用的消耗。而把民衆生活日用品的生產，大量地轉變為軍需品的生產，於是社會的生活必需品極其缺乏，生活昂貴，饑荒

也就隨着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了，在第一次大戰中，不但因戰爭破壞了俄國一切生產，造成了嚴重饑荒，要求麵包的呼聲普遍了農村和市城，因而導出了革命，就是德、法等國亦發生同樣的饑荒現象，便是證明。所以戰爭對於下層社會民衆的經濟生活，具有殘酷的破壞作用，愈是近代偉大的戰爭，民衆的經濟生活之被破壞愈甚，愈能使民衆破產，窮困、饑餓。

特別嚴重的問題，便是無量數的生命與肉體的被犧牲。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爲了戰爭都以強迫兵役，將全國的青年壯丁驅上戰場。而近代科學與技術的進步，特別表現於殺人利器之改良和競進上，因之對於兵士的殺害的威力也特別大。在密如雨點的槍子炮彈掃射之下，在爆炸範圍很廣的密集的飛機炸彈轟炸之下，甚至在毒瓦斯的殘酷襲擊之下，兵士的死亡和傷害率是特別地日益增加的。近代戰爭每一個正式的大戰場，總是延長至數千百里，這樣廣範圍的

戰區，都變成了人類的屠宰場，兵士的犧牲率之巨大也是很自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拿戰線上來說，它圍繞了德、奧兩國的全邊境，而彼此一進一出所達到的區域，更在數百里以上。就在名爲後方的區域，實際上也是可以當作準戰區看的，巴黎、倫敦，在那次戰爭中都同樣變着威脅與恐怖。自然，大西洋、地中海海面，這也是交戰國的海面屠殺場。所以在近代的戰爭中，所謂一定的戰區和戰線已失掉絕對意義而被破壞，這就同時表明戰爭的屠殺範圍之日趨廣大。在殺人武器日益精進的今日，在戰區或屠殺場日益擴大的今日，需要徵集的兵數也日益加多，而死亡傷害率也日益增大。上次大戰被調遣在戰線上作戰的兵士，共有七千餘萬人之多，而死傷的總額，竟達三千一百萬，這是如何偉大的一次屠殺啊！中國的詩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現在不是萬而是三千萬，這就是說近代的戰爭的實在的犧牲數目，已比從前的戰爭的虛誇的

數目，增大了三千倍。人命的草菅，在資本制度下才真真實實了！可是，上次的大戰爭還只能算是帝國主義的最殘酷的戰爭之第一次的試驗，很顯然的，拿那次戰爭中的殺人技術與武器來和現在比，可以說是唐乎其後了。因為那時天空的飛機襲擊，只在戰爭中途才較廣地使用，潛艇政策也是中途才展開的，至於機械化的戰爭和化學戰爭，就在大戰的終結期還是比較幼稚的。可是戰後的一二十年來，武器的改良一日千里，單就機關槍來說，一九一四年美國一師團的步兵，每分鐘尚只能發彈十六萬三千四百發，現在則能發彈四十二萬二千三百二十發，就是說射擊速度增加了二倍半。大炮的威力，法國比上次大戰時增加了三·七倍，美國增加了二·二倍。現在的立體戰爭與機械化戰爭和化學戰爭，成了主要的戰術，所以飛機在現時各主要國家已經是各保有了數千架的巨大數量，到戰爭中它們各人都會用萬數以上的飛機參戰的。就戰爭

的人數說，各國就連常備軍都已有多至五六十萬人的，到了戰爭時它們自己都說可以獲得幾百萬的兵力，實際上將是全世界的壯丁甚至女子也免不掉總動員去服兵役，其結果為戰爭所傷害死亡的人數，將更比第一次大戰大大增加，這是不待言的。

壯年的男子驅上戰場，他們自己固然會在戰爭中瘋狂殘忍起來，互相屠殺，拚着犧牲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弄到折骨斷肢，血淋淋地回到後方來，因而成爲殘廢不能生產自活的人，過着貧苦乞丐的終身生活。就是不曾參戰的老年男女，青春少婦，幼孩小兒等等，他們不是在戰爭中失去了兒子、丈夫、父親，以至無人養活他們，過着鰥寡孤獨的困苦生活，就是幸而未死亡的殘廢傷受害者，結果也一樣是使那些當父母、妻子的人失掉依靠，甚至增加他們的負擔，而至於窮困痛苦。

總之，帝國主義的戰爭，只是它們爭奪對於

世界的掠奪和剝削的權利與機會，只是爲了它們自己的利益而舉行的。大多數下層人民的生命與幸福做了換取金錢的交換品。戰爭的痛苦是它們底人民忍受，至其實際的利益則歸帝國主義所享有。由此可知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是完全和下層民衆的利益相背反與矛盾的，所以在下層的民衆面前就明白現出：應當爲了帝國主義與利益而擁護這種戰爭；抑或是爲自己的利益而反對這戰爭，這兩條任便選擇的道路。

## 第二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弱小民族

資本主義發展到世界市場成爲它的生產之榮枯的根本命脈時，其對於殖民地已經帶有必然的依存性，因爲它沒有落後的民族作爲根基和尾閘，便不能滋長繁榮。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其產業，要依靠殖民地的血液來注射滋補，這便是帝國主義之爭奪和壓迫弱小民族的根源。

到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之寄生性，更具有特殊的意義，以此成爲帝國主義之特徵。因爲在帝國主義階段之資本主義，在生產上已經有衰落與停滯的傾向，這因壟斷與競爭之過度的強烈，一方面由技術的改良降低了利潤的榨取率，它方面則又因爲壟斷與恐慌之故，束縛了技術的自由改進，各方面都使它不能自由地發展而平均地降低了工業利潤率。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剝削利潤的方法，便轉變了新的方向，從這方向獲得的利益之增加，是能更迅速地比例於其工業利潤的發展的。這種特徵是甚麼呢？那便在投資的方法之下，無情地和大量地吮吸得小民族的血液。所以在帝國主義愈向前進的過程中，一切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都變成了「食利國」。世界的資本集中到少數國家手裏，在這些國家裏發生廣大的靠證券息金生活和發財的社會層。他們完全脫離了生產而且在國際間進行其高利貸的放債生活，把他們的資本大量地向

殖民地投放，作着政治的投資與國際的投機事業，而從中獲得最優厚的利息收入。這些帝國主義的工業國家，以此由工業國變為債權國，其由此種投資的收入，在全國家的收入統計上比較，往往超過了由商業貿易而獲得的收入若干倍以上。因此它們要想維持這些漂浮無着的巨大資本，不能不依仗武裝的力量。要有對於殖民地的政治指揮和支配權力，才能保障這些資本的利益的安全，而武裝的力量就是它們支配殖民地的政治的後盾。所以該文茲早已說過：“在海外的投資中，其投在政治上隸屬的或同盟的國家中的資本，要算頭等的投貨。如英國借給埃及、日本、中國和南美洲的借款，在緊急的時候英吉利的政治便會充當刑吏的差員的職務。英吉利的政治力量，保障英吉利免去債務人的反叛。”這是很的確的，債權國沒有支配債務國的政治的武力，它的投資就等於投到水裏去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歐洲各協約國，其投資的能

力不能和它支配它們的政治的武力成爲對比，所以戰後各債務國對它便賴起債來，它簡直毫無辦法，使它在大戰中所發的財，一部分完全落了空，既收不到本也收不到利息。不但如此，各帝國主義國家，爲了要保障其殖民地，爲了要保障它在殖民地所投的資本的安全，而維持其優厚的收入，還不能不用同樣的武力來反對別的帝國從它手中奪去它的殖民地與對殖民地的政治支配權，所以在這些殖民地的剝削與厚利的榨取之爭奪上，要經常訴諸武力。帝國主義互相間的火併與對殖民地的懲罰戰爭，在這裏是不可避免的。

帝國主義戰爭，不管它是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舉行的征服和懲罰戰爭，或者是帝國主義者間自己爲爭奪殖民地而戰爭，但只要是帝國主義戰爭，它對於殖民地都是不利的。因爲在任何形式之下，它都是爲帝國主義國家自身的利益，而以弱小民族的榨取和壓迫爲其對象。弱

小民族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決定的被犧牲的命運，也正如它們的本國的被壓迫大眾，在戰爭中之決定的被犧牲的命運是一樣的。

帝國主義戰爭，不但主要地是以爭奪殖民地爲目的，而且在戰爭中殖民地所受的犧牲，也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勞動大眾一樣，更爲巨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對它們的殖民地，都作着無厭的誅求，加深了它們的痛苦。大批的殖民地的勞苦羣衆，是被帝國主義者強迫徵集起來，組織成殖民地軍隊，運輸到戰線下去引頸就戮，所謂非洲的黑人軍隊，埃及兵，印度兵，安南兵等等，在大戰中，都直接地在歐洲或別處參加戰爭，犧牲他們的生命去爲宗主國報效。特別是經濟上對帝國主義的報效，更爲巨大。一切戰時的物質資源，因爲在戰時它們本國的生產大部分歸於停頓，所以主要的是靠殖民地供給。但是大戰中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殖民地掠奪物質資源時，簡直帶着一種強迫的

掠奪性，它們都以比平時更賤的價格收買它們的糧和一切原料與日用品，裝運回本國。在財政上也更形加重殖民地的負擔，它們借口戰爭增加比平時更重的賦稅，以更殘酷的剝削來補償它們在戰爭中的缺乏和損失。不單是物質的財富和金錢，在戰時各殖民曾受了很大的犧牲，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和勞力，在上次大戰爭中也從殖民地與半殖民中，以最低的代價大批的徵發。非洲的黑人，亞洲的印度人，安南人，在這時都當作豬仔一樣一船一船運到歐洲去，被強迫地派到工廠裏，派到戰線上去日夜作那運輸與掩埋的工作和種種雜役。可是工資呢？却比它們本國的工資水準低下一半以上。它們更用軍隊的組織與紀律來管理這些殖民地的勞動奴隸，處罰鞭斥甚至連行動的自由都是被限制了。在第一次大戰中，不但殖民地的勞動者，曾為他們的宗主國提供過大量地無代價的勞動力，就是半殖民地的人民如像中國，那時也就以參戰國

的義務而被招募幾十萬華工到歐洲去，在倫敦、巴黎和歐洲各地當奴隸牛馬，作無代價的勞動服務。總之，帝國主義戰爭，是直接加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衆的榨取和剝削。戰爭的不幸與痛苦，在國內嫁禍於它們的下層民衆，在國外則嫁禍於弱小民族的人民，大家都成了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犧牲品。當然，如果這戰爭是直接對弱小民族而舉行的征服和懲罰戰爭，如像現在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那樣，那麼它便是更爲直接的壓迫，掠奪和屠殺，根本和弱小民族的利益是完全矛盾的了。

帝國主義戰爭對於弱小民族這種無益而有  
害的利害關係，往往也爲許多弱小民族的民衆  
所看不清楚，竟在戰爭時爲帝國主義所欺騙而  
贊助戰爭。比如在第一次大戰時，各帝國主義對  
它的殖民地，爲了使它們不至乘機反叛，甚至能  
忍痛受其更重的剝削，忠實地贊助宗主國的戰  
爭，都曾允許過它們在戰勝了德國之後，改善

它們的殖民地地位，遂博得那些殖民地的忠實擁護與贊助。但是，戰爭勝利的結果，各帝國主義都沒有履行它們的諾言。無論是安南、印度、埃及和任何殖民地，都沒有得着絲毫的改善。大戰後的巴黎和約，雖然美國的威爾遜曾提出了民族自決的口號，但這口號是含有兩種陰謀的，一方它是用來欺騙弱小民族在戰後對於帝國主義的不滿，而安慰和和緩他們的反抗，另一方面則是美帝國主義想在這口號之下分裂甚至為自己開放英國的殖民地，使它能自由地深入這些殖民地中去剝削它們。帝國主義戰爭，不但在戰爭中加重了對弱小民族的剝削，不但在戰後沒有實行它們的諾言，改善其地位，並且反把弱小民族當作它們分贓互利的犧牲品，當着它們自己參戰的一種互相報效的禮物，甚至也當着爭奪的對象物。當戰爭時，中國也是被誘而參戰了的，可是在和會上都不讓中國收回德國所租借的青島與山東的德國權利，却反把它當作禮物

送給日本。而意大利呢？則至今尤以當時的禮物太薄，以當時把殖民地為犧牲品那種瓜分不公平，而懷着憤懣與不平，這便是活的事實的教訓。

許多弱小民族，特別是它的上層的領袖分子，不願用民族革命，澈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往往利用這一派帝國主義去抵抗和反對另一派帝國主義，想從這中間得着自己的解放，於是特別歡迎和贊成帝國主義戰爭，幻想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由這派帝國主義去打倒另一派帝國主義，來解放自己。其實這種對帝國主義戰爭之民族解放的機會主義，不但是一種幻想，而且是十足的自殺政策。因為帝國主義戰爭完全是帝國主義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實行的火併，它們的戰爭的目的原就在以宰割和爭奪對弱小民族之剝削與統治權為對象，並沒有正義和公道存於其間，所以戰爭的結果只能把弱小民族從戰敗的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之下，移置於戰勝的帝國主義

之鐵蹄下而遭受新的踐踏，甚至是更爲加重的壓迫和踐踏。第一次大戰的結果，在中國的德帝國主義勢力被日本打倒了，可是日帝國主義却以此在山東獲得了重要的華北門戶之一與根據地，增加了在北中國帝國主義勢力之對比中，日本勢力的比重，而「九一八」和現在中國的緊急的危亡命運，至少和那種均勢局勢之變化，有不可分離的部分關係存在，就是一個顯例。

帝國主義的戰爭，一般是以弱小民族爲犧牲品，爲剝削的對象之爭奪的戰爭，這是已經說明了的。但是，完全沒有矛盾的事物是不能存在的。如果我們希望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由它來解放弱小民族，這自然是幻想，是民族解放的機會主義，它和被壓迫大眾希望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戰爭中來改善自己的地位，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幻想。可是如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弱小民族能以堅決的革命的態度，從反對帝國主義本身起而至於澈底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那麼它

亦能成爲民族解放的最好的機會。假使我們把俄國當作是戰前的西歐帝國主義的經濟上的半殖民地看，那麼在上次大戰中它就算是能恰當地乘此機會得着完全的經濟獨立與解放了。當然，東方病夫的土耳其，它之所能獲得現在的比較獨立自由的今日的地位，這亦是歐洲大戰的結果。就是中國吧，第一次大戰後的中國大革命之爆發，也曾一時地削弱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勢力，甚至連中國的民族工業在那時也得着相對的發展，不能不說不是歐戰中和其以後的帝國主義的束縛力暫時鬆懈之賜。當然，戰後普遍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之發展，在我們亦視爲由於第一次大戰削弱了帝國主義自身之世界的統治力的結果。但是，無論是俄國、土爾其，乃至中國的革命，這都不是依靠在任何一派帝國主義的護蔽和幫助之下所獲得的收穫，恰恰相反，它是在下層的廣大的澈底的民族革命的潮流中，在堅決的反帝國主義潮流中獲得

的。就是土爾其的基瑪爾的統治，它也是經過這樣一個革命潮流替他打下了根基，才建立起來的。由此可知帝國主義戰爭亦確能給弱小民族造成政治的乃至經濟的解放機會，不過這解放不是可以從幻想帝國主義自己開恩所能達到的，也不是在立於這一派帝國主義立場上去反對別一派帝國主義，因而擁護和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所能達到的，而是要發動下層的廣大民族，從反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中，實行徹底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才能獲得。

世界第一次大戰爭，原是因為爭奪中歐的煤鐵和世界殖民地而爆發的，在戰爭中雖加重了殖民地的剝削，戰後各帝國主義爲了鎮壓弱小民族的反叛，爲了緊緊把握住自己的殖民地，不使它爲別的帝國主義所奪取，因而更形加緊對於弱小民族的統治和壓迫。然而戰爭的結果並沒有解決殖民地的爭奪這一問題，凡爾塞和約只是完全剝削了戰敗的德國的殖民地，使殖

地的分配更爲不均，又成爲二次大戰之根源與發端。所以在帝國主義世界裏，一方面是殖民地的分配與統治問題，永久成爲它的循環戰爭的因素與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則戰爭的結果，能使殖民地和其宗主國的關係在實際上愈加鬆弛，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愈加發展，造成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對立之尖銳化。因爲第一次大戰爭的事實告訴我們，戰爭中由於各帝國主義之經濟的衰落與生產停滯，使許多被壓迫民族的工業商業乘機發展起來，從經濟上形成了半獨立的和與宗主國離異的傾向，如中國在大戰中的工業之相對發展，印度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澳洲和加拿大對英國的關係之鬆弛等等，便是第一例證。而戰爭的結果，因爲加緊了對弱小民族的壓迫，所以引起了戰後的民族革命和世界的社會運動同時發展，便是第二證明。帝國主義戰爭，自己因爲殖民地的爭奪不能獲得最終的解決，遂只能在殖民地問題上陷於循

環的戰爭圈內，不能從戰爭的陷阱中自拔自救，而戰爭的結果，又會引起弱小民族之更加離異和反抗，使它自己愈趨於崩潰解體，所以殖民地問題也足以制帝國主義的死命的一個問題。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由戰爭而增加了它的痛苦與壓迫，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是被犧牲的犧牲品，但其最後的解放與否定帝國主義及其戰爭自身，也由於帝國主義戰爭而成爲可能與必然的前途，這便是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關係的客觀法則的發展過程。

### 第三節 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

二次世界大戰，固然不能看做只是一個舊的帝國主義戰爭之重演，因爲這次戰爭必然包含兩個戰爭，一個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戰爭，這是兩種經濟制度的對立的戰爭，因此含有世界的社會階層間的戰爭的意義，不能簡單地看

作帝國主義內部戰爭；另一個是帝國主義自己中間的伙併戰爭。但不管這兩個戰爭是由那一個開始，其終結必然會歸結到另一個，並且同時交錯地發展一樣是可能的。因為如果由反對蘇聯的戰爭開始，那麼也會走到內部分贓的帝國主義戰爭才能終結。反之，如果是由帝國主義戰爭開始，那麼或是為最終的蘇聯勢力的擴大所恐怖，或是最後把蘇聯當掠奪與瓜分的對象，一樣要走到反蘇聯戰爭以為歸結，正如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終結後的對蘇聯的干涉那樣。更如果兩個戰爭的爆發，是被確定了的，那麼不是由一個歸結到另一個，便是兩個同時並舉，並且將會發展成為各帝國主義內部的社會的爆炸與殖民地的革命，使帝國主義戰爭中，夾着反帝國主義的戰爭之交錯的湧現的可能與必然。但是，不管這戰爭的性質形式是怎樣，而它的主動將必然是帝國主義者，並且其結果都是和中國的命運緊相關聯的，我們不能不特殊地立足在中國

的民族解放立場上，對於這個問題略加考察。

要考察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所以其理論是在一般的帝國主義戰爭與被壓迫民族的理由支配下的，只有從那一基本理論的立場上去考察，才能得出正確認識與如何應付的方略。要理解二次大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關係，首先不能不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歷史和第一次大戰中的種種教訓，略加考察，這是自明的道理。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也和對於別的弱小民族一樣，是用大炮的威力把中國的牆壁打破了的。自此以後，中國的經濟遂處於日趨於破壞的道程中，在經濟與政治上，乃至在中國的國防的軍事上，都完全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使我們失掉了運用國家的權力來和它們抗爭的能力了，這能力只在廣大的下層民衆自身中還保持得有。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不過由於中國這塊廣大的領土，自

已有其悠久的歷史，是一個巨大的產業落後的民族，它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中，算是最後被帝國主義征服的一塊領土，因而成爲各帝國主義的共同的逐鹿的場所。在這領土內各帝國主義都有它的政治經濟的根據與勢力範圍，所以在互不相下的均勢支配之下，在利益均沾與門戶開放政策之下，彼此虎視眈眈白相監視，任何一個帝國主義都不敢一口把它吞下，使之變成單純的殖民地。甚至在利害衝突，分贓難勻的條件下，就連瓜分也很困難，中國便以此保持了幾十年半獨立狀態，成爲各帝國主義的共同殖民地國家。

中國正因爲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和形式是獨立的，所以它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尙僥幸地具有某程度的活動的自由，這自然是它比別的殖民地較爲優越一點的條件。但是，在另一方面，亦因爲這種原故，所以它的民族解放運動是與所有的帝國主義都成爲絕對不可調和

的鬥爭。中國的民族獨立與自由的完成，將成爲各國帝國主義的崩潰的起點，於是在中國所受的帝國主義的壓力亦可以說特別大。這些條件都是和中國的解放密切地相關的，我們必須理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後，中國半獨立的狀態，是能夠維持下去的，因爲那時的帝國主義均勢尚沒有被破壞的可能。可是就在那次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就很快地乘此機會進到了金融資本之帝國主義階段，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對比之下，日本以地理的臨近的關係，中國的海面在它的強大海軍控制之下，是漸漸趨向破壞均勢的前途發展了。特別是在帝國主義的沒落徵兆顯明了，經濟的恐慌加甚了，和蘇聯出現以後的戰後世界，一般的說來世界的鬥爭更加緊得多了。無論是帝國主義內部的鬭爭，或者是反蘇聯的鬥爭，都是非常緊張的。因此歐洲的帝國主義，尤其是在中國勢力

最大的英帝國主義，却因忙於歐洲問題，爲歐洲問題所牽制，不暇東顧。美國則亦因英、美之世界對立之關係，缺乏獨力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能，於是日本帝國主義更便於乘機破壞這種均勢，而抱獨霸中國的雄圖了。「九一八」的事變，在國際關係上，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造成日本突飛猛進的機會，以及由它種下的目前世界紛亂的因素必然發生的結果。當然，在中國的自身的原因上，可以說是由於革命的失敗之所致。然而，也就在「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搶奪了東三省、熱河，現在是實際上占領了內蒙華北，就是山東、山西也在岌岌不可終日之危險狀態中。如此則日本的勢力是特殊地擴大和發展了，中國的均勢局面完全被破壞了。所以今日的中國問題，在國際上已經成爲二次世界大戰在太平洋上爆發戰爭的主要問題，世界大戰的戰場，將以此擴大至中國的海面與領土。在中國本身，則此次大戰必然成爲決定中國

成爲殖民地或能自由與獨立的關鍵，過去的半獨立狀態，很難繼續保持下去。

我們已經說過，帝國主義戰爭完全是以爭奪殖民地爲其主要目的，中國便命定地成爲二次大戰的犧牲品和它們爭奪的目的物，那麼在二次大戰中我們應如何自處是很明白的了。假使我們相信帝國主義者中間尚有所謂公道與正義，相信利用一派帝國主義去反對別一派帝國主義，甚至直接驅遣中國民衆加入戰爭的帝國主義之任何一方面，去和帝國主義者混戰一場，那麼無論誰勝誰敗中國都只有變成正式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我們以顯明的事實教訓，在戰爭中，帝國主義者是乘着別的帝國主義者兼顧不下的機會，趁火打劫地壓迫和搶掠中國。所以日本在戰爭中強占了青島，也把山東的德國所有的權利完全強奪去了，不肯交還中國。不但如此，在戰爭的牽制機會中，它還更進

一步向中國提出過二十一條的要求，照它的要求說，那是直等於把中國降為日本的殖民地。在大戰後巴黎和會上，中國以參戰國的資格，不但不能收回它喪失給德國的土地和權利，反被當作戰敗國看待而受宰割，帝國主義竟將山東贈送給日本，作為日本參戰的報酬。雖然和約是為中國民衆所反對而未簽字，二十一條也為中國民衆所反對而暫時擱置，甚至在華盛頓會議上帝國主義才允許強令日本交還了青島。然而一方面這不過是帝國主義間自己的利害衝突，不願日本在中國搶掠過多，失掉了均勢與自己搶掠的機會而已，它方面則青島雖然名義上交還了中國，而其實際的權力和山東的一切權利，仍大部分為日本劫掠去了。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不能有利於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反是趁火打劫和宰割我們的把戲，原不只見於第一次世界及其結果，早在日本併吞朝鮮和日、俄戰爭中明白地表演過了。中國在甲午之戰敗北

的結果，日本併吞了朝鮮，那時俄國表面裝着仗義的樣子反對日本繼續侵略東三省，但它却乘機強借了旅順、大連，把東三省置於自己的勢力支配之下。日俄戰爭日本是把俄國的勢力逐出了南滿，但旅順、大連却又被日本強占了，東三省以此逐漸完全成爲日本的囊中物，到最近果然已被日本併吞了。所有這些事實，都完全告訴了我們帝國主義者對於弱小民族，只有壓迫與搶劫，絕不能有利於弱小民族。帝國主義的任何戰爭，都只是爲了掠奪弱小民族而起的內訌，結果也只能以弱小民族爲犧牲品，我們根本不能依賴帝國主義而夢想得到獨立與解放。

目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加緊的準備中，世界的經濟恐慌襲擊着各帝國主義，使它們不能和平地挽救其經濟的衰落，必須各自努力去爭奪世界市場和殖民地以自救，因此使它們的侵略與衝突愈形加緊，帝國主義戰爭是可以企足而待的了。既然在世界範圍內被帝國主義

視爲最後尾閘和最大的市場的，只有蘇聯與中國，那麼這次大戰的主要目標將必然地是打倒蘇聯與爭奪中國二者。在打倒蘇聯的戰爭中，它是將在歐、亞兩洲並發的，因而在歐洲是會牽入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在東方則日本、中國都會被捲入漩渦，甚至美國也會捲入漩渦。在爭奪中國中，這戰爭要爆發於太平洋上，那麼至少是英、日、美要在中國大決戰。當然，日本爲了要能放心和英國或美國惡鬥，也一定要防禦和襲擊蘇聯，把蘇聯捲入漩渦。如果這樣，則在二次大戰中，中國不但是被爭奪的目的物，並且將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戰場，在戰爭中，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將遭受絕大的破壞，人民將陷於極端的窮困和死於鋒刃之中。因爲如果我們不能在戰爭中堅決地起來與帝國主義鬥爭，那麼至少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實行向中國強奪一切戰爭所需的資源、人力，占據我們一切重要的經濟的和軍事的中心地帶，把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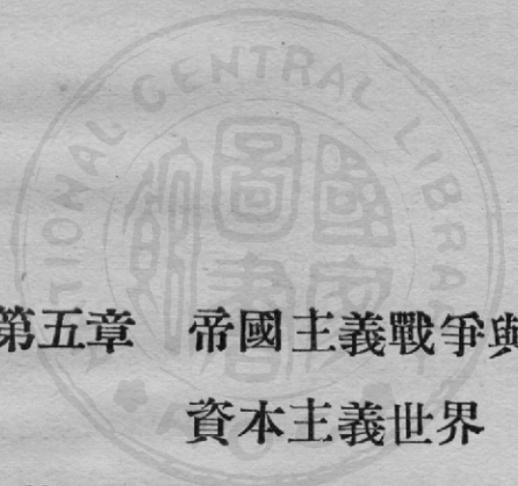
切經濟組織，利用起來供應其戰爭的需要。甚至會迫令中國參戰，徵發人民與軍隊去參加反對蘇聯或英、美的戰爭，以破壞我們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犧牲我們的民衆的生命。在戰爭的結果上，如果我們沒有依靠自力而獲得民族的獨立，那麼若果是英、美的勝利，則中國將更加深其白人的殖民地地位，若勝利屬於日本，那更不待言是會完全變成日本殖民地的。現在的日本，它已經掠奪了半個中國了，在事實上甚至對整個中國已具有支配的力量，中國目前之沒有完全變成日本殖民地，不過是名義上的問題而已。日本現時的進攻中國，一方面自然是其帝國主義發展上必然的慾望，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能夠在反俄反英、美的戰爭中，預爲取得絕對的有利地位。這就是說在二次世界大戰爭準備中，我們中國已經開始受其犧牲了，那麼在戰爭中與戰爭後，如果仍不能以自力獲得獨立與自由，這種犧牲是必然更爲不可計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般說來被壓迫大眾與被壓迫弱小民族都要遭受無限犧牲，但第二次大戰和第一次大戰亦有其本質不同的所在。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只單純地包含帝國主義互相火併的一面性，而這次的世界大戰，它却包含了兩個不同的因素於其中。即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另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與蘇聯，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間的戰爭。由於這種戰爭本質上的變化，一切渴望解放的弱小民族對於二次大戰所應取的態度，也就有其相異之點。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弱小民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抗爭，對於戰爭的兩方面，絕不參加和幫助交戰的任何方面，才能推翻和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至為它所犧牲，而由此獲得獨立與自由。假使它參加到這種強盜戰爭的任何一方面，其結果都是白犧牲了，而且只會加深自己的被壓迫地位的。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兩條戰線中的一條，是國帝主義與蘇聯，資本主

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爭。而且這戰爭的目的都又是在打倒蘇聯，宰割蘇聯與中國。那麼蘇聯與中國在二次大戰中所處的地位與利害是相同的，大家都有同病相憐的被壓迫和被宰割的隱痛，因此大家都是立在反抗壓迫與宰割的同一戰線上的。更因為如此，所以中國的民族革命主義的勝利，它必然會成為帝國主義的削弱與崩潰的起點，成為民族獨立與自由之起點，同時也就成為蘇聯的勝利和其壓迫的鬆弛的起點。反之，蘇聯的勝利，它同樣是帝國主義的削弱與崩潰的起點，是弱小民族之壓迫的減輕和獨立自由的起點，這也是無疑的。因此，在真正的民族革命主義的立場上，在下次的世界大戰中，一般渴望獨立自由的弱小民族，當然特別是中國，必須認清這次大戰爭的特徵，決定參加戰爭之方面。就是說必須參加到交戰國之與我們的民族利害相同的一方面。中國的獨立自由要能希望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它不但不能採

取依靠帝國主義和幫助一派帝國主義去反對另一派帝國主義的路線，甚至也不能採取在戰爭孤立應戰的路線。它要在聯合與帝國主義對立作戰的蘇聯和世界的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大眾上，組織一個廣大而堅強的反帝國主義戰線，參加反帝國主義的戰爭才能獲得解放。如果我們狐疑和背反了這一正確的路線，以現代帝國主義那樣廣大的力量與軍備，想從孤立的鬥爭中獲得可靠的勝利，這是很困難的，甚至只有永遠作殖民地的命運。



A circular stamp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faintly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It contains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round the perimeter and Chinese characters '國立中央圖書館' in the center.

## 第五章 帝國主義戰爭與 資本主義世界

### 第一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資 本主義的前途

在第三章裏，我們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週期恐慌，失掉了自然恢復的能力，就是用和平的人工救治的方

法，也難於收效，而且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市場與殖民地，已經被瓜分和獨占完了，這時要再行分割世界，只有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舉行相互的搶奪，這一樣是不能以和平手段解決的。因為如此，所以帝國主義必須借助於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它們的矛盾。但戰爭雖帶有毀滅破壞的巨大作用，可以暫時消除資本主義的鼓脹病，然而並不能醫治那週期循環的經濟恐慌的病症。並且資本主義在各別的獨占間，其發展的不平衡律是永久存在的。因為在市場分配不均衡狀態下，隨時都有某些獨占資本被強迫地排斥於世界市場之外，而某些獨占資本則乘此機會獲得更廣大的市場，使它們各自的資本主義營養條件發生差別，而形成發展的不平衡律。這種不平衡的發展會使受束縛的獨占資本經常發生不滿的要求而加深了它們相互間殖民地和市場爭奪的矛盾，其結果就成為戰爭之不可避免的根源。所以帝國主義戰爭是永遠會循着資本之循環的經濟

恐慌與不平衡的發展，而循環下去的。縱然不是每一度經濟恐慌之結果，都會恰恰伴着一度戰爭，但在資本主義存在時，在不平衡的發展到了量的飽和程度，經濟恐慌之循環的病勢積累到過度嚴重而無法解決時，那循環到來的戰爭早遲是會爆發的。

可是，帝國主義的循環戰爭，果能永遠發展下去，如此去維持它自身和資本主義的命運嗎？歷史的演進指示它的發展亦將否定它自身，也會同時否定產生它的經濟制度的。這裏我們便可以進而考察帝國主義戰爭，會把資本主義世界導往何處去的問題。

帝國主義戰爭的毀滅與破壞的作用，雖對資本主義的鼓脹病具有洗瀉劑的作用，可是這中間却也同時包含着資本主義經濟以此更走入不可救藥的死弄中去的矛盾因素。因為帝國主義戰爭的毀滅作用，直接毀損着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停止甚至抑低了它的發展。所以這樣的洗

瀉作用並不能推動資本主義向前發展，而是使它的發展發生頓挫和遭受破壞。其次是戰爭的結果更把壟斷和獨占性提高了，因此種下更深的社會矛盾的因素。因為在戰爭中必須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態，更嚴密地統治經濟。可是，這種使獨占的資本結合於國家的強力的方法，更能促進獨占資本的發展，從政治經濟雙方面發展那種寡頭資本家獨裁制度。由於戰爭而推進了獨占資本之發展，由於更嚴密地結合於國家的權力，一方面雖是更完全地吞滅了自由競爭，但它方面却又加強了巨大的獨占企業間的競爭強力，這種影響會特別使帝國主義間鬥爭之益趨激烈化。因為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愈趨向於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則國際間的競爭將處處都不是單純的獨占資本間的經濟鬥爭，而是一個同時發展的猛烈的政治鬥爭。最後我們曾經指出帝國主義經濟之發展的不平衡律，由於那被強迫排斥於市場外的帝國主義的反抗鬥

爭，由於某些帝國主義之突然超越於別的帝國主義的發展，都需要新的市場的滋養，所以都得以武力爲後盾才能超越它國而前進，所以才導出戰爭。可是戰爭則仍不能解決這不平衡使其平衡，反而造成新的不平衡，而這不平衡就把資本主義世界導入於循環不斷的戰爭絕境中了。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從已經分析過的事實中獲得說明，這理不妨再略爲舉例以加證明吧。如果我們把戰爭後的資本主義之復興的原因之一，歸於上次大戰破壞作用的結果；又如果把上次爭戰中怎樣毀壞着生產力，以及戰後的復興並未一般的特別提高了資本主義之發展，至少是它的發展的速率，已經不能和戰前恐慌後的資本主義在復興中的發展速率相比擬，那麼帝國主義戰爭的瀉洗作用和其相反的摧毀與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作用，都可以得着充分的證明。當然，戰爭之能製造資本主義的更大的不平衡；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會加緊帝國主義的衝

突，甚至直接體現為帝國主義制度的戰爭的經常活躍性，這我們亦很可以由戰後的德國資本主義之被壓抑，美國和日本資本主義之特殊的躍進，乃至戰後帝國主義衝突更為尖銳，和那適應於戰爭的政治經濟的寡頭獨裁的普遍發展，這許多事實得着說明的。

總之，從經濟的觀點看，帝國主義戰爭並不能把資本主義再引到向上的發展道路了。它只能導引資本主義入於更高的壟斷與獨占間的更猛烈地競爭之中去；只能使資本主義加甚其經濟政治的恐慌；只會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給以無情的破壞和束縛；隨時會造成資本主義的發展之更巨大的不平衡，而形成世界的混亂與戰爭的循環表演的。因此帝國主義戰爭就在經濟的觀點上，也不能解決經濟的矛盾，成為再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手段，而是其反。即它只能把資本主義導入衰落途徑，引起它的循環發展的政治經濟的恐慌危機，而斷送資本主義制度並

否定它自身。

帝國主義戰爭不但在經濟上已經完全失掉發展資本主義的作用，而反是加深其矛盾，將資本主義導入更混亂，衰落的境地，直至加以否定。即在政治方面，亦有同樣的必然趨向。資本主義之獨占形態的發展，由於加深貧富懸殊之階層間的對立鴻溝，所以下層的勞苦民衆在寡頭的富翁之專制主義的壓迫和剝削之下，益趨於不滿而發生急烈的反抗。因此社會的矛盾愈益加深，使資本統治動搖不安，成爲經常的現象。所以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執政者經常要利用民族間的對立和鬥爭，來團結自己的內部，統一民衆的意志，甚至強使服從自己的領導，而壓抑其反抗。一句話，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拿來當解決社會的和政治的矛盾的階段而使用的。在國際範圍也是一樣，每當和平的政治談判和條約的締結，不能解除國際間的對立矛盾時，最終總是出於戰爭，想用戰爭的結果來強迫解決

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這些企圖都完全只有失敗，只有增加矛盾的嚴重性，而最後引起社會的擾亂之大爆發，以此否定戰爭的背景以至戰爭的本身。

我們早已指出，而且第一次大戰的苦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戰爭對於人民的荼毒，更足以使社會的矛盾和不安尖銳化。它無端地給予人民以特別加重的經濟負擔，已使民衆窮困至於生活艱難，而戰爭對於社會的物質生產的破壞和使正常的生產停頓，更不得不使下層民衆飢餓困苦。第一次大戰中，在俄國這種情形表現得特別深刻，一切生產差不多都因為戰爭而破壞停頓了，大批的糧食和日用必需品，都完全被徵發到前線去接濟作戰的兵士，丁壯多被抽調去服兵役，於是連農田都荒蕪至不得耕種，因而無論是前線的兵士和後方的城市工人與鄉村農民，都一致地缺乏糧食麵包，有的參戰兵士的老年父母，甚至在家裏白白餓死的，所以那時要求

和平與麵包的呼聲 簡直成爲全俄國普遍流行的口號。當然，並不只是俄國如此，戰爭的殘酷使許多人死於鋒刃，使許多人變成殘廢，寡婦和無人奉養的老年父母與幼兒，普遍了歐洲各國。無論失敗的德、奧，或者戰勝的英、法、比、意，都一樣陷於生活物質的缺乏與窮困之中，乞丐在戰後的德、法、比、意等國，也不能不驚人地增加起來。由此可知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怎樣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與不幸了。可是戰爭的結果，他們明白地能夠見到，除了資本家乘戰爭發財以外，平民依然是平民，而且生活倒更加痛苦惡劣起來，在戰敗國的德、奧等國的下層民衆，他不但在大戰中受了無窮的痛苦和犧牲，戰後得不着絲毫的補償，反而是大批賠款的交付，其重荷完全由租稅的增加，工資的減削等等，轉嫁給他們，而永久負擔着戰爭的失敗之責任與重壓。就是戰勝國如像法國吧，因戰爭的勝利強奪得了德國的魯爾的煤鐵，但那些東西運進

了資本家的工廠，使他們的機器更轉動得活潑些，於是工人就更要多提供些剩餘價值，去增加他們的利益，工人則仍只能得最低的工資。大批的賠款是榨取來了，但資本家的工廠、房屋、機器等等的破壞，得着了加倍的賠償，而戰死的兵士家屬，斷手斷足的兵士，縱然有少許的恩給金，但仍是不夠活命的。老實說，那些家屬和被殘廢了的工人，在他的兒子，丈夫或父親未死時，或在他們自己未受傷時，他們都可以作較好條件的工作得着較多的收入來養活自己和家屬，現在是不能工作了，至多也只能替人看門守屋，得很少的報酬。所以一般說來，參加戰爭的下層民衆，在戰爭中受犧牲最大的是他們，因為他們犧牲到自己的生命與肉體了，可是戰爭的報酬他們不但沒有得着，甚至比例之下反減少了他們的收入，因之生活是更加惡劣更加壞了。

帝國主義戰爭的這種殘酷與對於平民生活的損害，是下層民衆的經驗所能覺知和理解的：

因此在戰爭前即使他們能被麻醉而一時興憤地去願死疆場，但到戰爭進行中和戰爭後，爲戰爭的痛苦與不幸的威迫，自然會醒覺起來反對戰爭和戰爭的主動者，反對統治他們的爲着自己的私利而戰爭的社會層，於是資本社會層之統治反因戰爭而開始動搖得更加利害了。社會的矛盾並不能因戰爭而和緩，轉而加深了；資本的統治並不能因戰爭而趨於穩定，也轉而使它益趨於動搖和崩潰，這都是必然的。假使我們對於歷史不至健忘，那麼我們只要回憶第一次大戰爭是怎樣在戰爭中逼得俄國的下層民衆起來反對戰爭，因而爆發了俄國革命，在那裏推翻了俄國統治的事實。以及我們能夠回憶在戰後的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的德國不斷繼起的革命，不但成立了共和政體，甚至出現過近似俄國式的政府。意大利在戰後自一九一九年占領工廠起，直到一九二一年，也完全入於十分紛擾的革命狀態中。奧國在一九一八年開始的紛擾，

直接繼續到一九一九年，也成立過近似俄國式的政權。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匈牙利所成立的政府，那更是類似於俄國的。其它如一九一九年的法國大罷工，一九二五年的英國煤礦大罷工等等事實，即完全可以證明帝國主義戰爭並不能消除社會的矛盾，安定資本的統治，而是其反，根本足以引起社會的紛亂，葬送這種社會制度。這種歷史的演進法則將絕不會只支配着第一次大戰的過程，它一樣會支配這行將到來的二次世界大戰全過程的。二次世界大戰將把資本主義世界導往何處去的問題，可從歷史的教訓中，得着一個肯定的回答了。

帝國主義之不能解決國際間的政治矛盾，也正同它不能解決國內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矛盾是一樣的。它雖能強迫壓抑與它鬥爭的帝國主義於一時，然而那戰敗的帝國主義的反攻的鬥爭，以及在新的條件下培養成功的別的帝國主義間之新的鬥爭，只有日益發展和加緊的。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自以為用武力完全壓服了德帝國主義，解除了它的武裝，消滅了它的競爭的力量，但是德國在現時又正在這壓力之下掙扎起來，積極地開始反攻，加深了它們之間的矛盾，走向戰爭的前夜了。不特德國和戰勝國間的鬥爭復燃了，而且戰後在歐洲則新增加了意大利的強力，在遠東與美洲又壯大了美國和日本，於是英美，英日，日美間的矛盾也日益激烈尖銳化了。自然，由於戰爭的結果出現了一個蘇聯，它更自成爲獨特的政治經濟體系，而與世界的帝國主義相矛盾着。這樣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把資本主義世界愈益導向國際政治鬥爭的更廣大、複雜、尖銳化的程度，導向循環戰爭的前途邁進的。如此則帝國主義的戰爭及其循環發展，只能削弱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統治力，只能最終把資本主義世界導入絕境的。

帝國主義戰爭對於被壓迫的大衆，既只能給予他們以痛苦的結果，這就是直接地喚起民

衆起來反對戰爭和解決戰爭的條件。又它在政治上既只能製造社會的紛亂與國際的紛爭，甚至它是必然發展這些因素的，那麼帝國主義戰爭也正是給予民衆以醒覺和興趣的機會了。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戰爭一方面是直接摧殘民衆的，但它方面却能引導民衆走上反對它的道路，從此打倒戰爭完成自己的解放。因此被壓迫的大衆，只有反對這種帝國主義戰爭，才能解脫戰爭所加於他們的痛苦。假使被壓迫大衆對於帝國主義戰爭不起來反抗，而反擁護這種戰爭，那只有把自己陷於永遠循環的被屠殺的境地。

## 第二節 二次世界大戰與民族革命

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本在於爭奪殖民地，壓迫和奴隸弱小民族的人民，可是因爲帝國主義在戰爭紛擾中，由於它們本國的生產受了阻

礙，因而殖民地的工業更比平時較易發展，從經濟上生長着和帝國主義對立的因素與強力，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示出來的結果。不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世界性的發揮中，自來就是一方面在克服弱小民族之落後的經濟形態使隸屬於自己，但另一方面，也不斷地把世界按照自己的模樣改造，逐漸在殖民地與半殖民樹立起資本主義的勢力，來對抗自己本國的資本主義 抵觸其發展。然而這樣培植和假借殖民地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機會，總以戰爭爆發時為最有利於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之發展。第一次大戰之由於歐洲資本主義的壓力的一時鬆懈，而使中國的產業，主要的是紡織業得着一個相當的發展，和印度的資本主義在那些時期中的邁進，即是證明。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會部分地增長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並以此成為發展它的民族革命的因素，能令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宗主國發生離異的遠心力作用。假使我們要追問

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漸進的發展，和印度逐漸與英國起離異運動的經濟原因，那是不能不以此爲其理由之一的。

帝國主義戰爭，自然具有在經濟上散播民族革命因素的作用在，但這尙只是一方面的，那最顯明而直接的作用，還在於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和剝削。這種壓迫和剝削，特別在戰爭的時期中，更爲利害，它把殖民地直接當作宰割的對象物，把殖民地的人民直接作爲戰爭的屠宰場的犧牲品，把戰爭的經濟的重荷，特別課之於殖民地的人民，使他們受更大的犧牲與剝削。戰爭的結果在政治與經濟的地位上，殖民地仍是得不着絲毫的改善，並且還以屠殺的懲罰來回答他們的一切願望和要求，如像英國對於埃及和印度的民族運動所施的不斷的壓迫，各帝國在中國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到處演出的慘案，便是最顯明不過的事實。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加深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壓迫，直接成爲殖民

地的民族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之一。這比它以戰爭之故而使殖民地資本主義乘機得着發展，成爲殖民地的反抗與革命的爆發原因那種理由更爲重要。帝國主義戰爭所直接加重於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的剝削和壓迫，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殖民地的人民之政治經濟的欺騙和諾言，不但使殖民地人民對帝國主義發生了失望與醒覺，而且這過重的壓迫與剝削，都逼得他們不得不起來反抗，要求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爆發民族革命運動。當然，在帝國主義互相火併的戰爭中，和其戰爭的初過時，它們自身就陷於疲乏衰弱狀態中，這時對於殖民地的統治之實在的力量，無論如何是相對減弱了，民族革命運動得着發展的絕好機會，就必然地爆發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不但是社會運動的爆裂的導火線，而且也是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帝國主義戰爭，一般的增加了全世界被統治的下層社會人民之痛苦和壓迫，

這種下社會的和民族的革命的種子，可是帝國主義自身却亦正因戰爭而削弱了統治力，給予社會的和民族的革命以最好爆發的環境和機會。固然，我們不能說沒有帝國主義戰爭，就不能發生社會的和民族的革命，但一般的說來，在帝國主義世界統治比較嚴密而安定的時候，任何革命的爆發都是較為困難的。但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統治層之世界的政治經濟的統治，總是特別動盪飄搖的時候，是最便於革命的成長的，所以我們能說帝國主義戰爭是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的最有力的導線。

假使我們要找事實來證明前述的理論，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並不只是引起社會的鬥爭之普遍的發展，而一樣引起了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這一運動的最偉大的和在世界範圍內最關重要的，是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因為中國的市場之廣大，是各帝國主義在遠東的一個最後支柱，如果中國的民族得着了獨立與

自由，它將成爲各帝國主義的總崩潰之開始，並且還會震醒全世界的下層勞苦民衆，增加他們的鬥爭勇氣。當然，如果中國的革命成功，完成了它的獨立自由，那麼全世界的民族革命也必然是不可遏止的，首先就會動搖到日本的朝鮮、台灣，動搖到英國的印度、埃及，法國的安南，美國的菲律賓等等，帝國主義的墳墓便鑿成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帝國主義作過武裝屠殺的鎮壓，如所謂南京路的「五卅」慘案，廣州的沙基慘案，長沙慘案，日本砲轟大沽口事件等等，層出不窮，但畢竟是不能降服中國民衆的革命怒潮，由民衆自動的力量收回了漢、滬租界，到最後就是凶惡的帝國主義者，也不得不退縮斂跡，而不敢輕舉妄動了。中國這次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來源確是起於「五四」運動。然而「五四」運動之所以爆發，當然是在歐洲大戰許多結果影響之下發生的。第一是大戰後的巴黎和會直接暴露其帝國主義的劫奪與欺騙性，絕無所

謂正義和公道。它直接把參戰的同盟與國當俘虜看待，加以可恥的宰割，這樣就震怒了中國民衆。第二是帝國主義民族自決的欺騙口號，雖然在帝國主義者本身原不過是用以緩和被壓迫民族的，但弱小民族却從這口號出發而要求兌現，現實地走上了民族解放運動道路。第三便是歐洲大戰的結果，湧現出蘇聯，激刺起中國民衆，特別是下層的勞苦大衆之自由和解放的要求。總之，拿中國民族革命之興起的原因來說，差不多大部分要歸之於第一次的帝國主義大戰之所賜，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其次是土爾其的民族革命，它竟在歐洲大戰後的堅苦奮鬥中，得着相當解放和獨立。但土爾其怎樣在帝國主義的嚴重壓迫之下；得着現在的相當的解放呢？這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戰後出現了蘇聯，土爾其其實是在蘇聯的幫助之下，才逐漸獲得了民族的自由，否則土爾其是很難從帝國主義的高壓之下翻身起來的。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革命運動是和世界的社會運動同樣普遍的。印度的解放運動，雖然大部分在印度資產階級溫和的甘地的不抵抗主義領導之下，而減低了它的價值，但真正的民族革命運動，亦差不多與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同時，發生起偉大的罷工與騷擾。甚至印度的北部曾舉行過和英帝國主義搏戰的武裝鬥爭，不過終為英帝國主義優良槍炮和飛機屠殺鎮壓下去了。此外，民族解放鬥爭，在戰後北非的摩洛哥，曾和法帝國主義相持很久，法帝國主義也是在大軍圍剿的野蠻屠殺下，才把它鎮壓下去。它如一九二六年的爪哇及蘇門塔臘的騷動；埃及的議會之獨立運動和去年的學生暴動示威；乃至阿富汗對英國的屢次抗爭；敘利亞、阿拉伯的不斷反抗；伊拉克人在報達、巴色拉的示威，最近的巴力斯坦的大騷擾等等，都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弱小民族，再不願帖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和統治之下而起來作自己的解放

鬥爭，已經成爲它們的普遍而急迫的要求了。

二次世界大戰又已箭在弦上了，這次戰爭的普遍性和巨大的破壞性，將比第一次大戰更爲利害。因此各弱小民族將遭受帝國主義戰爭之更大的蹂躪和犧牲，同時也是弱小民族的解放的最好時機的到來。我們不但將看到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和其終點上，必然會普遍地爆發出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運動，而且各弱小民族也應該立即準備起來反對這次的帝國主義戰爭，參加一切反帝國主義戰爭之總的聯合陣線，努力於民族革命的解放鬥爭，以達到世界民族間之完全平等與自由。

但是一切弱小民族應當怎樣在帝國主義的世界紛亂和火併中去完成自己的解放呢？這除掉它們應當一致地完全立於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去參加鬥爭，而絕不幫助一派帝國主義去反對另一派帝國主義以外，還有許多重要之點在進行民族革命中應當注意的，這裏我們不能不略

加說明。

弱小民族的革命，自然地會帶着部分的民族主義的精神，因為它首先是以自我的民族獨立與自由為起點和其重要的內容。但民族主義却有壓迫者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它與被壓迫者和被壓迫的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反動的，後者才是革命的。因為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本身原沒有甚麼民族不民族的問題，它並不含有追求民族的平等與自由的意義，却是相反地以壓迫和剝削為目的。比如說現時的帝國主義者也是開口民族閉口民族，甚至如意、德等國更明白地以大日爾曼民族主義，大意大利帝國的民族主義相呼號，但這些民族主義者就是帝國主義的別名，他們只主張以自己的民族駕凌一切民族之上去統治壓迫別的民族，却並不願意別的民族和它平等，不許別的民族自由。意大利一方面講民族主義，却一方面調動大軍滅亡阿比西尼亞民族，屠殺它的民衆，就是明

證。帝國主義者的民族主義爲甚麼成爲壓迫別的民族的侵略主義呢？因爲這是它們的上層資本社會層的意識和要求，它們只能以其資本的利益爲前提。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社會層，爲了要在別的弱小民族中去進行經濟的剝削，爲了要剝削全世界的下層民衆，所以才以民族主義的幌子來動員自己的民衆，去幫助他們壓迫和剝削別人。因此這種民族主義完全是以剝削壓迫爲內容的，而沒有平等自由的意義。並且正因爲它是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民族主義，所以它只在適合於壓迫和剝削的利益上有民族主義的空名，在不適合於這種目的時，他們並不真正地講甚麼民族主義。在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固然如此，如像一八七一年的法國巴黎被圍時，那些上層社會的人，爲了要保持他們對本國民衆的壓迫和剝削的權利與地位，不惜違背自己的民族主義，違背法國民族的利益，而和普魯士勾結起來反對巴黎平民，

反對保衛巴黎而與普軍作戰的巴黎平民組成的國民軍，便是一例。在弱小民族方面，也有反民族主義而與民族敵人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最顯明的例子莫如西班牙的最近事變，西班牙目前的叛軍，據報載他們却寧願犧牲北非摩洛哥的土地讓與權於德國和意大利，以求獲得援助來反對現政府。這就是說他們只在於爭奪西班牙的統治權和剝削權利，並不以所謂民族爲重的。正真的革命的民族主義，那是被壓迫者和被壓迫的民族的民族主義，只有這種民族主義才不但不在於要求壓迫和剝削別的民族，而且是以反抗壓迫和剝削，澈底主張民族間的平等與自由的。

所以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有兩點最重要的特點必須具備。第一，民族運動是必然要和社會運動相結合，即必須結合於下層的勞動運動，才能具有革命性。因爲不但社會運動才是以反對壓迫與剝削，獲得自由平等爲鵠的，並且同

時也要結合於勞動運動才有切實的不屈不撓的偉大的鬥爭力量，達到真正的民族主義之實現。勞動羣衆是一個民族中的廣大而堅決的大衆，他們原來就沒有壓迫與剝削的物質的和社會地位的依據，所以他們才是能夠堅決地反對壓迫和剝削，堅守着自由平等的信條的。第二，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不能含有絲毫的民族的褊狹性和成見，因為它是在於反對壓迫與剝削，而這壓迫與剝削是無絕對的民族界線的。所以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的民族與人羣，其共同的反抗對象是一個，因此一切能夠真正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自然是世界的社會運動和民族運動的同一戰線上的戰士，彼此應當成為國際的聯合行動，也要能如此才能獲得成功。由此可知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它是有社會層間的對立性和國際主義性的民族主義的，如果它不能掃除民族的褊狹性，而反包含着空虛的全民的幻想，這便不是革命的民族主義。

上面我們是把弱小民族應當在帝國主義大戰之準備與爆動中，如何去作自己的民族解放和如何才算是真正的民族革命的一般理論，已經略為說明了。現在我們應當根據這些原則來談一談中國民族目前的處境和怎樣努力於自己的解放。

中國在過去雖因各帝國主義的互相牽制，保持了它的半獨立狀態達數十年之久，但是在實際的地位上完全是它們的共同殖民地。中國的沿海各要塞與門戶，完全為它們所租借強占，並禁止我們建設國防。在腹地各大都會都有它們的租界，占據了我們一切城市之繁榮的中心和精華。在我們的內河中它們可以住舶和航行軍艦，並在到處都可以自由地調遣駐紮陸海空軍，甚至禁止中國軍隊紮駐或開進所謂為條約規定區域，所以全中國實際上是在帝國主義的武力控制之下了。在政治上，帝國主義者的一條狗也能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於是中國的人命

也就賤得狗命也不如，它們和其個人可以任意毆打殺死中國人而不犯罪，中國人即是出於自衛而拔了他們一根汗毛，也是要治罪、處死或賠償重金的。不但如此，它們是用其魔手扼制中國政府，使中國在政治上完全聽命於它們，受它們的指揮與支配而動作。因此它們經常地援助中國的舊勢力向反動的道路開倒車，壓抑任何進步的新的力量之生長與發展束縛中國之自由平等的民族解放鬥爭。並且因為它們自己中間的利害衝突，隨時對中國作分裂割據的運動，也挑撥和指揮各自的工具進行不斷的內戰，如此去屠殺中國民衆，破壞中國的經濟，阻礙中國的進步。在經濟上，它們把中國當作共同強劫的國際的最後市場，它們把持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以便自由傾銷其過剩的商品而吸吮中國人的血汁。中國的金融是完全在它們的財政資本統治之下不能有自力的活動的，就是自己的微弱的買辦資本和銀行資本，也在它們的控制之

下變成了它們掠奪的工具。另外它們還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剝削方式，即從政治上間接地經過奇重的苛捐雜稅形式，最後部分地裝入了它們的荷包。中國的鐵路、礦山、航業，都被它們以特權、投資等等形式完全強占了。在工業方面，由於它們的資本移置的結果，還在中國到處自由地開創紗業，電力工廠等等，抵制和壓倒中國民族工業使其不能發展。總之，一切情形，中國在這幾十年的逐漸惡劣的運命中，已經事實上變成了共同的殖民地，受着無限的壓迫和痛苦，民衆的窮乏和困頓，社會的不安與擾亂，都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所恩賜給我們的。

在目前的中國，命運之神是更加捉弄我們了。由於第一次大戰的結果，種下了世界的不安和戰爭緊迫的現在時局，使日本帝國主義更能放手地劫掠中國；由於下次大戰爭之太平洋戰爭與反蘇戰爭之優勢的預獲的要求，更促令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猛烈進攻，於是中國民族

現時所處的地位，更不只是實際權利之部分的被掠奪，而是土地的公開被佔領，是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之日益進展，是整個國家之半獨立地位的不可復保而要亡國的日子了。日本帝國主義乘着歐洲的多故，乘着蘇聯之被威脅，乘着美國之孤立，乘着英、美的世界性的衝突之不易協調，武力地佔領了東三省，又進而佔領了熱河；它以冀東偽組織方式分割了河北省，又以冀察政委會的名義實際上統治了冀、察兩省；它根據了賣身契約的梅、何協定和最近的許多讓步，開來大批軍隊強駐於河北，而佔領了這塊土地；它正在陰謀以種種名義實行將山東、山西、綏遠等省歸併於冀察冀東等組織之中，成立其事實上的華北國；它同樣在南方進行其福建的分裂運動，想由福建和廣東的潮、梅伸入南中國；不，它實在是逐步地要把全中國吞入腹內，完全把中國滅亡下去。我們自己，一再退讓竟失掉了北方的半壁山河。說準備未來的抵抗吧，但

那足以控制全中國的半個北中國都變成了人家領土和軍事根據，控制中國的最大的平浦，平漢兩條鐵路的交通命脈，都被人家各占去了半截，半個北中國的物質資源<sup>⊗</sup>都完全交給人家作為侵略中國和對中國作戰之寇兵盜糧，它可以不必遠從本國運來一切軍用資糧，而就地取給於中國以制服中國，即使中國未來有決心抗戰，然而不但比現在還要困難，甚至將成為不可能了。

中國目前已處於亡國民族的關頭上了，即使暫時能夠幸免於完全滅亡於一時，但那行將爆發的世界大戰，也會因日本以中國為戰爭根據地，而要引導這戰爭展延到中國的內地和一切重要城市，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屠宰場。況且帝國主義的太平洋大戰是以爭奪中國為目的，戰爭的結果無論是誰的勝利，但其結果將不是中國被日本併吞，便是被帝國主義瓜分或更加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而日益愈趨於殖民地

化。

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民衆必須立即起來用民族革命的手段來回答這些壓迫與侵略者，以挽救自己的危亡的理由。可是，在目前的中國要進行民族解放的鬥爭，仍然和其它一切弱小民族的解放路線沒有兩樣。他首先就得把中國民族解放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能作依靠任何帝國主義的幻想。因為如此，它不能在世界的大戰準備和未來的戰爭爆發中，去參加任何一派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與戰爭，而是要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才能乘戰爭的機會，不受外力的牽涉與控制，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救出自己的民族。其次是中國的民族革命應當是世界的解放之一環，以此它不能以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民族主義作為理論的根據，而應當以革命的民族主義為依據，所以它不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要包含國際主義的內容。就是說它只能反對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與剝削，不能以整個

的民族反對別的整箇的民族，倒是要聯合世界的弱小民族和下層的社會羣，以及和帝國主義成爲對頭而相鬥爭的蘇聯，來共同地向一切帝國主義反攻。再次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與澈底的社會運動，是分不開的實際的解放，任務也必須放在廣大的下層的民衆身上，領導這一解放鬥爭至於澈底，在空洞的全民的民族主義之廣泛聯合下，很難達到目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民族解放鬥爭同樣是一種革命運動，它應當掃除一切溫情主義的遺毒，在目前的大戰蘊釀中，就得要實行廣大的民衆動員的流血抗戰，特別要武力反抗那正行占領我們的土地，企圖滅亡我們中國的帝國主義。沒有民衆的單憑比人薄弱的軍事力量，就準備一百年也不能救中國，沒有武力的流血反抗也一樣不能救中國。這不但是目前救亡的唯一方法，而且也是堵塞引導帝國主義戰爭蔓延入中國領土，免去中國民衆遭二次世界大戰的屠殺的危險的唯一方法。在將來的戰

爭爆發中，我們更應乘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行以整個民族革命力量驅逐一切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如此去完成中國的完全獨立和自由。當然，就從今日起，我們亦當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作更偉大的鬥爭的準備，這準備是要和帝國主義自己準備大戰一樣的加緊努力，準備在大戰爆發中向一切帝國主義反攻，而不是單獨地反對日本去幫助某些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大戰一般地是能給予弱小民族革命以抬頭的機會和刺激的，民族解放的鬥爭也以此時最易發展，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實力一般地在這時是要削弱的。那能夠幫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有利於民族革命的社會運動，一樣是會在這機會中發展起來，以此牽制和削弱帝國主義之世界的統治能力。所以我們如果真要中國完成其獨立與解放，那麼應當早早準備適應這次戰爭的機會，一步也不可放鬆。當然，假使我們自己沒有這種鬥爭的實力的準備，大戰的機會也會

空空放過，不能完成中國的解放。

### 第三節 反對戰爭與解決戰爭

帝國主義戰爭之殘酷與其所加於人民的損害，實際上已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與一般民衆以苦的教訓。所以現在縱然好戰的國家主義十分流行，表現得不怕戰爭似的，其實大多數下層民衆對於戰爭仍然是非常恐怖的，反戰運動在各國都很普遍。但是，我們要怎樣才能有效地反對戰爭呢？這是我們應當詳加檢討的問題。一般地說來，反對戰爭必須掃除戰爭的根源，因此反戰爭也和根本解決戰爭的問題緊相連屬的。如果我們不能根本解決帝國主義戰爭，那麼反對戰爭也是絕對無效的。

帝國主義戰爭，本身是和產生帝國主義的經濟制度並存的，這在前面已屢屢說過，所以真要說反對戰爭的話，就必然地要和反對其經濟

制度的運動並行，因此反對戰爭也是一種澈底的社會運動和革命行動。因為帝國主義的戰爭根本就是這種經濟制度的矛盾之必然的結果，是各獨占資本及其集團間之市場和殖民地的要求互相衝突的必然結果。然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也就繫之於市場問題，各獨占資本間之榮枯和生死存亡的關鍵，也正在於殖民地與市場是否能夠獲得的問題。市場與殖民地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集團間所必爭的，特別是在經濟恐慌更加深刻和資本主義愈益缺乏自然的復興的能力的今日，更是如此。於是戰爭就在帝國主義之生產的經濟關係中，成爲絕對不可避免的東西。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要反對戰爭，首先就得反對成爲戰爭根源的帝國主義經濟制度，從根本上把戰爭加以否定的完全解決。我們沒有根本消滅帝國主義生產制度的決心，沒有完全解決戰爭的決心，是不能去反對戰爭的，即使反對也會是無效的。不但如此，從另一

方面說來，戰爭的根源也存在於愛國主義之中，愛國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狹義的民族主義，它是以單一的民族和簡單的祖國為範圍的，因此它對於人類的鴻溝不以社會的梯層為分割的基礎，而以民族與國家為標準。如此它一方面是引導人民走入民族和國家間的仇恨，它方面以此擁護了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所以無論是國家主義的愛國主義者，或者是社會的愛國主義者，都一樣是直接地或間接地終於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的擁護者，根本不能反對戰爭。

社會的愛國主義者只能擁護帝國主義戰爭，這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明白地表現出來了。在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在帝國主義大戰未爆發以前，大家口頭上都是反對戰爭的，甚至是反對統治民衆的資本主義社會層的。但是，到了戰爭爆發的前夜，他們都一致地在各國國會中，投贊成戰爭增加軍費的票，而提出保衛祖國的口號。他們的社會的梯層的觀念，

這時便爲一個祖國的觀念所掩蓋了，以一單一的和簡單的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擁護帝國主義，而贊成它們的侵略戰爭。假使我們要清算第一次大戰的責任問題，那麼那些社會愛國主義的社會黨，是應當和帝國主義者一同担負屠殺千萬民衆的罪過的。因爲如果他們那時能夠不變節地堅決起來反對第一次大戰，帝國主義者或者會震恐於廣大下層民衆的反對戰爭的態度，而不敢立即火併。然而那時的社會愛國主義都領導廣大民衆去擁護帝國主義，贊助戰爭，帝國主義者當然更有胆量放肆地互相撕殺了。

許多和平主義者在表面上也是反對戰爭的，但他們的反對戰只是溫情的。並且他們不分戰爭的性質而一概加以反對，只在現存秩序下要求和平，這完全是一種空的幻想。因爲他們不肯用革命手段來掃除戰爭的根源，不敢動搖帝國主義本身，自然是不能消滅戰爭的。這些和平主義者在反對戰爭與維持和平上，有種種方式

的表現。第一我們得說到投入帝國主義的互相敵對的陣營中去努力和平工作的策略。這些和平主義者，他們以為在帝國的陣營裏去拉攏一派以對抗它一派，便可以保持帝國主義的均勢而達到和平；或者是在帝國主義間分別出保守與侵略的兩個陣營，而幫助保守的一派抑壓侵略的一派，亦可以得着和平。其實帝國主義間的均勢亦和那均勢的破壞一樣，正是戰爭的迅速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某一派帝國主義過分強大，而另一派則在對抗的力量上相比過於微弱，那麼弱的一派帝國主義倒轉是不敢輕於言戰的。大戰後的德國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是過分微弱的歐洲的局面在那時也因以不十分緊張。現在的德、意兩帝國主義都相當強大而且有抗爭的均衡力量了，所以大戰的危機也就更為迫切了，這就是顯明的證明。至於所謂保守的帝國主義，實際上不過是掠奪的勝利者，如像目前的英、法等國，就是這類帝國主義的國家。而現時

所謂顯明的侵略者，大概都是些上次大戰的失敗者，或者是未得滿足其掠奪的慾望的國家，如意、德兩帝國主義，就是這類的國家。但是不管它是怎樣的國家，其侵略的帝國主義本質則是一樣，就是說都是在以犧牲別人而肥己爲目的，是帶着掠奪和壓迫別人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的。企圖在這些掠奪者中間去幫助它們的一派保護贓物或者是去掠取贓物，這都一樣是助長侵略，甚至只有增加它們相互間的矛盾對立的力量和因素，增加它們互相間的戰爭的可能性。

直接投入帝國主義者軍營中去幫助一派而反對另一派，自然不會得到和平反而是促成戰爭，在帝國主義的對立間去加上一楔子，致令和平很快地破裂。就是像那些空喊和平的和事老們，想在帝國主義者中間無所偏袒地進行和解的調整工作，也一樣是幻想和發展戰爭的把戲。因爲我們如果不從根本上消除戰爭的社會根

源，而只想用人爲的方法去和緩它們的衝突，其結果將由於它們絕對不可調和的根因之存在，必然使這種調和工作愈做得多，愈要增大它們的猜忌和鬥爭，要使他們加速地走向戰爭的途徑。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自己也常常在進行這種工作，各種政治經濟的國際會議，正是做着這種表面工作的。然而每一次國際會議都是失敗，而每一次失敗又都促令各國擴張軍備，加緊準備戰爭，增加了它們的衝突，便是明證。帝國主義根本在於剝削的實際利益的取得。任何好聽的人道、正義、公理的叫喊和勸勉，都直等於對牛彈琴，絕不能動搖它們的信念，因而絕不能用這些空洞的名詞勸解調和得了它們的衝突，以達到戰爭的停止與和平的保持的目的。

在現時的反對戰爭的各種主張中，很普遍的是裁軍運動。那些和平主義者以爲只要達到了裁軍的目的，那麼不但各國不至耗費巨額金錢於軍費，而且可以免去戰爭的危險。其實這種

方法就是能夠出於誠意進行裁軍，也只是改良主義的辦法。因為裁軍並不是完全解除帝國主義的武裝，既不能澈底限制帝國主義戰爭，也不能消除帝國主義對於被壓迫者的武力統治。就是軍費的節省，亦只是為帝國主義者打算，省去一部分由剝削得來的利潤的開支，並不是限制和停止了對民衆的剝削。不但如此，裁軍的口號在帝國主義者還是一個有力的擴軍的幌子，因為它們正是利用裁軍的口號去壓迫自己的敵人，主張裁別人的軍而擴充自己的軍備。它亦是用來欺騙民衆而達到擴軍的目的的，因為在每一度裁軍會議失敗後它們都可以借口別人不裁軍便應當增強自己的國防，以此箝制人民反對擴軍的口實，而大行擴充軍備。這是可以由一般的軍縮會議愈開得多，而世界的軍備愈在裁軍口號下飛速地增加起來的事實，得着顯明的證明的。

總之，各種各樣的和平主義者之反戰運動，

他們都是一些溫情的非革命的反戰運動者。因為他們都一致不想從根本上去推翻帝國主義制度，根本解決戰爭以消滅戰爭。他們只在帝國主義制度下去拉攏一派帝國主義反對另一派帝國主義，而把自己置身於帝國主義的互相對抗之中。或者反只用和平、裁軍的口號來為帝國主義作掩護，使民衆陶醉於空虛的和平幻想之中，看不見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當然也不準備以自己的力量來消滅帝國主義戰爭。因為如此，所以一切社會愛國主義者和溫情的和平主義者，其結果都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擁護者和參加者，他們不但不反對戰爭，而且是促成戰爭的暴發，保障了帝國主義在戰爭中的安全，成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助威者。

和平是我們所要的，但我們需要真正的和平。戰爭亦是我們所反對的，但我們所反對的是壓迫與侵略的戰爭，是要最終地根本解決戰爭，使之不羈在人類中出現。爲了要達到真正的和

平，那革命的手段與戰爭是必要，爲了要消滅戰爭和真正反對戰爭，那麼以改造社會的革命戰爭是必要的。因爲以絕對的空虛的和平運動是求不出真正的人類和平的，反對任何性質和形式的戰爭，便不能反對戰爭和解決戰爭，而反轉以此保證了帝國主義戰爭之生命，等於擁護帝國主義及其戰爭。只有以革命戰爭去反對戰爭，才能打倒戰爭，實現和平。

根據上述理由，那麼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上就是革命的而非和平的，要以戰爭來打到戰爭 消滅戰爭，才能永久實現人類的友愛的世界。因爲如此 所以反對戰爭就是一種社會層的鬥爭，以此反對帝國主義，根本改變社會的生產關係，從這裏消滅人類社會生產制度的矛盾，消滅剝削的和獨占間的競爭，以此消滅戰爭的社會根源。這樣的反戰運動，實際上是和社會運動與國際主義相並行的。它不是立足於現存制度上的一種改良運動，也不是依據狹隘的民族主

義的觀點，用簡單的國家和民族間的敵對之鬥爭可以解決的。因為如此，世界的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陣線，應當是一切被壓迫者，是世界的下層勞動羣衆與弱小民族和蘇聯的總結合的陣線，大家都共同地攜手奮鬥。

全世界的勞動大衆，無疑地是帝國主義戰爭中主要炮灰和犧牲者；全世界的青年，無疑地是要個個被迫地驅上戰場去殺人與延頸受戮的；全世界的婦女，他們也無疑地是要因二次大戰而喪失其兒子、丈夫，以至失掉生活的依據的；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無疑地是二次大戰的戰場上的被宰割的肥羊，是帝國主義刀俎下的犧牲，就在戰爭結束以後，如果沒有用自力爭奮得着獨立與自由，亦將仍是被宰割的對象。如此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不幸的人們，一切不幸的民族，都應立即起來準備和帝國主義鬥爭，起來反對帝國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了，苟安和盼望帝國主義的自動醒覺，放下屠刀，這

只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死神罷了。特別是中國的被壓迫者，現在是正遭受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的關頭，如果不起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屠殺和戰爭，則民族的滅亡便可立待。反對帝國主義屠殺的有效方法，那是只有依靠廣大的下層勞苦羣衆，依靠世界的被壓迫者的聯合和弱小民族的共同作戰一條路的，我們是不能再猶豫遲疑而幻想甚麼國聯與任何帝國主義的公道和幫助了，如果這樣則只有滅亡的一日。

世界大戰叢書第一種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初版

著者 何若蘭

發行者 張明德

上海海甯路三  
德里四十五號

出版者 辛墾書店

上海海甯  
路三德里

印刷所 良友印刷所

上海北四川  
路八五一號

經售處 辛墾書店及各大書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實價大洋五角



# 辛墾書店書目

## 哲 學

### 一 概論

哲學概論	張益弘著	〇・三
張東蓀哲學批判(二冊)	葉青著	三・一
新哲學綱要	德永直著 渡邊順	張宏模譯 〇・七
哲學底根本問題	普列哈羅夫著	李麥麥譯 〇・五
哲學論戰	葉青編	二・二
哲學問題	葉青著	一・三
『費爾巴哈論綱』研究	葉青著	一・三
哲學到何處去	葉青著	〇・九
胡適批判(二冊)	葉青著	三・八
近代物質論史	德波林著	林一新譯 一・八
自然之體系(二冊)	荷爾巴赫著	楊伯愷譯 三・二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費爾巴哈著	柳若水譯 一・〇

### 二 認識論(方法論附)

認識起源論	恭第納克著	楊伯愷譯 一・三
人類悟性論(二冊)	洛克著	鄧均吾譯 二・六
新工具	培根著	沈因明譯 一・二
論理學體系	王特夫著	一・三
機械論批判	史托里雅諾夫著	任白戈譯 一・二
伊里奇底辯證法	德波林著	任白戈譯 〇・三
哲學思想集	赫拉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〇・六
思想起源論	拉發格著	劉初鳴譯 一・六

### 三 宇宙論

無神論	盧卡啓夫斯基著	譚輔之譯	一·二
甚麼叫做物質	王特夫著		一·一
物理學概論	王特夫著		〇·八
因果性研究	波格達諾夫著 米哈諾夫	柳若水譯	一·〇
物理世界之本質	愛丁頓著	譚輔之譯	一·七
進化論	湯姆生著 基德	張微夫譯	〇·八
繞環我們週宇宙	秦斯著	譚輔之譯	一·七
宇宙觀發達史	阿勒里雅斯著	危淑元譯	一·二
自然之體系(二冊)	荷爾巴赫著	楊伯愷譯	三·二
世界生成論	王特夫著		〇·八
<b>四 人生論</b>			
人-機器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〇·六
精神論	赫爾維修著	楊伯愷譯	一·〇
人類學體系	劉敏著		一·一
哲學底根本問題	普列哈羅夫著	李麥麥譯	〇·五
歷史哲學	拉波播爾著	青銳譯	一·二
歷史觀	中的唯心主義 與唯物主義	拉發格著 弱海時	青銳譯 〇·三
思想起源論	拉發格著	劉初鳴譯	一·六
<b>五 專集</b>			
哲學思想集	赫拉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〇·六
哲學道德集	德謨克里特著	楊伯愷譯	〇·七
哲學與格言	伊壁鳩魯著	楊伯愷譯	〇·五
哲學原理	第德諾著	楊伯愷譯	一·二
黑格爾(附費爾巴哈)	葉青編		二·三
黑格爾哲學入門	甘粕石介著	沈因明譯	一·〇

黑格爾哲學批判	費爾巴哈等著	柳若水譯	〇・九
斯賓諾莎哲學批判	樊德克等著	盧心遠譯	一・二
『費爾巴哈論綱』研究	葉青著		一・二
<b>科 學</b>			
一 概論			
科學導論	張紹良著		〇・五
科學論叢(九集)	蒲郎克 愛斯坦 恩格斯等著	楊伯愷 葉青等編	每集 〇・六
二 自然科學			
1 概論			
科學概論	湯姆生著	鄧均吾譯	〇・八
科學規範(上中下三冊)	皮耳生著	譚輔之譯 沈因明譯	上冊 二・〇 中冊 〇・八
科學底新基礎	秦斯著	譚輔之譯	一・三
科學與實在	德爾柏著	危淑元譯	一・四
科學到何處去	蒲郎克著	皮仲和譯	〇・八
自然科學新論	果林斯坦著	廖稚鳴譯	一・二
科學方法論	戶坂潤著	譚吉華譯	〇・七
方法與結果	赫胥黎著	譚輔之譯	〇・八
2 物理學化學			
物理學概論	王特夫著		〇・八
物理世界之本質	愛丁頓著	譚輔之譯	一・七

化學與電子	J.J. 湯姆生著	孫慕萍譯	〇・七
物理學史	弓場重泰著	譚吉華譯	〇・九
3 天文學地理學			
天文學概論	張挺著		〇・五
星與原子	愛丁頓著	張微夫譯	〇・七
環繞我們迢宇宙	秦斯著	譚輔之譯	一・七
宇宙觀發達史	阿勒里雅斯著	危淑元譯	一・二
地理學批判	威特弗格爾著	沈因明譯	一・〇
地理學新論	古里哥里頁夫著	沈因明譯	〇・五
4 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			
生物學新論	石井友幸 石原辰郎著	危淑元譯	〇・七
生命之起源與性質	姆爾著	張麥森譯	〇・八
進化論	湯姆生著 基德士	張微夫譯	〇・八
進化學說	德拉日著	危淑元譯	一・四
人類學體系	劉敏著		一・一
精神分析學批判	猶里涅茲 萊熙著	盧心遠譯	〇・六
5 歷史			
自然科學史	西德微克 泰勒爾著	皮仲和譯	一・一
宗教與科學之衝突	德拉帕著	張微夫譯	〇・四
物理學史	弓場重泰著	譚吉華譯	〇・九

### 三 社會科學

#### 1 經濟學政治學

資本論大綱	山川均著	傅烈譯	〇・七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楊伯愷譯	〇・九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拉發格著	楊伯愷譯	一・二
軍備與國民經濟	丹尼羅夫著	孫伯堅譯	一・五
一九二九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伐爾加著	葛喬譯	(停版)
政治學體系	周紹張著		一・一
政治形態論	沈敬銘著		(禁止)
科學的軍備與現代戰爭	波卡洛夫監修	沈敬銘譯	一・五

#### 2 言語學教育學軍事學

言語學與國際語	斯皮義多維奇著	孫伯堅譯	〇・七
教育學新論	品克微支著	盧哲夫譯	〇・七
戰爭論	克勞塞維慈著	柳若水譯	一・三
科學的軍備與現代戰爭	波卡洛夫監修	沈敬銘譯	一・五
軍備與國民經濟	丹尼羅夫著	孫伯堅譯	一・五

世界大戰叢書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	何若蘭著	〇・五
	世界經濟與世界大戰	章少秋著	〇・六
	世界政治與世界大戰	胡一生著	〇・六
	世界軍備與世界大戰	譚輔之著	〇・五

現代戰爭論	張志和著	平一・〇 精二・二
-------	------	--------------

#### 3 宗教學社會學歷史學

德國宗教哲學史概觀	辛人譯	〇・七
宗教與科學之衝突	德拉帕著	張微夫譯 〇・四
宗教信仰發展大綱	斯特班諾夫著	林一新譯 〇・三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拉發格著	楊伯愷譯	一·二
社會主義之路	布哈林著	許平 鄺光沫譯	〇·四
無政府主義批判	普列哈羅夫著	青銳譯	〇·五
世界原始社會史	波克洛夫斯基著	盧哲夫譯	一·二
歷史哲學	拉波播爾著	青銳譯	一·二
何炳松歷史學批判	劉靜白著		〇·六
科學與歷史	布勞著	張微夫譯	一·三
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拉德克著	克仁譯	〇·八
中國文化問題導言	李麥麥著		〇·六
科學的生命觀	永井潛著	危淑元譯	〇·五
<b>文 藝</b>			
一 理論			
新興藝術概論	藏原惟人等著	王集叢譯	〇·四
藝術學新論	甘粕石介著	譚吉華譯	〇·六
二 作品			
郭果爾短篇小說集	郭果爾著	蕭華清譯	〇·八
陋巷	何德明著		〇·五
峨帽遊記	張志和著		〇·六
<b>雜 誌</b>			
二十世紀(合訂本兩卷)	楊伯愷	葉青主編	每卷二·八
研究與批判(第一卷合訂本)	楊伯愷 葉青	張凡夫主編	全卷一·六



